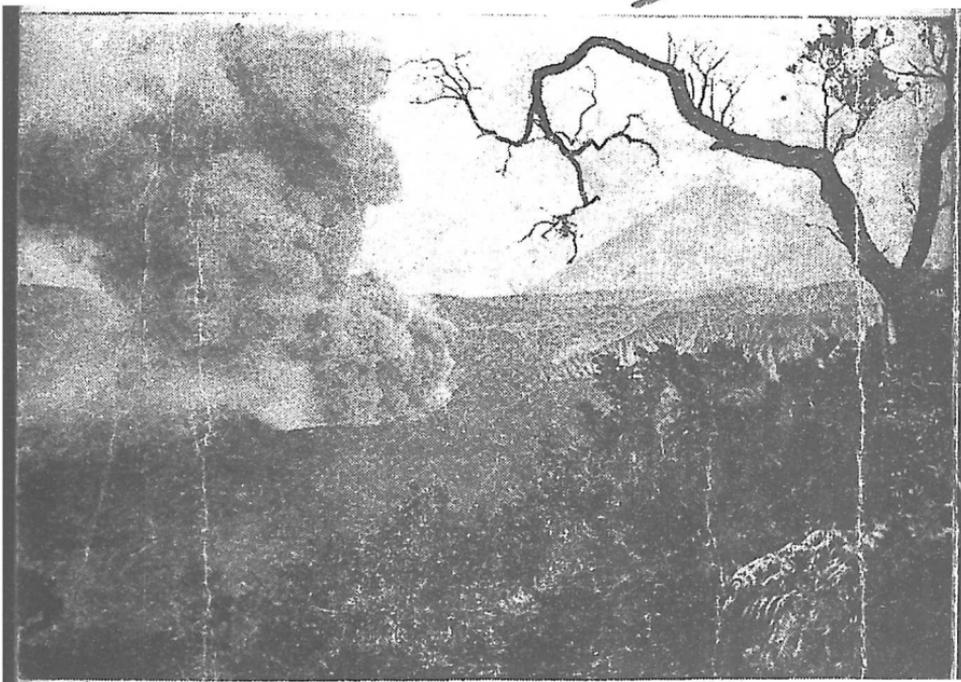


南洋的風光

臧健飛編



新京書店刊

序

南洋是個甚麼地方呢？

赤道的熱風、永恆地吹着、大海圍繞的群島上、長年披着濃綠的外衣、這里不知道冬天或秋天、只有春天和夏天、沒有冰雪嚴霜、只有常綠的椰子芭蕉、和紅紫燦爛的花草。

啊，南洋是一幅幽美的風景畫。

野原裏放牧着牛群和羊群、一年內收穫兩三回米穀、鮮美的菓物、遍山遍野、橡皮油漆和煙茶、都是有名的特產、地底下埋藏的資源更多、人們都豐衣足食、沒有饑寒、只有幸福和快樂。

啊！南洋是流着乳和蜜的樂園。

土人部落、有各種不同的風俗和習慣、他們怎樣裝束？怎樣戀愛和結婚？信仰甚麼？喜好甚麼？鸚鵡鬪牛的怪俗、更有許多奇花異樹、獨特的鳥獸虫魚。

啊！南洋是奇怪神秘的魔島。

大東亞戰爭的勝利、舊有的歐美惡勢力一掃而淨、光復了土地、解放了人民、那些景色產

序

二

業、都歸他們自己享受和努力開發、前途正像初升的朝陽、將發射出無限的光明。

啊！南洋是甦生了的新土地。

總之、南洋確是幽美的、富庶的、神秘的、新生的氣息、更使人嚮往、但是憶懷南洋、想要進出南洋、首先應當認識南洋、究竟怎樣認識它呢？

南洋風光就是蒐集來的參考資料。

成

健

飛

九、八、三三、

南洋的風光

目次

序	
初次看見了椰子	一
泗水的街頭	六
猩猩和混血兒	九
理想鄉的巴里	一二
原始的巴里舞	一七
爪哇海上日出	二〇
活剝火蛇的製皮工場	二二
小島上的拜火教徒	二四
爪哇的雨天	二八

目次

4

137838

三寶壟的中國風味·····	三三
南洋的印花布·····	三三
中國人進出南洋·····	三六
爪哇的大佛跡·····	三八
永豐的廢墟·····	四二
爪哇國王的祀神祭典·····	四五
火山和溫泉·····	四九
世界第一大植物園·····	五二
東方女王的巴達維亞·····	五四
巴達維亞的博物館·····	五六
爪哇海峽的一夜·····	五九
新嘉坡的泗水人·····	六一
蘇門答臘的吃人生番·····	六四
巴達族土人的家庭·····	六六

土人的婚姻制度	六八
兇猛的水牛群	七一
南洋的燕子	七五
橡皮園和煙田	七七
棉蘭的街頭	八一
腥臭氣味的蛇寺	八三
暹羅唯一避暑地	八六
暹羅的佛寺	八八
水上住宅	九二
盤谷王宮拜觀	九六
暹羅的象群	九九
去東浦塞的途中	一〇一
真臘的大伽藍	一〇三
從真臘到南旺	一〇七

目次

四

從南旺到西貢	一一〇
湄公河口的海岸	一一二
安南最後的一天	一一四
到印度去	一一六
印度人的種姓制度	一一九
村裏和陶工	一二四
農村裏的野獸	一二八
土人的娛樂	一三一
政治和訴訟	一三五
印度的幻術	一三七
寡婦的悲慘生活	一四〇
從生產到結婚	一四三
印度王的生活	一四六
野人的家庭	一四九

初次看見了椰子

夢想多年的南洋，眼看就要和它見面了，這是多麼可喜的一件事啊！

昨夜，因為精神過於興奮了，所以睡的很晚，一覺醒來，船篷上已經射進來美麗的景光，像一條金色的長蛇，蜿蜒的爬滿了床鋪，我醒起來，推開窗子，向外望了望，彌漫在海面上的暗雲，已被燦爛的晨光沖破了，蔚蒼蒼的天空，配和着淺藍色的水面，澄澈，清朗，使人精神一爽。

我展開視線，向遠處一望，在浪花澎湃的遠處，隱約的發見了一個綠色的島嶼，我不禁狂喜的喊了一聲：

「啊，小島！」

這時候，船長開聲走進來，微笑的望着我說：

「那就是馬都拉島啊。」

接着他又告訴我，馬都拉島，在泗水的北部海灣中，像橄欖似的長圓形，土地肥沃，物產很多，那上面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僑民也不少，不過土民們都野蠻好殺，時常演着械鬥流血



的慘劇。

船越走越近，船身兩旁，漂浮着許多大片海蜇，遠遠的海面上，有成群的海豬，在浴着陽光的碧波裏戲躍着。

漸漸的，便可以看見島根下的珊瑚礁了，濃綠的熱帶樹蔭下，露出了赤紅的房頂，用椰子葺蓋的土人的房舍，錯落在綠色的島嶼上，真是一幅天然的妙繪，這南國的特奇情趣，深深淘醉了我這旅人的心！

船緩緩的盪開了波浪，駛進港口，這條拖長的海岸線上，停聚着許多巨形的輪船，每個船尾，各自高掛着不同的各國國旗，在海風裏擺動着。

時間正是十二點，炎熱的陽光，像烈火似的照在頭上，幾乎使人喘不過氣來，碼頭上有許多土人苦力群，一個個僅在腰間繫着紅布條，頭上圍着紗巾，半裸體的紛紛往來，嘴裏還不住的呼喊，大概是在搬貨或攬客。

迎接我的朋友，把我領到岸上來，我這才脫離了十數日的海船中的顛簸生活，踏着了陸地。

朋友告訴我，從前荷英惡勢力統治下的南洋，旅行者是非常困難的，一般入國者，

除繳了多數入國稅以外，一齊被送到移民廳，這移民廳，以名字看來是很高雅的地方。其實，那簡直是一個變形的監獄。一般外來人，必須住在這裏候着島上的親友取保來接。才能自由行動。那沒有親友的，還不知要被拘留多少日子，這移民廳是分兩個處所，一處是收容歐美人的，單間寢室，有床帳，被褥，也供給面包牛奶吃。另一處則是收容日本人，中國人，和外來的土人，是一個寬敞的大間，排着一些長木凳，便算做寢床，不但沒有被褥，飲食也只有黑面包，燕麥，小米粥等，室內氣味既腥臭潮濕，夜里蚊蟲又多，簡直比坐牢獄還苦。但從第一次歐戰以後，日本漸漸富強起來，經過幾番交涉，才把日本旅人，列入歐美人同一待遇內，那個大形牢獄，只留給中國人和外來土人了。

我一面感嘆，一面走着，這條路鋪着鵝卵石子，光滑，圓潤，發射着熱氣，道旁並列着兩列樹木，南洋櫻花開得火紅，累累的香蕉，掛滿了樹梢，在樹蔭下納涼的土人們，坐的，臥的，斜倚的，笑語喧嘩。更有一些人圍着路旁小攤，在購買着食物，手捧着甚麼，儘情的大嚼，更有興趣的是一些披着印花布的土人婦女，背負着赤裸的幼兒，在街上走着，一些兒童們，都一絲不掛的，敞露着黑褐色的肌膚，在大人叢中，往來追逐跳躍的嬉戲着。

步行約半小時，我們才到了預定的旅館，這旅館是低低的二層樓房，中間寬闊，堅立着

許多木柱，每間室內擺列着一兩張藤椅，和藤沙發，最奇怪的，並沒有門，往來的行人，都能够看見，廊下一處的椅子上，坐着一個土人茶房，氣度是那麽愚蠢而悽爽的，對於新來的客人，毫無殷勤懇切的態度，隣室有一位身體腫脹的老婦人，躺在椅子上，臉上蓋着芭蕉葉的扇子，悠閒的正睡着午覺。

我渴的很厲害，便向那坐着的茶房喊了一聲：

「喂！來個人兒啊！」

奇異的，那茶房運動也沒動，眼時仍舊是那麽圓着，我忽然醒悟過來，他是不明白我的話的，所以我只得操馬來語說：

「君勾斯！」

果然，那茶房聞聲，睜開了眼皮，向我望了望便慢慢走來。

「民他，都哇，阿耶路，巴拿斯亞！」（拿兩杯熱茶來！）我初次說馬來語，我就心的望着對方的臉，恐怕他了解。

「啊！」他却明白了，帶着微微的笑容點頭走去。

我喝過了茶，枕着三尺長的竹枕上，休憩了一會，仰首望着天花板，時時由上面的日

光，蒸發出一股蒸人的臭味，壁虎五六匹，在上面縱橫的爬着，蚊蟲也不時飛來，向人的臉上直咬，那長銳的針嘴，一經叮過，便紅腫了一個疙瘩，我想，明天買來蚊香，薰薰它，也許好些？

傍晚，有幾位朋友來訪我，我們在室內談話，外面傳來陣陣火花的聲音，那是土人的祭祀行事，因為在正月中，從前土人們由於回教的沿傳，斷食二十九天，現在，經當地政府禁止，他們只得在晚上吃一頓飯，同時並放火花一次。

南洋的習俗，白天到處都是熱騰騰的，人們好像熱鍋裏的螞蟻似的，東奔西藏的躡着那炎熱的淫威。可是一到夜裏，就立刻清涼起來，他們這時候，也都高高興興的走出來，各人尋覓各人的快樂。皎潔的月光，從濃綠的椰子葉上透出來，微風依依，虫聲唧唧，幽美，恬靜，清爽的氣息，真使人樂而忘返，間或烏雲突來，月色朦朧，一陣細雨，輕敲着椰子香蕉，淅淅瀝瀝，如奏輕妙的音樂。那時候，土人男女，偕手遨遊，鄉土的音樂聲，和雨聲交響，涼爽，幽妙另是一番醉人的情景。

啊，美妙的夜，美妙的南洋之夜！

泗水的街頭

熱帶地方的夜裏，月光特別明朗，許多不知名的鳥兒，都集在庭中樹梢上，唱着美妙的歌曲，彷彿在告訴天亮了，各式各樣的芳草，鮮花，浮着晶瑩的露珠，在晨風裏搖動着，像剛醒了的美人似的，還帶有幾分惺忪的嬌態。推開窗子，一股涼風立刻吹進來，頗有故國初秋之感。

我剛起來，那個土人茶房，便端着玻璃杯送來一杯濃咖啡，混了牛奶，香味撲鼻。早飯後，和我的朋友，散步於旅館附近的商店門外，我們用英語問土人買東西，但他們一點也不懂，沒法，只得取出馬來語字典，一邊看着，一邊交談，真像和啞吧談話那樣滑稽可笑。

順道我們參觀中國人和印度人合資的勸業工廠。出品既很惡劣，價格又很貴，差不多全使用舊法，一點新式工業的形式也沒有，我們逗遛了一會兒，便失望的走開了。

相反，我們參觀日本鐘紡會社的時候，又感覺到東亞民族的工業，並非不如歐美工業。

鐘紡會社的內部，非常寬大，精美的棉紗等製品，井井有條的擺列着，經過長期訓練的土人店員，很謙恭親切的在應酬着顧主，和日本國內商店有同樣的氣氛。

店長松永氏向我們傾訴着他奮鬥的經過，和會社三起三仆的沿革，真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史料，這里，我們不能不感嘆東亞民族的精神的雄偉，能在白人勢力下，不斷的掙扎抗爭，終於奠定了這個大規模的工業工廠。

早上，我們走進一家飯店去用午餐，這飯店裏裝飾與陳設，也是別有風味，在櫃台內，十七八個土人廚師，在做着各種菜肴，台上擺滿了碗盤，魚，肉，青菜之類，鍋裏的熱氣，噴射出濃郁的香味，十足有中國飯館的風味，可是菜品上，既有西洋菜，也有日本炸菜，「天婦羅」（炸蝦飯）。

我們叫了兩份「天婦羅」，出入意料的，碗非常大，每碗兩隻炸對蝦，飯也很多，我們只好儘力吃了，等吃完了這一大碗飯，看碗，再看自己的肚子，不禁互視的，啞然一笑。這地方，清晨既須早起，夜晚睡的文遲，所以人們都感到睡眠不足，早上暑氣侵來，就是久居此地的人，也忍受不了，因此，銀行，會社，都設有午睡的處所，商店街的營業時間，大抵由清晨起到午後四點鐘止，然後即閉門午睡，這是一定的慣例。

歸途中，經過中國大街，這是有名的花街，每座房屋的週圍，滿生着芳草，鮮花，許多婦女們，都在那花草之間遊憩着。

這一排房子，多半是用椰子葉築成的屋頂，椰子葉，編成的牆壁，每家門口，都掛着鳥籠，當地土人，對鳥非常重視，但並非因為鳥的婉轉可愛而飼養它，只是由於傳說的迷信，以為養鳥就能獲得了幸福。

我們偷偷向一間房內窺視一下，鋪着雜草的地上，土人們大人孩子，雜亂的鋪着睡午覺，一旁，一群滿身污泥的豬崽子，在走動着。

走出住宅區，來到加里馬斯河畔，污濁的泥流裏，許多裸體的男女們，洗臉，洗髮，漱口，洗衣服，我們看了很覺醜惡不堪，但他們却是歡欣喜笑，却非常高興，若不是頭上浴着強烈的日光，真疑心他們會生傳染病。

又走進一列荷蘭人的住宅。

荷蘭人的生活，一定比土人富裕的多了，在住宅的外形看來，便可顯然，這時候，天色黃昏，住宅旁邊的樹蔭下，擺列着涼意盎然的藤椅子，紅色的燈光，照在濃綠的芳草上，這時候，晚餐已畢，靜夜裏，不時傳來讀書聲。

我們往來徘徊觀望，在每家客廳裏，擺着名貴的美女石膏像，和大理石等陳設物，有許多閉着房門，便睡了，這和故國的情形迥然不同，因為爪哇人對於宗教的信念最深，儉

財物，那是最觸犯宗教法的罪惡行動，無論怎樣窮困，誰也不敢冒犯神怒去當強賊，所以住在這裏的人家，對於小偷是不用擔心的。

「都雷！都雷！」從椰子樹旁，發出一陣陣短促的虫鳴聲，是棲息在熱帶地方的一種爬虫，土人因為它的鳴聲，都叫它都雷。

仰望天空，繁星閃爍，那不是和故國同樣的星光嗎？可是在遼遠的南洋，它越法美麗了。

獍和混血兒

清脆的簞花聲，驚醒了旅人的晨夢，附近小孩子們的喧鬧聲，很像故國兒童的口音，我們初到南洋，常常不知道甚麼時候天亮，偶而認為是天剛放白，可是出去一看，已經烈日炎炎，熱氣薰人了。

我們走出旅館，剛七點多鐘，可是，任何商店都開了門，車馬，行人，往來不絕，其中有兩頭白牛，拖着一輛車子走來，車廂用椰子葉，編成的美麗細緻的圖案，紅的，黃的，綠的，充分表現出南國的彩色。

我們走進荷蘭人經營的百貨店。從前，各國赴任的官吏們，俸厚潤綽，揮霍豪爽，所以這百貨店非常興隆，可是，到了現在，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官吏們人數減少，薪俸減低，因之百貨店也隨之日趨於衰微了。

在店裏巡視了一週，簡直找不着可買的東西，在擺着荷蘭瓷器，和家具的一角，立着一個混血兒少女店員，用奇異的目光，望着我們。

瓜哇全土上，這類混血兒很多，多半是征服者，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當地土人結婚所生產者，這些混血兒，都很聰明，當然也會說兩國以上的言語，可是，混血兒所生的第二代混血兒，反倒愚蠢呆笨了，這大概是血統的關係吧？

離開百貨店，走進一引皮革店，一進門便使我們一驚，原來屋頂上掛着一丈多長的蛇皮，櫃台上也擺着不少，剝製過的大蛇，蜥蜴，鱒魚等，酸腥的氣味，直刺着鼻孔，身在名貴の木盒裏，裝着斑紋碧綠的毒蛇，異種的蜥蜴，做爲一種陳列品，任人觀覽，看了這些標本，對於熱帶地方所產的異物，便可明瞭一轍了。

走向動物園的途上，經過了一帶住宅，前後叢生着濃深的芳草，向日葵，紫陽花等，開得鮮艷可愛，像鋪了一疋絨氈似的。房頂，門柱和欄干上，也爬滿了山梔，薔薇等蔓生植

物，更在門上高懸着蘭花盆，陣々微風吹來，濃香撲鼻欲醉。

一到動物園，使我不禁一齊驚喊：

『啊！好大的猩猩！』

在鐵棚裏站着雌雄兩個大猩猩，都有八九尺高，渾身褐毛穆穆，手脚和人一樣，只是面貌猙獰，形狀怖人而已。

另一邊，鳥聲妙曼，有許多白，黃，藍，紅各色小鳥，在濃綠的香蕉樹上噪叫着。頭上鳥籠裏，一隻九官鳥，扭呀扭呀的叫着，好像歡迎遊客似的。

遠遠的一方，傳來幾聲虎吼，但出水的鱉魚，仍舊毫不理會的躺在岸上酣睡。

最後，我們走進了，拍撒路（市場）這里也有一部份是日本人公立市場，一般菓子香味，直向鼻孔衝來，香蕉，椰子，以及其他不知名菓子，像山一樣堆積在地上，真使人饑涎欲滴，可是何種菓子珍貴味美，我們可不知道，只揀了幾種紅綠好看的，買了一些。

在克巴街的朋友家吃過午飯，聽他們講起爪哇教育問題，這里小學校，非常少，失學的兒童能佔十分之四五，白人設立的小學校，不許外來民族兒童入學，至於當地設立的教育中國人和土人兒童的混合學校又很少，所以土人的兒童，多半失學了，中國僑民們爲補此項不

足，有的自家設立私塾，請一些落魄的中國文人作教師。

日本人設立的小學校，雖然不多，但兒童失學的却很少，並且還有幾處中等學校，可是在教育學科方面，仍須遵守爪哇官廳的命令，也得受他們的視察，學科當然要以英文為主，其他，歷史，政治，科學，也以不違反當地官廳的規定爲限，這種限制嚴厲的教育，實在使一般僑民感到苦惱的事情。

今晚預定到世界有名的宗教，美術的盛地巴里出發，因此，我們越法興趣勃勃精神旺盛了。

理想鄉的巴里

船挨近了巴里島的北岸，橫斷過島身，在南部碼頭上登了岸，這時候，晴空無雲，烈日炎炎，正是晨初時分。

碼頭附近的街上，僅繫一條紗裙的半裸婦女們，毫不吝惜的，赤露着容光艷艷的褐色肉體，小孩子們則一絲不掛的往來嬉戲，街外是一片田野，當中築着一條高高的沙路，水田裏的綠禾上，翩翩着驚鷺的白翅，黃牛群上，飛翔着黑色的烏鴉，風景真是美麗極了。

走盡了長堤，便見一些錯落的土塚，三十種厚的土塔，椰子葉代替磚石修葺的四周，這是土人修築很堅固的祠堂基地，因為這宗教島上的土人，都有虔誠的信仰心。

車駛過了一甸山坡，又一個山坡，兩旁的山田區劃井然，四週的景物，從田水裏湧現出幽美的倒影。高田裏的水，向窪田裏緩緩的流着，這里沒有荒旱之憂，一年內可收穫二回，或三回農作物，雖然人口緊密，但在食糧上，却能自給自足。

農家房舍外，熱帶樹蔭下，有許多搗米的婦人們，穿着短裙，赤着上身，一隻胳膊抱着幼兒，一手握着粗長的木棒，向盛着麥穀的石槽中，悠閒的搗着。

忽然從每個庭內，跑出一群婦女，頭上頂着土產，圍着行人叫賣，那些土產都是家庭工藝品，有巴里人臉形，木刻，金絲織成的各種刺繡物，最惹人注目的，是在芭蕉葉上描繪經文，土人故事，和在椰子實上雕刻的畫圖，都纖細精微，美妙驚人，想不到粗野的土人，竟有這樣精巧的技能！

不久，又經了一處樹林，許多少女和孩子們正在採取玉蜀黍，看見旅人，便歡笑的一齊跑出來，踮足觀望，少女們嘴裏還高聲唱着歌曲。同時樹林深處，樹枝上有數十匹深灰色的猴子，也聞聲飛也似的探出頭來，我們買了少女手裏的玉蜀黍，向樹枝上投去，猴子們都嬉

戲的爭奪攫取，那藏在母猴懷裏的幼猴，也竄出母懷，捏了一隻，歡樂的啃着，我們正看得有趣，忽然不知從那裏跑來一匹野狗，一聲狂吠，立刻把猴子們驚得紛紛逃散。

我們的嚮導，從一種植物上取過來一粒青色仔實，用手拍破，擠出一點白色的乳汁，他告訴我們說，這脂肪就是化粧用的雪花膏的原料之一，無知無識的土人們，在老早以前，就自動的採用這種脂肪，塗抹臉面和肌體，這純粹是被愛美的心所驅使，並沒受外來人的指示。

鬪鷄是巴里特奇習俗之一，土人嗜之頗甚。一到大的鬪鷄期，小屋前後，擺列了許多的飲食店，和賣雜貨的攤子，場內聚集着二三萬人觀賽，煙氣，灰塵，和土人的汗臭，打成了一片，喧嚷，吵鬧，擁擠，和中國的廟會的情形差不多。

這種鬪鷄，外形是一種有趣的集會，實際則是一種鉅大的賭博，巴里王公貴族，和富紳們，都聚養着這種善鬪的鷄，平日僱用專門人，把鷄訓練純熟，一到鬪期，兩方訂定了賭注，在評判人監視下，兩隻鷄便開始兇鬪起來，土人們也隨着鷄鬪而呼喊助威，叫好，一直鬪到羽毛紛飛，皮破血流，一鷄傷亡倒地，才判定了勝敗輸贏。所以，一場鬪鷄，不但鷄的死傷無數，金錢輸贏的數目，也確實驚人。

我們看完了一次鬪鷄，便懷看個悵嘆的心情走開了。

巴里島上各處，殘毀的寺院的遺跡很多，由此便可暗示出島民的宗教信仰了。一般廟宇的建築，非常宏壯優美，天才的建築也不少，只可惜，幾易風霜，遭受了雨淋風曝，現在殘留的肢骸，已經使人難於想像當年的雄姿了。

土人部落門前，三四個人在用竹片編製着類似小轎子的東西，這是以向巖車上搬運屍體的。

一般巴里人，認為屍體火葬後，靈魂便化成了霧，重新降落到地上來。人的靈魂是由天上尚神支配的，在歸返天國之前，必須經過七次脫生，這是他們牢不可破的迷信，至於青年人在老年人以前死了，老年人未曾火葬，青年人的屍體，便須暫時放置，如果先行火葬，那是當地道德律條上所不容許的。

上流家庭，都保存着木乃伊，普通人家則用布把屍體緊緊裹裹，任其乾枯，如果通過喪家門前，一股惡臭的腐屍氣味，中人欲嘔。

還有，野蠻的習慣，丈夫死了，就得把未亡人在亡夫一旁，用火燒了殉葬，這種殘忍的惡俗，已經政府嚴厲禁止了，塔巴南王族穿婦的殉葬，廢止的最晚，聽說現在還有隱避着政

府，而秘密舉行的呢。

火葬時期，因為製造靈車得耗費相當的金錢，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所以一年只有一次，多選擇十月或十一月的乾燥期舉行，看見了靈車，便可明瞭喪家的家境和身份了。家境富裕的喪事，都爭強奪勝的大事鋪張，建設一個煌麗的物體，周圍描繪着各種動物，也有天神使者日鷲觀托太陽的神鳥的像。這種豪華的舉動，謂之為年中最大行事之一，亦無不可，可是旅行該島的人，却很難碰着這種參觀的機會。

葬儀舉行時，空氣異常嚴重，屍體出棺，爆竹便雜亂的响着，在輓歌聲裏，靈車載了屍體走來，靈車後邊，跟隨着帶銀簪的婦人們，手持着供神的刀，水瓶，等物，隨祭的人們的頭上，飄動着靈車後隱的神龍長尾。

到了火葬場，有個圓形屋頂似的塔，土人叫做卡路塔，早已預備停當，身份高尚的屍體，放在塔的上部，僧侶們唸經祈禱後，把一些活豬活鳥等供品獻上去，火葬用品備全，便舉火燒化了。

事畢，把骨灰收起，由死者家族等人，分別拿着，向澎湃的海水裏投去，這樣他們便認為亡靈一定不會再履塵世，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迷信。

堙 土之 音疊 高起 者

人死了，絕對不許哭泣，這和中國喪事，那些噙天搶地，大放悲聲，涕泣橫流的女人比較，不是很有趣嗎？

原始的巴里舞

巴里土人的跳舞，最富有原始意味。

一片廣場，就是簡單的觀客席，低窪處築了一座土堙，當做舞臺。臺後錯落的古樹，凝雲的蒼空，佈成了極巧妙的自然背景。

麤集的村人們，萬目睽睽，空氣異常熱烈。

樹蔭下排列着看長長的音樂家的陣容，大鐘，小鐘，胡琴，笛子，大鼓，二十多種樂器，奏起單調的古典的音律，這時候，跳舞的少女們，便從臺後小屋內，且歌且舞的走出來，頭戴着金冠，身穿鑲着金銀片的衣裳，光芒閃閃，帶着原始的彩色，她們長蛇似的曲伏着腰肢，目光上下左右的飛擲，手指和手腕上飾物，也隨着腰肢而動搖着。音樂聲突然高亢，舞女們也擺手，搖身，緊蹙的舞起來。

這群舞女中，也有少數的少男，年齡都在十三四歲，一律都是黑肌膚可愛的孩子。也

有戴着裂眦支牙的假面具，她們跳舞的技術，衣裳，道具雖然不如歐美人的優美完善，可是原始式的姿態，作風，却別有一番清趣。

看完了跳舞，我們又到附近博物館去。這建築物是從前寺廟的舊址，進了石雕的門，穿過回廊，便可看見廣大的殿堂了。在玻璃棚內，陳列着三百年前的巴里人臉形，木刻，寫滿經文的芭蕉葉，往昔，王公貴人住的床舖周圍，還鋪着名貴的巴里織物，雖然經過許多歲月，已經破舊不堪了，但還不忍得拋棄。

別殿有一處出賣巴里新美術品的商店，我們買了幾件，便走出去，迎面土人們抬着名貴的食物大甕，從旁走過去。

午後，我到費了兩小時工夫，來到巴里的避暑地，神社四週都開紅紫燦爛的花朵，紅頭綠翅的大蜻蜓，在花上飛翔着，同時一個土人少女，摘了一朵鮮花，在香煙氳氳的神座前，舉花合掌，在默默的祈禱着。

邁邇行來，遠遠望見椰子林畔，頭頂椰子的少女群，另一方向，微波漾漾的稻田裏，孩子們捕捉蝴蝶，景色事物，都充分流露出熱帶地方的情調。

小山坡上，有旅館設置的藤椅，上面懸掛着瓦斯燈，斜倚在藤椅上，手托茶杯，遙望四

方，山下小河流水的涼氣，從繁茂的樹林中襲來，清寂的古剎，也浮現在目前，這里，也是一幅幽美的風景油畫。

約有十五六歲的少年二人，一人在用小刀雕刻着椰子質，另一人則提着製成品，走過來兜賣，審視所雕刻的巴里人像，神社，都很精緻優美，我便買了幾件，價格的合計，曾使那少年核算了好一會子，才訥訥的說出來，因為土人們頭腦簡單，數理觀念，非常貧乏，那種愚直怯弱的態度，使人憐惜。

我們走進一家飲食店，吃了新鮮的蜜豆和馬鈴薯粉饅頭，覺得甘香適口，吃當了滷重油膩的食品，這時突換了另種清淡的味。

為求涼爽，我們坐着汽車，飛馳的兜了一回風。在河畔的樹叢中，有座特異的神社，這里並沒有神像，參拜的土人們，是由自己扭來神像，安置座上，焚香祈禱後，再行取回。

噴射着清水的池子裏，各樣的熱帶魚在綠藻裏游行，五六塊大石，做成的瀑布假山，清水落下來，便匯成許多水溜，向下淌着，這是土人潔身所，在這里洗滌後，再去參拜神社。

附近是全島的水源地，河水緩緩的流着，河畔的夜合草和龍膽花，正開得繁盛，椰子的綠葉，浴着淡淡的月光，下面有對對雙雙的土人男女，在喁喁的談着情話，看，今昔毫末變

更的森林，流水，月光……可是，人事却幾經滄桑了，任誰都關心的巴里島的命運，任誰都同情的朴素的土人們，現在由於大東亞戰爭的完成，已經從荷英殘暴的勢力下，脫逃出來，加入了共榮圈內，今後的土人們，是將踏入光明幸福之途了。

爪哇海上日出

六點鐘左右，爪哇海空晴朗無雲，漸漸的從澎湃的碧波上，湧出銀盤似的太陽，一出海面，立刻萬條金線，和波濤輝映起來，確是壯觀極了。

我們回到了泗水碼頭，坐汽車向旅館馳去，開汽車的土人運轉手，都是以前土人中的知識份子，落魄後，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養成這樣技術，其他一般土人，因為教育不足，知識很低，連普通科學，都不能了解，他們勢弱胆怯，對於從前統治者的荷蘭政府的苛虐政策，恐懼懾伏，敢怒而不敢言。

這里義務教育，既然不足，書的價格又貴，由此便見出那愚民政策的野心了。

土人們的生活狀況，非常簡單，病了的時候，自身何處不舒適，因為甚麼發熱？都不知道，常套話，只說「卡拍拉，拍那斯（頭熱）」。不知聘請醫生診療，只到藥草市場，買一點

梁吃而已。他們常說：「鄉村的土是最涼爽的，回去糊養病就好了，」所以，一經得暇，便到鄉村裏去糊養，這是他們唯一的治療法，結果却不可思議的，大體都能痊愈，當然因爲成年人抵抗力強盛的關係。

最可憐的是幼兒的死亡很多，土人結婚很快，可是離婚也很快，最多的有結婚十二三次之多，這麼一來，自然幼兒生產很多，因爲氣候酷熱的關係，大體二個月便要離乳，喂飲一些燕麥粉，因爲這樣劣食品，所以幼兒都陷入營養不良的悲境。至於幼兒有病，也用前述一樣的療養法，否則，便給他們一點水喝，這就是造成幼兒死亡率太高的主要原因。

更慘苦無理的是土人們的「苦奔」（割禮）男孩到七八歲，便要舉行這種儀式，施行手術的人，因爲身懷奇異的技術，金錢獲得的容易，盛裝華服，邁着方步走來，在被割的男孩的陽部，施行了一種手術，所以這裏畸形的男子很多，這種慘酷的野蠻習俗，使人聞之生厭，不過最近已被嚴禁，漸漸趨近滅絕了。

這樣看來，土人們好像不愛孩子，其實不然，他們愛護兒童，比其他民族尤甚。外國人僱用的土人乳母或老媽子，對於主人的孩子，都很盡心愛護，主人轉動或歸國時，她們常因和兒童惜別，流淚相送，同樣，土人的傭僕，都毫無惡性，非常馴順服從，表裏一樣的勤

快，對於整理器具，做飯做業，一經教導，便成了個烹飪的好手，他們早晨六點鐘左右起床，白天盛熱時，休息二三小時，夜間九點或十點歸家，吃完了飯，便自由行動，每月的薪金，除了飲食以外，都花在看戲，听音樂，買自來水筆，手電燈，表，鎖，自來火等，除了這些東西，更喜歡小孩子，以外任甚麼也不愛，純謹誠樸的性格，使人樂於親近。

從前，他們在白人的苛政下，爲傭做僕，遭受了黑奴同一危運，現在，大東亞共榮圈結成，他們才恢復了自由之身，無限的光明，都待他們自己的努力，我們同胞，都應當遙祝他們的幸福。

活剝大蛇的製皮工場

昨夜遭了一場活罪。

屋子裏的蚊子太多了，嗡嗡的山響，我用椰子葉做的扇子，床上床下趕了好幾回，到底還被她們咬的一夜沒睡好，早晨起來一看，手上腳上被咬的傷痕，都紅腫起來。

我們到尼移路篤製皮工場參觀，工場內職工們正製着鱈魚皮，蛇皮，蜥蜴皮的皮包和女人手提包等，長案上，擺着染色的皮張，非常鮮艷，一旁有正在剝蛇皮的工人們，把蛇懸起

來用刀剝下皮，再浸到水裏泡軟，用脚伸踏，工作非常迅速，我一向最怕蛇，在他們剝皮的時候，我便轉過頭去不敢看，可是工作的土人們，却若無其事的剝着，踏着，毫無恐慌和憐憫的感覺，這也是職業上養成的習慣性了。

他們告訴我說，午後還要剝一個大形的活蛇，叫我看看，我向木桶裏望了那隻大蛇，渾身黑黃斑點，約有盆口粗，七八尺長，它好像不知道再過一小時，便要遭到了殺身的厄運，反倒仰首吐蛇，向我們看的人示威。雖然好奇心在暗暗慫恿我們，但終被慘酷駭人的恐懼，和憐惜不忍所戰勝了，便慄然逃出來。

面前流水蕩蕩，當中的小島上，叢生着綠葉樹和青色果實，挺立的大芭蕉樹根下，包圍着紅色的嫩草，和淺紫色的野菊花，白鳥在微波蕩落的水面上飛舞着，景色幽美入畫，岸旁繫着芭蕉修葺的屋形船，遠遠的窗內，便可看見土人的臉，吃呀，睡呀，一天一天的漂流着，沒有人生的風波，也沒有奢望希冀，水上生滑者的樂趣，無論到那里，都是一樣。

晚飯吃的是日本定食，道里日本人商店很多，每一部落裏，至少也有二三處，近來因為大東亞戰事勝利，爪哇全島的治安，已經很快的恢復了，藉機來的日本人，和中國人也很多，在商業努力上比較，中國人和日本人，已經代替英荷人了。

一般土人，從到對白人的反感最甚，和中國人日本人則雍和親善，表示着互相尊敬。頗含有亞洲鄉土的情誼，在這里，同族相殘的不幸事件，絕不會發生的。

傍晚，我們到土人夜市散步，道兩旁，擺列着許多飲食店的屠形車子，門市商店的土人，和低價販賣的攤子，互相兜賣呼喊，人聲騷亂，惹得許多土人，跼足觀望着。

走過夜市，來到郊外，幽僻的野原氣息，和吵鬧的夜市一比較，另是一種清趣，牆根下的竹桃，浴着皎潔的月光，舞動舞姿，流溢着芬芳的香味。

一陣類似打鼓的聲音，從草叢中傳來，我疑爲甚麼音樂聲，其實那却是青蛙的鳴叫，這是南洋獨特的情調，外來人是不會知道的。

小島上的拜火教徒

今天要到得撒利去，所以起床很早，嚮導告訴我們說，那地方地勢很高，拔出海面約六千尺，海風既大，氣候也很涼，必須備厚襪衣，外套，和毯子等，以免受寒。

經過一片甘諾田，到了毛郊奇爾都，這是毛郊拍得王國的廢都，自從毛郊拍得王被交庫加王戰敗以後，直到現在，只剩下斷瓦零磚，荒煙蔓草，附近有博物館，貯水池裏的景

色，十分幽雅動人。

街外是馬市場，繫着多數的母馬和稚馬，買馬人和賣馬人，都在馬群裏擁擠，喧嚷着。走出馬市，便看見林立的製糖大工場，砂糖是當地大量的特產，年產數百萬噸，可是近年來，商業衰微，出口不易，遂減到年產數十萬噸的數目，望着那高聳入雲的大煙囪，冒着黑煙，當年的繁榮，便可想見，今後共榮圈確立，諒不難恢復從前的興盛。

官營當舖門前，有許多土人，大白天公然持物質當，毫無羞愧的面色，足以表現出生活貧乏的一般了。

汽車浴着冷風，沿着蜿蜒的山道，向上駛行，拐過一彎又一彎，寒冷也隨着增加，遙望山頭，奇異的景色，爲從來所僅見，高高的山嶺，深深的谷谿，蘭，藤等寄生植物，纏繞在喬木和老樹上，濛着一層白霧的澗底，叢生着白百合花，南洋松等物，風景非常幽邃。

車停在芭蕉樹間的人家房側，三五土人正坐在門前，手持類似魔術瓶樣的杯子，喝着紅茶，一旁的土窑裏正在燒煉着磚瓦，黑煙在無風的空中，靜靜的直升入雲端，工人們拉着不整齊的行列，搬移土質優良的磚瓦。土人汽車夫給我介紹了幾個工人，談了一氣話，才知道道瓦密是中國人設立，土人工人都是僱用的苦力，他們對於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向是保持着好

感，尤其是日本人更極力和他們相結納，因此，在過去不久，荷蘭政府竟神經質的，在當中加以挑撥，並對於到日本參觀的土人們，予以敬戒和限制。可惜，他們現在失敗了，不但沒把亞洲民族挑撥得同種相殘，反倒結成了堅固的共榮圈，那些惡劣自私的手段，已成了一個可恥的笑柄。

午後，天空忽然佈滿了白雲濃霧，汽車從山麓的危道上急馳，衝起習習的涼風，路遇許多負薪的土人們，頭裹着防寒布帽，走向歸家之途。

經過布路毛火山區，看見許多特雷他利族人，在參拜着山火，他們是爪哇唯一的拜火教徒，數千年來，拜着聖火的奇異宗教，直到現在，此風猶存。他們仍舊保持着原始生活意味，和其他種族，毫無交涉往來，可惜知識太低，饑生無術，疾病的侵害和被異族的殘殺，人口逐漸減少了。

汽車駛過了九十九折山道，才到了山頂平曠處，在這拔出海面六千尺的高地上，涼風颯颯，幾乎使人忘掉了南洋的灼熱，像置身在故園深秋的農場上，另有一種清爽的樂趣。

在高山上安靜的睡了一夜，天滾滾亮的時候，有人輕敲着窗子，么呢的呼聲，把我驚醒，原來是土人少女，拿着叫做蘭樸丹的圓栗形的樹實來叫賣。

早飯後，我們漫步到土人部落街上，一間室內，有一位中年婦人，躺在長椅子上，向着日光在沉思着，毫無生氣的陰子，凝視着另一方的一對新婚男女，她們在這快樂的世界裏，毫無煩惱，兩顆青春的心靈，都陶醉在甜蜜的私語中，

土人部落裏，日本商店，僅有一處照像館，主人曾爲了介紹爪哇風景，新由法蘭西歸來，聽了他講述着異國的故事，引起我們不少趣味。

回到旅館，門前聚集着一群意大利參觀團，由混血兒充做嚮導，胸府佩着紅薔薇的白鬚老人，戴着烏羽帽子的美婦人，一行五十多人，正在喋喋的喧嚷着，爲了躲避這樣吵鬧，我們溜進食堂裏去喝咖啡。

拜訪了一位朋友後，便到一家中國商店裏去買印花布，這種印花布是爪哇的一種特異的土產，各個不同的花樣，都能表示出古典的南洋彩色。在古昔的時候，是用草根木葉染成的手工製品，現在則捨去了一筆一筆的人手描繪，而使用便利的鑄型法，和化學染料，雖比較古昔的趣味減少，但出品却很多，這一來，當然失掉了真正的民族鄉土藝術的趣味，而成爲一種商品了。

這樣印花布工廠和商店，大體是中國人的資本經營的，工人群裏僱用的土人也很少。古

昔舊法製作印花布的，僅有一部份的土人工廠，但因為工作率的遲緩，價格非常昂貴，除了外國旅客們，好奇的蒐羅珍品以外，生易也很蕭條。

瓜哇的雨天

我們在一家日本人理髮店裏理髮，日本人店主，愚痴的向我們述說着他的感慨，他因為很久的夢想着這流着乳的樂土南洋，才拋棄了故國九州，隻身流浪到這裏來，十幾年來，永恆在懷戀着故鄉，但在那生活優裕的條件下，又捨不得離開南洋，延宕至今，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後，瓜哇商業衰微，他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因為戰爭期間，一時又不能歸國，他是怎樣焦急煩悶，所幸，共榮閣確立，治安也恢復了，他所禱的說，盼望着南洋的復興和自己商店的興隆。

我們剪了髮，洗了臉，立刻又增加了不少精神。

荷蘭人經營的百貨店，今日却異常的滿員，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初到南洋的旅客，却一點也不知道，只見往來熙攘的顧客，和奔走流汗照鬪忙的土人店員，許多不同的國籍，不同的皮膚和面色的人們，在看貨，問價，交談，笑語，倒挺有趣。

貨場上擺滿了爪哇一般藤製品，藤椅，藤沙發，藤搖籃等物，二樓別室則陳列一些寢室用具，周圍雕刻着細緻的花紋，據說這是出於日本專門工人之手。

這里的食堂，又另有一番情趣，花生米，大蒜，醬油，味醋，烹調的豬，羊，牛肉，味道非常適口，轉瞬間，我們便吃了許多，

「呵，鄉土樂器奏出古風的音樂，微風陣陣吹來，身心都浸在爪哇的特異情調裏。

在飛機的翁翁聲裏，我們到泗水郊外散步，珍奇的蓮花田裏，一群孩子們在上搶着蝴蝶，折取花朵，遠遠的田野裏，鋪滿了一層濃綠，小山像駱駝似的，跌臥在椰子林中，一條清碧的小河，繞山流着。

馬來語，飯叫「那西」，人叫「歐蘭」，好叫「斯步」發音上和日本語頗相類似，所以一般日本青年族人，常把馬來語夾雜在日本語裏，說着笑話。

少息後，我們向邦斯出發，一位老年土人肩着簍子來賣蜜柑，這里的氣候，最適於種植蜜柑，所以每年的產量也很多，也是出口貨之一，我們買了蜜柑，剝開嚐嚐，雖然水氣很多，却異常的香甜。

又走了一小時，到了一個叫做「拉哇」的街上，靜靜的山坡，建設着白洋灰的洋房，配

着紅色的屋頂，十分美麗，這些洋房，多半是中國人和荷蘭人富商的別墅，看那豪華的外形，便可想像出他們生活的優裕，看家的土人僕役，悠閑的在庭前踱着。

也沒看出天怎麼陰上來，忽然便降雨了。我們躲在一家商店廊下，望着外面的急雨敲打着芭蕉葉，發出高亢急驟的琴聲，地上的雨水，向較低的河裏流着，美麗羽毛的白鳥，黑羽紅嘴的海燕，游的，飛的，在雨點裏快樂的活躍着。

不多一會兒，雨止了，大榕樹的枝葉上，凝着雨珠，被初露出的陽光一照，像千萬點珍珠似的，發着晶瑩的光，微風一吹，又像斷了線的，一串一串的落下來。

小河裏微波蕩漾，不知從何處款乃的搖來一隻犀形船，立刻引起了我們的嬉遊心。我們坐在船頭，土人船夫鼓掉划槳，船便在清流裏緩緩的行。岸上的雨水，還潑潑的向河裏流着，碧綠的藻草中，成群的熱帶魚，露着可愛的脊背，被掉聲驚逃了。

岸上小屋前，一位土人婦女，招手向裡面呼喚，不久便跑出一個土人孩子，提着落花生，的筐子，跑到船邊來兜賣，我們買了一些，拋向河裏喂水鳥，立刻千萬隻黑白翅膀，便在碧波上翔舞起來。

三寶瓏的中國風味

到一位日本朋家裏去訪問，據說這房子，是租用中國富商的別墅，也就是那位富翁的外家，曾在這里藏養着幾名嬌妾，室內異常華麗，乒乓球臺，麻雀桌，梳粧架，都用名貴的材料製造，看見這些家具，便可想象出，美人打牌和裝飾時的嬌姿了。

綠草茸茸的庭前，百花盛開，紅紫燦爛，小池旁，鰐魚幼魚，閉着細小的眼睛，安然入睡，土人用木棒挑撥它一下，它立忿怒的仰起頭來，直向敵人撲去，惹得我們哄然發笑。

這位日本朋友，是動物學研究家，對中國富商的這處房宅，正適合於他研究的條件，這園庭裏，不但有多數熱帶魚類，更有許多珍奇的南洋鳥，一到清晨，百聲合唱婉轉動人，有如置身於深山密林，比較那都市裏的大音樂院的琴聲，美麗自然多了。

在這裏住了一宿，第二天，便要向三寶瓏出發了，三寶瓏當土人叫做「斯馬蘭」中國明期時代，三保太監鄒和奉令下南洋，會到過這裏，向土人宣傳大明的威信德望，很得土人們的信仰，所以土人們爲了紀念三保太監，曾設立了三保祠，至今，那祠堂還巍然獨存，這是南洋民族和外國通交的第一次，也是亞洲民族團結的先聲，今日，大東亞共榮圈完成，亞洲

民族都一致携手起來，追原溯昔，對於三保太監的功績，我們應該怎樣懷念和感激呢，所以，這先賢遊迹所在地，我們也有瞻仰憑弔的必要。

五點鐘起床，盥洗完了，馬上就乘車出發。

機關車軌的進行聲裏，黑煙隨着風，從車窓旁飛逝着，鐵道兩旁，儘是膏田，土人們正在收割着農作物，這裏得天獨惠，一年可收穫三回，一看車站貯貨場上堆積山一樣的穀糧物產等，便可明瞭這地方的豐裕了。

三寶壟是爪哇有數的商港，從古時就有多數的中國僑民移來，所以，直到現在，無論在金融上，商業上，仍舊操縱在中國人手裏。

三寶壟的建築物，又和泗水不同，這里的房舍整齊，高大，寬敞，每家室內，也都層次井然的擺設着華美的家具，與其說受了歐美的影響，莫如目爲中國風俗的延長。

站在街頭的一角，正是俯瞰港灣風景最好的地方，看那駛行的帆船，白洋灰的燈塔，都晃如在脚下似的。土丘下接着商店街，丘上則聳立着類似城牆似的華麗的洋房，和瀟灑紅房頂的別墅，頗含有上海的風味。

不知名的紅色小鳥，從窗口自由山飛出飛入，有時，毫無驚怯的，落在行人的肩上。中國人素來是善於玩鳥的，可見他們在遼遠的海外也忘不了這種嗜好。

我們到日本人開設的雜貨店裏買熱帶魚，四米正方形的室內的水族館，設置了三個玻璃水槽，槽裏裝着膠皮管，是預備換水用的，這裏的熱帶魚很多，都從老遠的新嘉坡，暹羅，安南，印度等地蒐集的珍物，看那鮮艷的顏色，細緻的鱗片，奇異的體形，使人愛戀不忍走開。

飼魚人向我們談着熱帶魚的生活，它們一到長成期，便自由的雌雄配合了，它們的婚的非常重視，實行一夫一妻制，雄者有看守幼魚的職務，雌者則任意嬉遊，和我們相反的女尊男卑制度，這是它們自古到今的自然律法。

南洋的印花布

白天瀏覽三寶壟，已經感覺到很好了，可是在清晨，又另是一番出人意外的幽美，當天剛破曙的時候，悠然的鐘聲，在澄澈的街之上空，曳長了餘韻，隨着鐘聲向外望，高高的教會十字架，在綠樹的蔭影裏，被初出的朝陽映出燦爛的光芒，使我們頓萌了信心，低頭合掌，祈禱着故國同胞們的平安。

我們到印花布街遊覽，兩旁林立着印花布賣店，在遊人混雜的街上，賣小布的土人步

女，追捕遊人，半祈求半強制的兜賣着，我們走進一家華僑的商店，是這里印花布業最有名最成功的商店，室內印花布的貨樣，山一樣的堆積着，三四個店員，很殷勤敏捷的應付着顧客。

商店的主人陳金通，約六十多歲的老人，態度非常溫和可親，一望他的臉色，便知道是位久經人生波瀾的過來人，也是有勇氣有胆量不懼任何困難的強毅者，派他領我們參觀後宅的工廠，場上晾着許多潔白的印花原布，被風吹動着。一旁裝置着鐵鍋和焜爐，前面則擺設一張長臺，工人們便在長臺上工作着。他們先把長臺上的芭蕉葉剝軟，鋪置在臺上，再覆上一張一週蠟，染一次色，一直把那些蠟油都變成了石灰似的堅硬了，然後用沸水煮得蠟掉，再洗一週，乾後，顏色便鮮艷愛人了。

別一室內，有一隻藍色染料的大鍋，和一隻洗布石槽，竿上晾着的印花布，都染着奇特的花鳥花樣，一旁放着許多花鳥圖樣的模型。

印花布在出產地上比較，顏色各自不同，「拉撒蝶」的印花布，比較古式而又細緻，優美的出品很多，原料的良好勿論，製作上也費相當的心血，一幅印花布，有的竟耗費一二年

工夫，用肉筆描繪，紫紺色的印花布，確能保持着「拉撒姆」的古典風味。「受羅」的印花布，則多是茶色或紺色，是帶着「彼露亞」的彩色。黃色的印花布，最爲上品，古時爪哇甚多使用之，現在使用化學染料，從前的鄉土風味，已經沒落無餘了。

一般人都知道爪哇的印花布工廠的「受羅」「郊庫加」，這些地方的女人，不分上下貴賤，都描繪印花布，投身工廠，或在自家裏做手工，多以這項收入，做生活費，所以描繪印花布，是當地女人們日常唯一的事業。

在附近華僑飯店吃午飯，菜做的十分可口，我們都儘量的大嚼着，飯店一部份賣着食品 and 紙煙，價格異常昂貴，從崗上遙望左近的華僑住宅，那都是中國商人的家庭，中國人在南洋的發展，使人傾慕贊嘆不止。

歸途口化了五十仙，買了一張土人用鉛筆描繪的印花布圖案畫，這幅用單純的頭腦，構思出來的設計，却出人意外的精密細緻，足證他們是有着特異的天才，而又技術熟練，這張圖案，就是讓文明人鑑賞，也該點頭讚嘆的。

這次到南洋，使我感到樂趣的，就是這純樸的風土和幽美的景色，比較那機械文明的亞美利加強的多了。

中國人進出南洋

天正降着濃霧，一群一群的琉璃色的小鳥，飛向朦朧的山谷裏，消失了影子。

我們經過一些用虎豹皮支架的帳篷，走進街裏，迎面走來一群送葬的行列，用綉滿文字的白布，緊緊裹着屍體，四個人抬着木板門扇，後面，死者的妻子們，悲戚的低頭隨行，我們能和這亡人見了他最後一面，獸之中也算是宿緣，於是，我們感傷的替他默祝冥福。

我們走進一家華僑百貨店，監督店員賣貨的女主人，是位中年中國婦人，肥胖的身軀，便々的大腹，手指上，手腕上，耳朵上，戴着四五個黃金鑲子，鐲子，耳鑽等物，發射着燦爛的金光。

總導告訴我們說，他在九年前，住在這裏的時候，這片百貨店，還是一個小雜貨舖，女主人精明強幹，辛勞勞作，一直到現在，方發展到這店大的規模，中國人的經商手段，實在使人驚仰佩服。

中國人的進出南洋，約分爲兩種，一種是夢想南洋的富庶，遠遠投奔親友來的，這類華僑，善不多，儘是中上知識階級，經商的手段，也相當的嫻熟，所以到了南洋不久，便能獲

得了商業上的地位。

另一種則是被迫的，悲慘的豬仔，廣東各海口，都有賣豬仔的關局。歐美人資本家，在南洋設立的甘蔗糖場，膠皮工廠，漆田，和一些工業，都需要多數的勞工，土人的人數不足，歐美人勞働者又少，所以便施展金錢勢力，到中國南部各海口，收買苦力，當地狡惡的中國人，便視此機會爲發財的捷徑，到處甘言蜜語，拉攏苦力，宣傳，工資怎樣優厚，飲食怎樣豐足，一般貧苦人，平素醉心於南洋的富庶，目下又被生活所困，不得不甘心貪餌入鈎，既致投身豬仔群裏，經紀人中飽了一批賣身價，那些勞工們便失掉了自由，在歐美人威勢下，他們都變成了黑奴一樣的奴隸，寧明白了自己受騙，已經晚了，被人監視的戢列船上，向南洋出發，途中，也有因爲悔恨悲傷，而投海自殺的，真是淒慘極了。

到了南洋以後，便在艱朴威迫下，做着流血流汗的苦工，像牛馬似的，勞苦終生。可是中國人的特長，都能忍苦耐勞，不怕艱難，在惡劣環境裏，有極堅強的奮鬥精神，天長日久，竟能用自己的積蓄，把自身抽贖出來，然後再做起小販，漸漸的資本擴張，開着小商店；以至於大工廠，而獲得了南洋商業上的地位，這種中國人的忍苦耐勞優點，是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也是被外人所矚目的。

旅館廊下，有位荷蘭婦人抱着一個赤裸的幼兒，生在牆角，悲悽的流着淚。那孩子白胖的身體，正在甜睡，小臉上透出可愛的笑容。據那婦人說，這孩還不足七個月，她丈夫一年前回國了，直在現在還沒有音信，在歐洲戰雲低迷裏，恐怕是死亡了，剩下兩個寡婦孤兒，生計又很困難，真是滿目悽慘毫無人生趣味，說到這里，又不禁涕泣長流了。

爪哇的大佛跡

在三寶壟住了三天，得了不少新奇的見聞，看了不少美麗的風景，本想再逗這些日子，休養一下，可是時間已經不允許我們了，又得向距離一百三十英里的郊庫加出發了。

汽車馳過了郊南的排列街樹的道上，經過拔出海面三百六十尺的別墅地帶，到了撒拉特卡街，這里是受羅王被荷蘭戰敗，講和條約締結地，史跡猶存，令人感慨不已。

走近受羅，這里和泗水的風俗又自不同，土人男女，都穿着當地手染的黑色式紺色的衣服，男子短上衣上，跨着腰刀，頭戴編笠，和日本明治維新時的裝束，頗有相似之點。受羅到郊庫加一帶，是爪哇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平均一方里內，住人三百五十口，比較日本一英里的一百三十五人，相差很多，這確是世界有效的密集地。

從這里起，就是受羅王國的地境，昔時爪哇稱做馬他拉穆王國，支配着爪哇全土。因為內亂頻仍，國土便四分五裂的，分割成受羅王國，郊庫加王國，但馬他拉穆王的直系，仍是受羅國王，郊庫加是歸屬於別族統治。其後，仍不變的交託，直到一千八百三十年，被外來的勢力侵略，變做了荷蘭政府的保護領土，這兩家國王，每年都要向荷蘭政府進貢物品，國王住在宏壯的宮殿裏，和從前毫無變更的，日夜擁美姬，飲甜酒，聽歌。觀舞，不問世事，不管國政，終日迷夢似的，只知享樂。

我們正在談話，便見一個身穿黑衣白線水兵服的御者，趕着馬車跑來，車上坐着兩位土人士族，頭纏印花布，黑上衣，腰佩短劍，腳上穿着金銀刺繡的拖鞋，氣度雍貴，睥睨一切，昂然的向王宮走去，行人站足遙望，都露着恭敬和羨慕的眼光，據說他們是王宮的近侍，到宮裏去當值的。

馬車停在王宮門前，許多赤足的土人兵士們，迎護他倆下車，向宮裏走去。門兩側的廣場上，高大的房屋裏，幾名土人侍者，坐的，臥的，交談的，態度十分悠閒。

土人對於國王仍舊像往昔一樣的崇敬，稱他爲宇宙的柱石，其實國王只是一個傳統的空名而已，祖國的國土，已經變成了異族的殖民地，一切主權，產業，都犧牲在白人的虐政下

了，土人非常貧困，生活艱難，狀同黑奴，實在可憐可嘆，但不知國王的近況怎樣？難道他
只知享樂，一點愛國愛民的心都沒有嗎？

廣場的動物園裏，和日本動物園迥異，有許多奇異的猛獸，和珍貴的飛鳥，都是我們
從來沒見過的。逗留了一會，便走進博物館，從馬來島蒐集的陪嫁箱籠，周圍掛着刺繡的幔
帳，更有像日本小騎似的東西，和美姬懷抱的天狗像，面前供着茶米，這真是不知所謂的特
奇趣味。

爪哇佛教全盛時期，是七世紀到九世紀之間，佛教的一大殿堂，便是世界少有匹敵的大
建物，十世紀以後，佛教漸漸衰微，回回教便逐漸抬頭，十五世紀佛教受了回教的抗爭，
便逃向巴里島去，這里連一些劫後的殘喘也保持不住，任憑佛寺頹毀，佛像楞倒，一些佛
跡，都被附近火山噴出來的灰土石塊埋沒了，一時，也像被人忘却了似的，誰還理那些陳迹
呢，直到一千八百十一年，歸屬英吉利統治的時候，拉夫爵斯總督，會將這歷史的遺跡掘出
來，其後，歸屬荷蘭統治時，荷蘭總督，也代代努力修理，可是今日一切，已迥非昔日的堂
皇壯麗了。

車馳出郊廬加郊外，轉過了一個小丘，在青空的背景前，便露出一座大伽藍塔的雄姿。

面積很大，二十多個角，共九層，高九十多尺，四週圍繞着許多奇景，特峇爾火山，米奴雷連峯，美拉彼，巴布双子山，拔出海面八千四百米的美拉彼活火山，像日本富士山似的，峯頂上氤氳着紫煙白雲。在這些偉大高山的懷抱裏的大伽藍塔，好像一尊古佛，打坐在四面屏風當中沃野的綠褥上。

一千二百年前，爪哇是有名的佛教國，那些精巧的佛殿，一體是用砂岩築成，這些砂岩，若一經冰雪，便要龜裂，是不適合於冷地建築的，在爪哇尚能保持到今日的壽命，自然是由於常夏的南洋天氣所賜。

嚮導領我們踏上了石階，廣大的方形迴廊精妙的雕刻的石壁，已被埋沒了一半，由二層遊到四層，除了供著釋迦牟尼佛像以外，並雕刻着，佛教的歷史，婦人的風俗，佛弟子的種種故事像，已經把爪哇當時的人物風習，描寫的窮盡無餘。從七層起，有個圓形的迴廊，一個一個的佛體，安放在二圍七十二個寶盒上，塔頂則是從遠望見那個大覆鉢了。

拍完了一張照片，突然大雨降來，我們只得在階上廊下避雨，這時有一行意大利參觀團走來，望着這偉大的伽藍塔，一個個不禁露着驚異的目光瞻仰着，我想這樣世界有名的大佛跡，不知有多少考古學者，美術家僧侶來拜觀，像我這樣渺小的旅人，能够一親偉容，實在

是遠天之幸。

水城的廢墟

我們到旅館附近，一家爪哇土人印花布製造家去參觀，走進薄暗的廊下，便嗅着強烈的木質香味，椰子修葺的土屋裏，三四個土人在工作着，衣掛似的木架上，掛着白布，一手拉着布的下端，一手拿着銅製的細管，傾倒着蠟油，在布上描繪着粗雜的花樣，別看外形是很草率，等製成後，便會露出精密的圖案了，這種人工的描繪，比我們從前看見的鑄型製作，又另有一番興趣。

水城達門撒利的廢墟，從前十八世紀的時候，當時的國王朴爾都卡爾，曾鳩工選材，招集了許多有名的技師，建築了一所雜宮，城壁高約九尺，厚約六尺，週圍四英里，可謂豪華的大行宮了。其後，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被大地震破壞了，城壁也同時頹地了，直到如今，任其荒廢，變成了這樣的廢墟，所餘者僅是從前生長的茂草老樹，和昔日的繁榮的政事而已。

宮殿全部是用石疊成，地下薄暗，四方的迴廊，低窪處，尚留有燈器之迹，而今從破窗

處，透進明亮的陽光，一切陳述都很清楚的任人觀巡，那里是謁見室，那里是宴會場，那里是國王修道場，雖然破瓦斷磚狼藉滿地，但當年的情景，依然隱約於目前。

黑暗的甬道盡頭，是國王的寢宮，現在只剩下荒涼的野草，圍繞着冰冷的石床，已經變成了山賊的藏身處，表裏一樣的，是個黑暗的世界了。

室外漸漸透明了，一條小河，在旁邊流着，這就是水城的動脈，昔時，開放水門，把道河水引進迴廊，造成一條水城，可以划蕩小舟，國王常偕着美姬，泛舟池內，笙管喧雜，燈紅酒綠，成年成月迷耽於歡樂中，可惜人事變遷，會幾何時，便徒剩斷瓦零磚，空令遊人憑吊了。

水城內也有土人家，醜惡鬧的人們，圍着賣印花布的女孩子，在喧嚷着，從芭蕉葉覆蓋下的一家門口，跑出一位土人少女，望着我們手裏的照像機，描繪着印花布的圖案。

「他貝，么呀么呀，卡西，歐歐歐。」（今天，你們給我錢吧！）她一面說着，一面把描好了的印花布，遞過來，伸着手在期待着。我們接過印花布一看，只在布上描繪着一架照像機的模型，既沒塗上蠟油，也沒染色，可是寫生手術的敏捷，不能不使人驚訝。我們回頭再看她那伸手期待的神色，不得不苦笑地把錢給了他。

一面拭汗一面走着，在旅館裏吃完午飯，又向距離十一英里的檳拉巴南去參觀佛跡。這里和郊庫加一樣的，有無數覆鉢似的數層佛塔，塔的城壁裏，是禁止出入的，我們只好走近一家土人的小屋裏，這里有一塊五十四尺高，二百四十尺方形的土臺，太陽光照耀下，一些破壞的佛像，和迴廊雕刻牆壁的碎片，狼藉滿地，一般土人們便拾着這些石片，向小屋子裏搬運，迴廊牆壁上，有一個裝着佛體的覆鉢，內裏坐着一尊石佛，鼻缺耳落，四肢不全，我們好奇的用手摸了摸它，一旁的土人們便用厭惡的眼光，瞪視我們，好像在恨怨我們污辱佛體似的。

我們在這里拍了幾張照片，正等汽車的時候，忽然一羣襤褸醜陋的土人圍上來，許多嘴裏含着破爛的馬來話：

「偷露偷露！」（周濟周濟吧！）

我們雖然不懂貫語，可是一看形狀，便知道是一夥乞食者了，但是這麼些人，這麼樣的騷亂，使我們沒法應付，不得不脫身逃開了。

傍晚，我們遊過了印花布，水牛細工，襯衣，巴里人形等土產商店，並且看見了爪哇影，用長柄的竹竿，把人物搖動着，白紗上便映出影子來，這是爪哇鄉土遊藝之一。爪哇地

方，產出的任何物品，都有適當的用途，而尤以印花布爲最著名，名產地郊庫加的印花布，都是經各手描繪製造的，淺紅色，淺藍色，和淺黃等，質地既佳，花樣也十分優雅，這是當地土人最認爲可以自豪的工業品。

爪哇國王的祀神祭典

一年一度的爪哇國王主祭的馬梅都祀典，就是居住爪哇五六年的人，輕易也看不見，例外的，我們蒙了當地官憲的好意，許可參觀這種盛典，在這短短的旅程，實在是一個難得可喜的機會，所以興奮的心情，總在內部跳動着，一夜也沒有睡好。

嚮導領着我們走進王宮，門兩旁鬱蒼蒼的多年老樹，像護衛似的聳立着。土人們對這老樹，非常崇敬，路過時總要禮拜的。

今天天氣晴朗，道上，廣場上，都擠滿了遊人，一些商店，小攤都很熱鬧的拉致顧主。下了汽車，走上石階，王宮兩旁，士兵們持槍鵠立，空氣異常威嚴，大殿內四隅支立着朱紅粗柱子，四面牆壁上，滿是塗着金箔的雕刻，當中圍着金銀刺繡的交椅上，便是國王的御座，其右是理事官的椅子，包圍王座的中段，都是王族土侯和從前荷蘭高官席，其次也有

樂隊席，下面比較低一些的是一般照樂團的席位，國王在上面，便可看見了下面的民衆。

走出王庭，廣場上有許多王族的孩子們，持着各色不同的旱傘在遊嬉着，這旱傘的顏色，是表示着身分的上下。在雜亂的人群裏，走來一些王族貴人，各式各樣的帽子，穿就黑色金線的禮服，在護衛擁護下，走向王宮裏去。

護衛們手裏都提着痰盂似的東西，不知者以爲這是盛貴人王族們底咳嗽的，其實不然。因爲爪哇人不分上下，都嗜好一種積樹葉和石灰烤煉後，用椰子殼包着的東西，就連那威風堂堂的王族們，也一面走着，一面嘴裏咀嚼着，剩下的渣滓，便吐到護衛手持的痰盂裏。

王宮裏，每代國王沿用的王冠，盾，劍，金劍什器，金色的旱傘，御乘馬車等，都很豪華驚人，更有大理石砌成的跳舞室，五色燈光下，多數美姬們，伴着古風雅樂，嫵媚起舞，那美麗的姿容，不知陶醉了多少觀衆。

回到了參觀席上，這裏已經人山人海了。荷蘭高官，穿着燕尾服，不住的拭汗，被熱氣侵襲的狂喘，爪哇高官也漸漸的入座，參觀席上的各國婦女們，都香汗直流，嬌喘頻頻了。

中節，一位荷蘭理事官，一手持着大禮帽，悠然的楷着十餘侍從走來，爪哇高官們，便

宮刑的不
具者
句不知作
何講

都立起招手，讓他到王座鄰近的理事官席入座。然後，一齊站起，高唱荷蘭國歌，唱畢，理事官向王庭出迎，不久在吹奏聲裏，國王在金色旱傘下，携着理事官的手，走出來，國王頭戴都爾扣型青色王帽，上面露着束髮，上身穿着黑色大禮服，胸佩勳章大綬，和茶色的印花布體格魁梧，容貌堂堂，確是一種國王的氣度，王之左右，有三四十名中年女官，臉上塗着黃土色的白粉，束髮上罩着金絲網，挿着花簪，挿着金銀器皿，隨侍着國王。

其次，忽然走來一群奇怪的行列，一個個都是白身金髮的童子，赤裸的上半身上，塗着黃土色的粉，據說這些是國王的私嬖，也就是玩弄物，都是經過宮刑的不具者。

這隊行列之後，便走出一群束着長髮的侍衛，像玩具兵隊似的，持着筭子的，琴的，旗幟的，一隊一隊的走到下面廣場排成了一個方陣。不多時，國王入座，禮炮雜响，一般侍從，都向國王行跪拜禮後，然後入席。

兩位爪哇高官、向國王跪拜起來，便引着白衣侍者，替國王斟酒，再替理事官斟酒，漸次以下，每人斟畢，在音樂隊奏樂聲裏大家一齊乾杯，國王並未和理事官交談，僅互相幹了三次杯。此時國王舉起右手，一名侍從便奉令走到音樂隊裏，不久，便開始奏起，爪哇固有的音樂了。一名中年女官，跪伏在國王前，抱勸了國王的脚，於是國王才把脚移動一下，右

手一舉，喊了一聲：

『斯他！』

廣場上的兵士隊伍，便一齊舉起槍來，向內殿走去，這樣儀式便算終了，真是簡單的可笑。

國王和理事官們退席後，一般參觀者，便交頭接耳的談話起來：

『郊庫加國王，比那受羅國王要誠實樸素的多了，他竟因為王妃過於打扮摩登了，便絕然的和她離了婚。』

『怪不得那些女官們，都是半老徐娘，一點也不漂亮。』

『這就見出國王的率直了，他一點也不為聲色所迷，他不愛漂亮，也不願出遊，除了有甚麼典禮以外，成年居住在王宮裏。』

『可是，他養那些漂亮的孩童做甚麼呢？』

『這個……哈哈！』

我們听完了這些向答，帶着個幽默的餘音走出了王宮。

火山和溫泉

連日參觀了許多美術處所，和世界珍奇的瓜哇祭典，使我們整個心情，陶醉在原始的風趣裏了。

午前五時，通過初曉的街頭，來到郊庫加車站，這鐵路橫斷了郊庫加中部，急行列車上的乘客，非常混雜，接客的苦力群，爭奪着客人的行囊，吵成了一片。

在列車上向外望，小池水面上，浮着盛開的蓮花，陣陣微風吹來，車箱裏充滿了香氣。一旁比較高起的一帶地方，樹木圍繞中，有許多房舍，那是伸苔族土人居住地，伸苔族是瓜哇土人中皮色較白的人種，澄藍的眸子，風姿楚楚，據說伸苔族的美女，是非常有名的。

火車馳上高原，眼下露出一片竹林，那片竹林密密的圍繞着小村落，土人房舍的竹籬，竹房頂竹壁，聽說，他們的一切家具食皿，也都是用竹子做的，並且一切食品中，竹筍也佔了一大部份。這很可以名之曰竹村了。

忽然下起雨來，竹林裏罩滿了煙霧，微風吹動着竹葉，宛然似一幅墨竹畫圖。

渡過鐵橋，澗中流水蕩蕩，深不見底，羅列的怪石，激起了許多浪花，仰望山上的高處，築着防水的沙堤，裏面是爪哇種極地，沃土無邊，許多土人農夫，正在收穫着稻子。

午後一時，我們到了目的地卡露，同時雨也止了。

第二天，天氣晴朗，我們來到古都爾火山麓的巴拿斯溫泉，在深澗的水潭旁邊，聳立着岩石，雜木，潭裏的奇岩，錯落着像點，小島，浮在水面，枝頭的椰子，在水裏映出倒影，景色非常美麗，我們浸身在茶風亭的土人溫泉裏，椰子和合歡木，遮住了酷熱的陽光，昂如置身在水晶宮裏，悠閒清爽之外，另有一種興趣。

遠遠向西仰望，晚霞籠罩整個水鄉，水面上反映着桃紅色，寧靜的傍晚，已經漸漸的隱來，一片笑語喧嘩聲，洗浴着的土人少女臉上的笑容，加上這異鄉的天空雲色，已經把我們這些旅人的心，染上了貪戀的桃色了。

離這溫泉不遠，又有公共設立的游泳池，九十尺的四方形，按着深淺分爲三段，這游泳池，成年不斷的繁盛，尤其是到了夏天，滿池裏充滿了赤裸的男女。

仰望古都爾火山的雄姿，濃重的黑煙，沖破了白雲層，此山高八千四百尺，彷彿像日本富士山那樣雄偉。

洗完了溫泉，走進村子裏，一群土人兒童，紛紛的圍着我們喊：

「他唄，么呀——」（晚安，先生！）

同時，從樹蔭下，傳來土人的音樂聲，孩子們便隨着樂聲，唱起山歌，這單調的民謠，在呀價文化歌曲的人們听來，另有一種情趣。並且，土俗的音樂，又那樣奇特的迷人。

隨着音樂聲向湖上望去，兩隻獨木舟，在碧波裏飄盪着。小船上坐着四根木柱，芭蕉葉蓋的棚頂，土人少女，坐在船頭，雙手划槳，小船漸次划進了薄紫的小草叢中，藻裏的小魚，被驚駭得四外逃散。

小船在彼岸停住了，少女們都走入小山的茶亭上休憩，那邊是世界有名的斯伊斯湖，山巒水秀，充滿了自然界的美，強似那些機械式的文明，和人工的風景，這是當地居民，可以誇耀的，大東亞戰爭的劫後，尙能留有這樣美景，實在應當感謝神的。

離卡露二十里的卡利訖爾農園，是日本人佐藤經營的，該氏是爪哇汽車界的權威，這裏園命名爲「環翠山莊」，委託大谷僧人經理，由此處再走三里，就是威叻加茶園製茶所，東北八里許是達斯湖，也能看見卡露的噴火山，也能遙望爪哇小巴里的巴教市，千里在望，美不勝收，真使人目曠神怡了。

世界第一大植物園

我們要到世界第一大植物園「包天特周爾夫」去，一路上，從車窗外望，風景十分幽美，刻好相好的路沿，排滿了田野，農夫們臉上浮着豐收的喜悅，在忙着收穫。

汽車從雜樹亂雲中急馳着，谷間小河，流着淺紅色的水，爪哇河五六處，因各處地質的不同，河水的顏色與清濁也自不同。這里一帶市鎮，都受了首都巴達維亞的影響，漸次歐化起來，幽美的竹屋上，偏塗上了白洋灰，爪哇的古風，已經漸漸消失了。

經過二小時，到了斯卡浦尼，這里是巴達維亞人的唯一避暑地，又是水牛細工有名的出產處，我們到山上休息一會兒，以避免污濁的街頭。

一片綠色幽美的茶田，許多紅椰子，紅指甲的土人婦女，在田裏採着茶葉，在這里我們看見了珍貴的紅猩猩椰子樹。

再走二小時，便到了拔出海面七百八十五尺的都市「包天周爾夫」。在總督府門前廣場上，有許多傑鹿，據說這是日本前領事，贈給的奈良鹿。

總督府附近，有許多名所，像兵營戰跡，賽馬場等，可是這些處所雖有可觀，但是我們

被旅行的好奇心所預使，想要參觀那世界最大的植物園，便不得不割愛了。

我們急急走進了包天周爾夫植物園，這園地的全面積約十七萬四千坪，因為植物的繁茂，遮蔽了陽光，雖在白晝，光線仍很灰暗，據說這裏有一百七十名園工，規模的宏大，可以想見。

走進石築的正門，七十八九尺寬的道路兩旁，並排着參天的老樹，從樹蔭隙中，射過來的陽光，點點的洒了滿地。池裏的大鬼蓮，二米多長的大葉，漂浮在水面上，園中植物在一萬種以上，珍貴的竹，幾千種的蘭，其他不知名的珍貴植物，滿園芬芳，足跡所至，幾無隙地，走了許久，才到了河畔。

河岸岩石上，土人們正參拜着阿刺伯神像，頻頻舉手，伏在地上，不知唱着甚麼祝歌，河裏洗澡的孩子們，遊園的紅衣土人少女，和白衣土人青年，穿行在綠色的植物叢中。

據說前面還有有用的熱帶植物試驗場，因為時間所限，我們不得不割愛廻身了。附近有吉利亞風的堂宇，其中是寶馬斯，拉夫爾斯夫八埋首處，立有高高墓碑，和大理石墓碑，是紀念百年前，英國佔領爪哇時寶馬斯總督夫人因公傷亡的始末，碑文極其哀婉沈痛，讀了令人落淚。

走過這里，進入溫室，養魚室內許多珍奇的熱帶魚，爭食着樹葉，土人賣着幸福戒子，是用木頭雕刻的，非常精巧好玩。他們說，戴上這種戒子，一生中永遠是幸福的。

回到旅館，身體已感到極度的疲勞，但是稍一閉目，日間的一切風景，便隱約的浮在眼前，幾乎使人忘了疲倦。

東方女王的巴達維亞

到南洋以來，從泗水到巴里，又從郊庫加到卡露，全是坐着火車或汽車旅行，不同的，今天我們決心要步行瀏覽巴達維亞了。

巴達維亞素有東洋女王的美稱，從前，荷蘭，英吉利兩國，幾次戰爭攘奪，方歸屬於荷蘭，現在大東亞戰爭，白人的惡勢力，又經日本軍一掃而潰，巴達維亞，已恢復為巴達維亞人的巴達維亞了。經過無數的戰爭流血，巴達維亞，已經是劫後餘生了。

這里土地潮溼，時常發生瘟疫，每次死亡很多，市南八里許，開闢了一帶新市街，所有的官廳都遷移過去，當中都是住宅，已經把巴達維亞的舊市街和新市街，連併在一起了。如栗若將泗水比做日本的天阪，那麼這里便可比做日本東京了。

走在聳立的歐風建築物的樹上，大都市的風味，已見一般，特奇的是街道的中央，掘成南北的長壕，兩岸築着石階，當中引來河水，街上的行人，時常到溝裏洗頭洗髮，還有浮着的竹筏，一端的竹竿上，晾着一些濕衣。

我們住在中央大街的旅館裏，廣大的前庭，老樹交叉，枝葉紛披，旅館是爪哇式的建築，寬大華麗，比任何國家的旅館，毫無遜色，我們定了一間房間後，便走進食堂。

午後，經過歐達露凱旋門，看見了一些壘壘的荒塚

距今三百年前，德意志人，和爪哇的混血兒，三萬人，連合一起，要背叛當地官憲，可惜在宣言的前夜，事洩被捕，壯志未遂，便梟首於此處，現在墓旁的石刻碑文，是荷蘭政府建立的，他們是用以做戒背叛者。

瞻仰了那些壘壘的荒塚，便可想像出當年那些爭取自由的勇士們的氣概，壯志未成，血洒荒郊，三百年來，徒使人向荒煙蔓草中憑吊英靈於千古，現在，英荷惡勢力蕩然無存，巴達維亞，已變成了一片乾淨土，地下的英靈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次至一所茅屋前，島道左右，都是無邊的草原，附近有一尊十五糧的大礮，土人婦女數人，捧着樹葉包裹的香膏，伏在礮口喃喃祈禱，礮尾上積滿新舊的紅白的紙花，不知是甚麼

祭祀。

後來，嚮導告訴我們，這尊大礮，是該當地土人稱做神聖礮的，像石女神像一樣，非常有名，到這裏求子的婦人很多，每天不下數十人，都捧着紅白花，伏俯禱告着。

其實，這也是毫無根據的淪詞，三百年前，土人的國王巴達姆的遺物，從前，礮礮放在雄礮左側，這裏既然供奉了雌礮，雌礮便被運到了蘇門答臘的某處，據說，等雌雄兩尊大礮相逢之日，就是土人獨立之時，這是土人們深信的預言。

走到加卡達拉舊港，冷落的內海，僅僅停泊幾隻商船，從前加卡達王國時代，荷蘭人暨約斯頓遠訪日本，便是乘船由此港出發，猜想日本冒險者末吉角屋，乘着八幡船，初到南洋時，也一定由此港登岸，可是昔日的繁華已成過去的史跡，而今日的寂寞景況，使人感慨無已。

巴達維亞的博物館

一連參觀了巴達維亞三個大印花布工廠，出品量的多和質的美，使人驚嘆不已。

中國人工廠店主，資財既豐，住宅也非常華美，可是他卻布衣粗食，每日和工們共同

勞作，這確是中國人固有的美德。

忠誠溫雅的店主，拿出許多印花布，向我們講說着製造的經過，材料的選擇，以及各地的特色，並且說，近來，從日本遠地，輸入一種白地的印花布，當地日本人買了，當做南洋的土物，向本國寄贈，這種倒流輸入，實在滑稽可笑。

十時，到了博物館，是個最新型的建築，內中排設着，爪哇，馬來，蘇門答臘，巴里，郊庫加，暹羅，安南，東印度等，古時和中古時代的代表美術品，洪荒時代的房舍，船等的模型，古代的印花布也蒐集的很多，來到此處，才獲得了真正的爪哇印花布的妙趣。此外，古代的織布，日常用的器具，武器等，雖然土人的幼稚手工品，可是由此便可看出這獨特的國民性也是很有趣的，至於各種植物標本，也非常充實。

「看哪，奇怪的野獸！」

一個像猿似的動物，前半身白毛，後半身黑毛，鼻尖長長的下垂着，形狀十分猙獰，據說這獸就是獼，在北方是很少見的，列國誌上記載，晉文公重耳，偕帶屬下，避難於楚國的時候，曾與楚王同赴森林圍獵，從草中衝起一隻野獸，不懼刀箭，善食銅鐵，兵士們的兵器，被它吃了許多，後來被魏學捉住，用火薰它的鼻孔，它才馴服了，那怪獸也叫做獼，不

知和道巴達維亞博物館裏的獐是否一樣。

二樓二間特別室內，螺旋式的門前，圍着許多土人，玻璃裏，擺着從前爪哇王朝時代的寶石，刀，冠，手鐲，戒子等，閃動着紅，青，黃，各色的光芒，於此便可見出當時王朝的豪華氣概。最上擺着倫包庫王的愛物，包爾諾歐產的寶石，是有名的世界第五的大寶石，從博物館，走到圖書館，已經感到極度疲乏了。

連接日本總領事館的東北角，有日本人宗兵衛的墓碑，該氏在一千六百六十三年歿去，是日本文安永年間，日蘭交通工一大功勞者，從此處走進中國人街的飯店裏，吃了很適口的淡鯪魚。

午後，訪問一位朋友家庭，坐在椅子上，便可望見西方天空的晚霞，壁上掛着十六七種的蜥蜴標本，可見這種奇怪的爬蟲，已成了南洋的名物了。

我一伸手，捉住了一隻蚊子，細長的紅舌，滿身的臭味，同時，樹蔭裏又傳來了嗡嗡的鳴聲，使人听了皮膚生慄。

掌燈以後，有許多飛蛾伸出蹄，流光亂飛，據說土人倒很喜歡吃這些東西，用油燈炸以後，味道確很香美。

我們來到瓜哇月餘，從未看見一回吵架，國民的溫和性格，於此可見，頗與瓜哇的常綠風景，和溫暖的陽光，有同一樣式，可惜，他們過於懶惰，貪眠，不知奮起，大好山河，任憑白人施展巧妙，毒辣的手段，強奪豪取，在暴虐的殖民政策下，他們還能忍隱馴從，可憐亦復可嘆！

瓜哇海峽的一夜

辭別了朋友，我們踏上了征途。

十一時到了碼頭，排列着南洋檳榔的甬道，使我依戀不捨，這是在瓜哇島上，最後的見物了。岸上有許多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搬運夫，面色不同，風俗不同，言語不同，却雜在一起工作着，異國的情調，非常有趣。

我們乘的商輪斯拉馬寶號，重一萬二千噸，正午十二時，在汽笛鳴々裏，起棹離岸。

離開妻子的丈夫，別了朋友歸國的旅人，都集在船頭，向岸上揮手，岸上也人聲噪曬，手絹和帽直搖，這船開的一刹那，充滿了別離的哀愁。

船急馳的出了海口，回顧港邊的棧橋，只剩了一條黑線，漸々的，一切都消失在濃霧裏

了。午餐時，走進飯廳，四五十人船客，好像忘了方才離時的憂鬱，一面歡談，一面向遠處眺望。

在飯廳裏，我們和一位荷蘭老人同席，他沉默的一語不發，只要過白紙，簡單的，寫了幾個字，我們不知他要的是甚麼？野菜啦，烏肉啦，我們想，一定是很好的茶吧。偶在這時候，老人起身到便所去，我們便趁着機會，拿過來那張白紙，也照樣寫了一張紙，一齊遞給侍者，不多時侍者捧上來一個盤子，我們一看，不覺大驚，原來老人要的菜是一種似豬皮的東西，我們只好重新另要了。那老人却一面吃着，一面向我們嗤笑。

熟睡了一夜，醒來時，天已傍午，船身搖動頗劇，從船窓向外望，白浪滾滾，被灰色的天空籠罩着，天氣惡劣，無甚可看，只好在艙裏靜養一天了。

南洋的海面，六點鐘便暮色蒼茫了，此時船身的波動略減，我們走到甲板上，遙望前途的島上的燈塔，一點亮光，在海面上劃出一條白線，幾隻漁船，拉着長帆，從旁划過去。

在這灰暗的夜裏，仰望高洞的天空，俯視浪濤蕩蕩的海，不禁引起我的遐思。

八年前，旅行歐洲的時候，雖然不斷的向故國親友通信，但故國的清狀，却一無所知，想不到，就在那八年裏，故國已經起了不少變動，親愛的祖母死了，妹妹也因為婚姻不良，

而宣告了離異，一家近親愛了水災，家室蕩然，一位朋友，禁不住失意的侵傷，而發了精神病，一切一切，晃在目前，深深刺傷了我這旅人的心，現在，我來到南洋又不少日子了，深願這次別離中，我的故國要毫無變動的向興盛的途上發展，我的親友們要都健康快樂，想到這裏，我不禁閉目拿掌默向那灰暗的海空，祈禱着。

星光迷離中，從船裏傳出悠揚的音樂聲，漸漸的便又望見前面港灣裏的燈火了。

朋友告訴我，我們夢想的新嘉坡又快到了。

新嘉坡的泗水人

在晨風蕩蕩的上午七時，輪船駛進了新嘉坡港口。前面橫着靜靜的棧橋，船上人把粗長的船纜扔過去，眼尖手快的馬來苦力們，很敏捷的，把纜繩綁在鐵樁上，頭纏紅布，露着白牙的黑臉上，流着汗珠，同時，偌大一隻斯拉馬寶商輪，便很馴順的，在幾個土人持續搖曳下，靠了碼頭，我們下了船，船旁還有一隻日本商船清國丸，停在一旁，甲板上有許多苦力，在搬運着貨物。

這時候，有十四五隻小獨木舟划來，土人一面敲棹，一面祈求似的高喊，不多時，船上

乘客便向海裏拋着銀幣，這邊也扔，那邊也扔，銀幣像星光似的，飛落在海內，獨木舟上的土人，便都丟了掉，飛身投入海內撈取銀幣，十幾個人身，在白浪裏翻騰着，有的尋着了銀幣用嘴含着，有的尋不銀幣，又急又累在海水裏掙扎，船上的觀衆，都一齊哄聲歡笑，以爲奇景可觀。

這種惡習，是西洋人遺留下的，從前他們在南洋橫加搾取的發了財，每次乘船，爲誇耀自己的富有，便把銀幣拋向海裏爲戲，窮苦的土人，認爲這是一種意外之財，便不惜生命的洩到海裏撈取，在白浪翻騰裏，爭奪銀幣，供一般白人們觀賞，至於一般鄙吝者則多投以小塊銀幣，有時也欺騙的投着銅幣，這一來，窮苦的土人都上了當，爲了少數的金錢，每年淹死的人不知多少，這種風俗是白人造成的，而犧牲者又是新嘉坡土人，當地官憲裝璜裝璜，不但不加限制，反認爲是一種慈善的施捨，於此，便可見出白人處置殖民地的慘毒手段了。

走出碼頭，街上的賣品，藤椅子，印花布，香木傢具等，擺列的很多，車拐過廣場，銀行，公司，郵政局，教會等大建築物，並立的排成一線，十字路口上，黑人交通巡捕，背負着細長的藤板，指揮往來的車馬行人，秩序整然，有條不紊。

商店街一排都是兩層中國式樓房，有許多日本人開設的醫院，照像館，漿洗房等商店，從前，日本僑民住在這里，便和華僑一樣的佔了最大一部份，尤其是現在進入的更多，無論在商業上經濟上都有相當的優勢。

新嘉坡這地方，聚集了世界各種民族。有馬來人，英吉利人，荷蘭人，暹羅人，中國人，日本人，無論在電車裏，商店門外，街頭，等處，皆能看到各種不同的皮膚和面貌，這真是世界人種一大展覽會。

走出商店街，踏入住宅區，一些房舍，都建築在不知名的大樹叢裏，和爪哇那樣公開的住宅風景，迥然不同，小草山上，有總督府，其餘住宅，各國人有各國的建築風味，其中，中國人的住宅，更有很多比較華麗的。

這里的植物園雖然不小，可是我從前旅行歐洲的時候，實在看見的太多了，若和爪哇島那包天特爾爾夫植物園一比較，這里簡直是一座小小公園而已，可是，當美麗的朝光，映在池裏淺紅色的水蓮上，岸上白色的小花圍繞着，又另是一種靜美的趣味，

僅僅住了幾天，我們又踏上了征途。

蘇門答臘的吃人生番

甜蜜的一覺醒來，已經天亮了，火紅的太陽，從東方初昇出來，白浪裏染上了一層金色，一望無際的海空裏，遠遠的幾點漁船帆影在動盪着。

八時船抵北拉灣特利港口，經過海關，許多土人，圍着客人的汽車，兜賣着貨物。

我們撥開了圍着的土人群，走向街裏，路上儘見的土人很少，繁茂的熱帶樹叢中，有許多類似爪哇風味的房舍，但房頂却不是芭蕉和椰子修葺，而是用類似日本紅瓦鋪置的尖頂。偶而遇見土人，都是穿着深青色的服裝，頭上纏着布，穿着類似中國袖子的上衣，和爪哇土人的服裝又自不同。

離開市街，乘汽車馳向郊外，眼前便展開了一片樹林和煙草田，椰子林下，有一所原始型的房屋的小村落，再越過一條山路，遇着一位拿着竹筒汲水的土人少女，山坡上密林蒼鬱，珍奇的小鳥，被車聲驚飛了，遠遠的深谷中，溪流湍急，白沫飛空，使人感到清爽的涼意，這和爪哇的風景，有同樣的幽趣。

這裏是住在新嘉坡，雪蘭莪，和印度內地的美國人，唯一的避暑地，專為兒童保健上來

住的人很多，所以，特種學校設立的也不少。

蘇門答臘，是過去六十年間開放的島嶼，原有的人種，有蘭抱卡族，拍蘭卡斯族，林加卡斯族，民那卡包斯族，巴達庫族，亞基牙族，馬來族七種，都是當地的土名，和從前達亞爾族一樣的吃人肉的獍狃土番，遠征隊經過幾次苦鬥，到現在，再加上宗教的勸化，才漸漸變爲順服溫和了。

但是，到過去不久，白人勞力下，仍舊在監視着土人的行動，如果交個結識的朋友，便要被判二十五塊錢，這裏的土人，心地正直，毫無虛偽，每逢宣教師來講道的時候，都爭先恐後的去听，如果在公司裏缺勤，別人疑他裝病的時候，他們非常憤恨，非請來宣教師，自己宣誓抗辯不可。這土人是誠實可愛。

我們看見了吃人時代的畫片，覺着有一種血腥味怕人，西海岸一帶，土人對於教育非常熱心，但是荷蘭政府却處處加以限制，唯恐土人們知識開通，而煽起反抗，實在，蘇門答臘人種，是比爪哇全島人種優秀的多了。

聽說在深山密林裏，至今還留有一種吃人的土番。這種人只是二三族，每族不過十幾名，仍舊是披髮赤身的原始野蠻人，住在山洞裏，餓了的時候，便手持長矛毒弩，去獵取野

獸。若是遇見了人，更是非殺死不可。一個野蠻人，若是帶了自己殺死的人，回到洞裏，供給圍族人們的大嚼，這個人便是全族的英雄了，他們對於人肉感到十分適口愛吃，有時捉了活人，在大家歡呼圍徒中，分割搶着吃，一直割得只剩一堆白骨才止。這些土人近來不常見了，大概他們不敢出來的緣故，也許被荷蘭政府戮殺的快要絕種了。

和朋友們談了許久的閒話，室內便漸漸黑暗了，我們推開窗戶向外看，遠遠的村落中的燈光，和海面上的漁火，從空中的白雲裏，又透出了彎彎的月牙，處處都充滿了幽靜涼爽。

巴達族土人的家庭

赤道下的棉蘭，因為拔出海面很高的關係，蓋着三條毛氈睡覺，早晨被風一吹，手脚還覺得水涼呢。

一向浸在爪哇暑氣裏的腦袋，這回遇見了這澄清的空氣，好像從夢裏醒來似的，昨晚又很舒服的睡了一夜，現在興緻勃勃的踏上了遊覽的途上。

首先走進一家日本人的照像館，主人遠藤氏，到蘇門答臘三十多年了，承他好意，領我們遊覽附近的土產店，門市六尺寬的骨董店裏，兩個土人，正用銀色的針，做着細工，壁上

掛着，染滿豬血的酋長荷袍，土人的織物，婦女用厚大的戒子，金銀雕刻的珍貴古物，和戰勝時裝入生血的竹筒，仄暗的室之一角裏，放着一個奇怪的人形，血紅的嘴唇，雪白的眼睛，一種滑稽討厭的模樣。

我們走到扣包加部落，外面圍繞着竹棚，只有一個簡單的竹門，裏面特奇的建築物，大小八所，並列着，這部落的居民，仍舊保持着原始的生活狀況。

房屋靜地約六尺高，門窗極小，房頂是用椰子修葺的，當中安置着覆鍋似的圓頂，室內周圍，繪滿了土人畫的多色而幼稚的壁畫，和種々雕刻。部落當中，一座較大的屋子，是酋長的家庭，庭前掛着大燈籠，穀倉的建築非常美妙，另一旁則是搗米場，船形的大木材，挖了十多個槽子，裏面放着穀類，幾個婦女，手抱二米多高的木棒，笑語喧嘩的搗着米。

處々都有用植物染的瓶子，和染色布製作的東西，床下有婦女們織着布，我們這次參觀，巴達族人們，臉上的表情，和動作是一樣的穩靜，說話的時候，男女一樣的只露出一些白牙，其餘可以說完全是黑色的了，據說他們結婚時，必須敲掉一二門牙，可是近來這風俗也漸々廢除了。

狹窄的廊下，懸着一個可怕的梯子，踏上三四段，便可看見了陰氣沈沈的屋小裏，同時

有一般說不出來的臭氣，直刺入鼻孔。一室內五六十人至八十人組成的家庭，一團團聚着，尤其是近來無人出外就職，便一齊住在這裏，看了這些青年男女，便想到從前的共同生活，以防備外敵侵來的大家族主義了。

家庭裏任甚麼事也不做，處女抱着嫂嫂姐姐的幼兒，用陌生驚訝的目光，望着客人，短命的土人中，最難得的白髮老嫗，在蚊群裏叨念着甚麼，不住的點頭晃腦，他們到現在，仍舊喜歡吃地虫，田鼠等物，也知道了使用煙，但都感到缺乏，所以一般狡猾的商人，便用少數的鹽，換去了他們的金錢。

八九歲的男孩，一見來了客人，便赤手跳舞起來，近來他們也學會了求乞的方法。我們擺好照像機，想拍一張像片，可是站在日光下的土人們，一聲呼喚，一齊逃開了，據說他們怕照像，說照像是魔鬼，照了像便要短命和不吉，這真是很可笑的迷信。

走出部落，途中每家門前，都夸土人姑娘少婦，在織着巴達織物，機聲乍乍，笑語喧嘩，在淡淡的斜湯中，又是一副醉人的景色。

土人的婚姻制度

受了一點邪風，頭重腳輕，身體有些不爽，可是被清晨的陽光一晒，再喝幾杯當地產的咖啡，立刻又興奮起來，大好的時光，不可空拋，決定還去遊覽一回。

我們隨着嚮導，走出了旅館，一匹褐色的小馬，毛色光潔，在串鈴鏘鏘聲裏，跑過去。故國庭前的紅梅，在這時候，料想還沒開吧？去年種的一些花草，也一走還藏在土裏，可是這裏的淡紅梅，紫藤，芙蓉等，都在紅紫燦爛的盛開着，可見天氣的寒暖不同了。

一般島上店民，每年必須在島上旅行，這是法律所規定的。不然，便要被判處罰金。就是僕人也得和主人一塊去旅行的。這裏，對於使用人，絕不預支薪金，這樣一來，他們便不能生出壞心，私自逃走了，這是一般僱主們的簡單巧妙的考慮。

走進低粗石柱的門前，門上刻着細田字樣，這裏是日本人野村商業支店長的別墅，我們隨着溫和看家土人，走進室內，並無住人，陳設却井然有條不紊，推開窗子，遠遠的廣大原野，便在眼前展開了。另一室是日本式澡塘，據說近來荷蘭人經營的學校，也是建築日本式澡塘了。

和看家的土人夫婦作別後，我們走向土人都落去，一般建築物，大概是一個樣式，房頂四邊，用細繩編織的蛇頭似的東西，這是南洋有趣的風味。這些房子，大體都是二十年前

的建築物，其中有一所在改建中，這地方的男人，都成天遊嬉於賭博中，女人則成天勞作担负一家的生計，男女到十五六歲便是普通的結婚期，結婚時由男方提出一百五十圓左右的結婚費，婚後，稍有不合，便要離婚，那時候，再由女方繳還男方結婚費三分之二、那溫存勞作的婦人們，便是家庭的主人，她們終日辛苦，養活着丈夫和孩子，一些堂堂的男子漢，反倒遊手好閑，每天留戀在賭場裏，甘心做個附屬物，寄生蟲。如果一經離婚，再婚時，更須交出很多的結婚費，這是男方所感到困苦的事，可是他們在女人餵養下，這種不幸，是不能避免的。

最有趣的是結婚時，並不是男方迎娶，女方送嫁，相反是男子嫁到女家來，這和日本的養子，中國的倒扎門有同一的風俗。

從土人部落的石階，走下山谷，兩側密排着竹籬，谷間從瀑布流成兩條水池，許多土人男女，一個一個在洗滌下體，一見生人走來，那些女人們，一聲驚呼，羞愧的逃開了。

回到原來的部落，上面還有一百多層石階，我們沒敢上去，這四千五百尺高原上，到處都是崎嶇的石階，土人們步履如飛的上去下來，實在使人驚羨。

爪哇和蘇門答臘的土人們，都喜歡住在深山裏，他們不出來買東西，也不交際，就是一

般青年土人，也不和外人交往，他們除了賭博以外，無所事事。室內女人雜沓，語聲喧鬧，汗臭滿屋，噴完脚，吐涎滿地，他們喜歡吃狗肉，所以屋子裏狗腥的氣味，更是中人欲嘔。

我們閉緊了嘴，強忍着臭氣，瀏覽了一週，便趕快逃出來，歸途草地上走來一群土人少女，肩挑着簍子，裏面插滿桔梗似的白花。一旁稻田裏，有一老翁，隱身網後，在捕着小鳥。嚮導告訴我們說，他在二十四五年前，剛來到此地，土人們都往來捕殺野豬，生喝豬血，完全是原始式的生活，並且，土人的舊習，所有的寶貴物一定要秘密埋藏在地下，以備遺留給後人，如果急病暴死了，那寶物便永遠埋藏在地下了，他父親在建築新房的時候，就從地下掘出寶藏一千五百多圓，這真像小說裏的寶島一樣神秘誘人哪。

不知在甚麼時候，天空突然罩滿了濃霧，這土人部落被霧一遮，朦朧的越法含着神秘性了，我們雖入寶山，却是留手而回。

兇猛的水牛群

從旅館窗中向外望，那匹褐色的小馬，像了解人意似的，光潔的皮毛，浴着燦爛的陽

光，走向那遠遠的小山去。遠處一些彩色鮮明的別墅，冒着煙的土人房舍，鳩鳥的啼聲，芭蕉葉蔭下的游水的鴨子群，蹲在樹枝上曬日光的猴子，都在旅人的眼前展開了。

午后，遊覽拉歐卡庫爾湖畔，一路上看見了二三百匹水牛，另有四五十匹水牛，在緩緩的河流裏水浴，也有被牧人趕向山坡的一群。

我們擺好了照像機，想拍一張牛群風景，突然牛群裏一聲狂吼，奔來一匹碩大的牡牛，昂首瞪眼，直向我們衝來，同時牧牛的少年，也急急的向我們喊了些甚麼話，我們的嚮導大驚，喊道：

『快！快！』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我們都怔住了，嚮導却狂暴的抓下了我們的紅色帽子，當時，那頭奔來的兇牛，也緩緩的掉頭走回去了。

我們受了一場虛驚，才知道那頭兇牛是被紅色的帽子引來的，據說這群牛，性格非常狂暴，時常出外傷人，見了顏色鮮紅的東西，便以為是同類受傷的流血，牠們復仇心盛，無論多少敵人，也是要拚命襲擊的，看那兇暴奔來的樣子，真使人不寒而慄。

崎嶇的山道上，有一些囚犯在修理着道路，山麓附近，低樹雜木甚多，澄清的天氣下，

遠遠的上山盤道屈曲圍繞。我們一路爬山上來。到了幽邃的湖畔，在一家茶棚的飲食店裏吃完了午餐。

這裏受了印度人的宗教影響，不吃一切肉類，所以店內也只有炒雞蛋，海苔菜，鹹菜，青菜等食物，一面望着滑碧的湖水，濃綠的樹木，一面吃着飯，另有一種清淡的滋味，湖中划着木筏的土人兒童，紛紛上岸圍着我們，伸出黑臭的手，向客人們乞食，同時一位白髮龍鍾的老翁，也帶着乞求的臉色，走近桌前，拿起我們尚未喝完紅茶的瓶子，點頭道謝的走開了。

據說他的小兒正在患病，拿去這半瓶紅茶，給病兒喝，看那老頰上浮着的淚容，低頭急的走蹣跚老態，便見出老人愛子的心切，真是可憐可嘆。

越過山下平原，兩側有一處紅茶園，是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經營的，土地肥沃，成年不用施肥料，從事製茶的土人們，握着長柄鐵刀，在除着茶園中的雜草。

走出茶園，經過一個叫做斯利布透的農村，據說這村中從前會極度繁榮，可惜現在是凋零了。這是南洋種族裏，最落伍的透巴族人的住處，看見的土人，一個個都是面貌猙獰，女人也多含精悍之氣。

再越過一座山坡，便到了加達爾市鎮，這里居住的中國人最多，街上櫛比的商店，差不多都是用中國文字寫的牌匾春聯，日本人也有百二三十人，這里是蘇門答臘第一個熱鬧街，可是近來受了棉蘭的影響，繁榮的商業，已被奪去一大部份，一般富商僑民，有很多人遷向棉蘭去了。

路經橡皮園，兩側整齊排列着高大的橡皮樹，前方又是一帶椰子林，碩大的椰子，有許多從枝上墮落下來，遠看樣蛇鱗似的外皮，頗疑爲鱷魚的脊背，林下，圍繞着一些帶刺的雜樹，據說是防備野象群的搜食的。

走進一個不知名的村子裏，一群婦女和小孩，抱着大包袱，坐着馬車走出，不知是赴的甚麼集會，我們奔波了半天，身體疲倦，遂走進一家土人家內，休息一會。

這小村的四週滿佈着鐵絲網，據說也是預防野象群的襲擊，村內有一養魚池，澄清的沙底，游鱗鱗々可數，熱帶魚不下千百頭，那不知名的珍奇魚類，也有五六種。村西更有一處游泳池，設備的也很齊全，許多少年男女，都很熟練的在水裏游泳着。

斜陽漸々落在西山峰上，我們不得不割愛的離這開美麗的鄉村了。

南洋的燕子

早晨九點鐘，我們又踏上了旅途。

一望無際的綠色大平原上，有許多放牧的牛群，馬群和羊群，螺角聲和牧童的歌聲，在晨風裏清脆的响着。這島上，耶穌教最普及，土人們也都叛背了原有的宗教，而做了耶穌教徒，教會兼學校，笙墓，到處可以看見木製的十字架。

車停在一家門外，會見了學校教師，便隨着二三四個土人，走進教會裏。

並排着三十多隻椅子，向對着黑板，壁上掛着耶穌受難像，每天晨六點半起到十點十五分止，爲學校授課的時間，日曜日則變做教會，由牧師來講道，全村土人，必須前來听道，從前是用強制手段，最近已成習慣，於此可見白人的宗教侵畧的一般了。

車又馳到一家門外，一個土人少女，跑出來，黑光艷々的嬌容，望着我們若有所待，我們問她希望拍個照片嗎？她却連々搖頭，用手指着我們的衣服，意思是來看我們這些奇怪的服裝，等我們拿出照像機來，她却機警的逃開了。

經過村中的大市場，到了湖畔旅館休息。這旅館是荷蘭人經營的，店主是位快近七十歲

的肥胖老人，近來的商業不振，戰爭的恐怖，使他的營業，日趨於衰微，並且交通隔絕，一半時又不能歸國，他牢騷喋喋的向我們傾訴苦衷，蒼白多紋的臉上，充滿了懷鄉的容色。

旅館距離撒移西露島最近，島上教會的十字架，聳立在目前，幾乎伸手可取的樣子。此島從前便是蕃族生存地，土人性格暴戾，面貌猙獰，至今尚有野蠻的習性，荷蘭人從前治理此島，曾費過許多心血，結果，武力和法律，政治都失敗了，才不得不採取宗教的感化，一代一代的傳教師，曾經多番苦鬥，始將全島土人收集下，耶穌十字架下，現在土人們的堅決的信仰心，和溫和的性格，不能不說是由於技師的教化，可是他們這種靈力傳道，目的是甚麼？是拯救愚民？是宗教侵略？有識者，自能了然。

旅館的後園裏，小池邊生着許多綠樹，保母們離開搖籃車，去嗅着盛開的花香，車裏的幼兒，天真可愛的臉上，浮着笑容，捨着小石塊，向池裏拋去，水面上便漾起一圈一圈的漣漪。

坐在沙發上，靜聽梁頭小燕叫，據說這些燕子中，有從日本避寒飛來的。從前日本鳥類研究家，曾在日本內地，尋找了許多燕子，腿上裝設了，竹管，竹管裏寫明某地某家字樣，秋後，燕子，飛向南方去了，南洋人有許多發現了腿帶竹管的燕子，把竹筒取下來後，給日

本研究家寄去，同時又在原燕腿上，另裝設了竹管，註明南洋某處某家，結果，到春天飛回日本的燕子，仍舊是從前的原燕，於此，可見燕子飛行旅途的遙遠，和永遠不變的信用了。

橡皮園和煙田

登臨在土丘上，仰望附近的高山，怪石磷磷，異如神斤鬼斧，下面深谷中，許多不同形的小湖，清流漾漾，岸上有三五洗衣的土人婦女，砧聲鏗鏘，和流水交响着。

遠遠的傳來讀書聲，在土丘上遙望，便可看見那所土人兒童學校，敞開窗戶，每堂一班，正練習着算術，所說的語言，又各自不同，有說巴達語的，有說馬來語的，可是學生們都專心用意的靜聽教師的指導，有時，哄然舉手齊喊，「古爾！」（老師），天真爛漫，活潑可愛。

我們下了土丘，走近學校附近，裏面出來一個八九歲的土人學生，黑黑的面色，圓圓的眼睛，梳着光潔的分髮，穿着白色的襯衣，我們問他多僑畢業，能不能升學？學校的生活怎樣？可惜，他只睜着眼睛望着我們，一句話也不說，當然因為我們不會馬來語，他也是不會說我們的語言。只好握着他的小手，點頭示意的走開了。

今天我們要到橡皮園去參觀，路過山達爾市街，車馬行人很多，尤其是中國人的華麗住宅，密若櫛比，商店門外，都掛着中國文字的招牌，可見當地商業一半是操縱在華僑之手。

繞過橡皮林一條長道，兩旁叢生着珍貴的扇形椰子，百十多里路，費了二小時工夫，才到了南洋橡皮園經營人日本人五曾氏家中。

悉地很高的土人房舍式的社宅，登上台階，便嗅到一股香氣，甬道上吊着各種蘭花，一路行來，冷氣侵人，精神爲之一爽，據說附近樹林內，有許多池沼，都是鱈魚的窟宅，野豬也時常出現，會傷了不可土人苦力，另一處池沼，兩岸都生滿了野蘭花，池中是出產鯉魚的處所。

我們一面看着蘭花，一面看着池裏的游魚，花香魚躍，真使人歡喜忘形，不禁讚嘆的說：

「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危險的事也不少啊！」五曾氏望着我們一笑，然後又詳細告訴我們說，這里不但水牛很多，並且，虎和鱔魚也不少，從成立橡皮園以來，在這些惡獸的牙齒下，已經犧牲了不少

苦力的生命，尤其是初到此地旅行的人，不知厲害，只顧好奇，若沒有多人隨行，和嚮導的敬告，危險更甚。

按着橡皮樹的年齡，分成了許多區劃，那橡皮樹高約九尺粗圍的樹幹上，用小刀割了斜口，牛乳似的橡皮樹汁，便淌到下面拴置的鐵盒裏。

等樹的傷口乾愈後，又重新割破一處，照樣接取白汁，漸次向樹根下割來，割到樹根為止。所以一棵橡皮樹，半面樹幹，都是癩痕淋漓，另半面則任其生皮吸取養分。

取汁工作，大致都在日出時割取，湊滿了鐵盒，再一齊運回工廠，製造橡皮。

工廠並不寬大，內設九尺長六尺寬的長方形水槽十個，預備傾倒橡皮樹汁的，水槽中更置有二尺長的鉛板，和樹汁混合後，引起醋酸作用，然後才能凝結固體的橡片板，一旁有壓榨機，把橡皮板壓成九分厚薄，同時並壓成該公司的商標。走進冒着煙氣的別室，短小的灶前，正噴射着旺盛的火焰，其上一層，由細竹管中，通過來蒸氣，把許多的白色的橡皮板，薰成紫褐色，然後再往別室運出，這里有土人婦女三四人，在檢查着橡皮板的優劣，和顏色的均勻與否，揀那好的裝入箱中，預備輸出海外。

多半天工夫，參觀了橡皮製造廠，對這新時代的工業，起了莫大的感想，橡皮是我們生

活必須品，無論衣物，學生用具，農工用具，都是缺少不得的物資，尤其是在軍事上，更佔有極大的地位，我們亞洲民族，出產橡皮的地方，只有道熱帶的南洋，可惜一向操縱在白人手裏，使我們的工業不發展，日用品不充足，皆因白人把這些橡皮視為奇貨，搬運到歐美去了，現在南洋已經光復，白人勢力一掃而空，將來這些珍貴品，便不難供應我們亞洲人隨意取用了。

回到長屋式的橡皮園社宅裏，有許多女孩子，在中央廣場上嬉戲，因為公司每年一回的慰安大會閉幕不久，這些孩子們，便模仿着爪哇土人舞在遊玩着。

據說公司從內地招集的職員，每月待遇都在一百七十五圓以上，並且供給住宅，合同滿期，又支給歸國旅費，可是近些年來，營業不振，職員薪俸低落，前來的人也比較少了，只得僱用當地的爪哇人了。

謝了主人的厚意，我們走出橡皮園，經過三處村落，便看見左側的煙田，據說種一回煙苗，八年間這田地便不能恢復原來的肥沃，看那邊剩餘的空地，便是這種精疲力盡的乏土。

從前的煙草園，差不多全是荷蘭人和德意志人經營的，因為不許日本人染指，又缺乏經驗，所以往往失敗了，蘇門答臘東部，差不多都是適於種植煙草的，四五十里地一帶，個個

煙草園，幾乎連成一片，每當盛夏，微風徐徐，綠葉紛披，別有一番風味。

棉蘭的街頭

棉蘭街上，並排濃綠的街樹，商店櫛比，每家都通英語，在交易上也使用英國話，這裏有一家日本藥舖，主人雖然到南洋二十多年了，還能說日本話，比那些華僑只會說英語或馬來語的強得多了。

街上有一隊送殯的行列，旗幟招展，卸斂震天，許多苦力們，抬着棺木，後面隨着從暹羅聘的高僧隊，死者是華僑富翁，於此便可見出中國人的豪華了。

此處也是華僑勢力範圍內，一些大資本家，大商店，大工廠，差不多都是中國人經營的，尤其是人口數也佔全島十分之四五，據說荷領印度各地，中國人的勢力，更是蓬勃驚人，這種忍苦耐勞，有奮鬥精神的亞洲黃色民族，就是歐美白人，也同樣驚佩的。

爲了尋找一些蘇門答臘的參考書，可是走進書店一看，又使我們失望了，這裏書籍很少，有的也只是歐美和中國日本小說，並無一本蘇門答臘的史乘之類，只得買了一些荷蘭瓷器，和木刻的鞋子。

棉蘭地方，有撒爾丹王的住所，王的禮拜堂，在一個清水池塘旁邊，是五座白色圓塔接連一起的珍奇建築，據說王也是耶蘇教信徒，每日曜日必借王妃到禮拜堂听道的。

走進一處日本人小學校，房屋既很狹小，設備也很簡單，土地上放着幾排桌椅，桌上放着一些散亂的習字帖，學生們放課後，正在外面跳而，僑居異地的兒童，其天真活潑越覺可愛。

晚上，在一家朋友家裏吃晚餐，他們談起附近的猿猴很多，夜裏常來窺食庭前的棧果，就是夾了竹籬，和拉上鐵絲網也不行，必須在夜裏多醒幾回，開窗向外吆喝，它們才吃驚的逃去了。

目下正是蘇門答臘的雨季，所幸我們僅被雨淋了一次，今日打算由棉蘭出發，到暹羅去，走出旅館門外，一群賣土物的土人們，包圍了我們，因為有嚮導會說馬來話的關係，我們省了不少錢，從前在爪哇花了七十五仙令買一個土人舞女的臉形，現在我們花了同樣價格，却買了三個。

今天是日曜日，街頭有許多土人男女遊人，小孩子們，紛紛爭買用瓷瓶裝的冰琪凌，還有一對青年男女，像夫婦或愛人似的，並肩慢步，手提着許多物品，在人群裏悠然的走

着，不住的情話叨々，足以表現出休息日的快樂風景。

碼頭上停着一隻改造的英國舊輪船，許多乘客，紛々登船，提着大提包的荷蘭老婦，珠翠滿頭的中國少女，還有一些當地的土人苦力。五點鐘，汽笛一鳴，船拔錨出場，岸上人聲噪雜，手巾，帽子，在空中亂舞，在許多朋友的惜別淚珠下，我們別了這可愛的棉蘭。

腥臭氣味的蛇寺

晨七時，船抵雪蘭莪港口下錨，日本旅館旭屋主人，領我們先遊極樂寺。

此處人口，十分之七八是中國人，一路看見的華麗住宅，多半是華僑住所，即一般日本人或歐洲人的房屋，也多採用半中國半歐式的建築。

從前在產錫半島上的中國人，曾發揮中國人特有的粘着性和忍苦精神，和酷暑惡疫，奮鬥多年，終於戰勝了環境，開拓了新土。設立了許多膠皮園，椰子園和住宅，極樂寺左右一帶很大的地方，完全在中國人勢力範圍內。

砂地上種植的砂糖椰子苗，很珍重的圍着籬笆，這里的特產，椰子是佔在第一位。

極樂寺是建在山丘上，下面陳設着無數的大石階，一旁佛殿左側的池塘裏，有許多龜，

隱伏在石縫裏，好像排列着層層甲冑似的，我們買了土人的青茶，拋向池裏，這些隱伏的龜，突然敏捷的爬出來，紛紛搶食，甲殼閃動，紋痕斑斑，使人樂而忘倦。

順着路走到山上，上面有塗滿彩色的伽藍，殿中供奉裝金的佛像，蒲團上青年僧人，虔誠的誦着經，本寺是由印度招來的五十名僧人住持，日夜不斷的傳出經聲鐘聲，據說他們修行清高勞苦，頗爲當地土人所崇敬。

拜完佛像，走進客室休息，室內懸有日本東鄉乃木兩大將奉獻的匾額。等走出極樂寺，天色已暮，回顧大椰子背景裏，金色絢爛的塔頂，浴着淡淡的月光，於神秘莊嚴中，更含有無限的幽美。

其次遊到有名的蛇寺，牆壁上顏色蝕落，磚瓦狼藉，寺中供着阿彌陀佛一尊，光線黑暗，佛像殘缺，佛前的祭壇上擺着一些破舊的鐘磬，香爐之類，還有一隻褪色的蓮花瓶。破柱上盤踞着許多大蛇，昂首吐舌，形狀怖人，尤其是，微風吹來，陣陣腥臭的氣味，刺鼻欲嘔，使我們心驚胆戰，也忘了參拜佛像，便匆匆逃了出來。

左方二千四百多尺一帶富豪的住宅，遠遠可以望見馬來半島的勝景，本想坐了划船，到對岸遊覽一回，可是因爲我們要往暹羅出發了，時間所限，只得割愛。

汽車馳在街上，兩旁都是白灰紅磚的建築物，二人乘的人力車上，坐着四名妓女，花枝招展的左顧右盼，斜視着行人，一群苦力們，且談且行，小豬也隨在後面，這街頭充滿了中國的情調。

郊外，也有像爪哇那樣區劃井然的田地，遠遠的幽美的山麓，橡皮園的水溝，都是車窓外的好風景。午後三時，馳進暹羅國境，景色也立刻變了，一片都是茫漠的荒野，灌木林，崩頹的岩石，原始式的房舍，步履蹣跚的小豬，覓食的白鷺，飛鳴的野鴿群，又是一種清新的景物。

日暮時到了車站，乘客中有一赤足身披木綿的僧人，送他的人們，都合掌禮拜，其中的人們，也都剃光了頭髮，若不是口舌輕細的話，幾乎使人辨不清是男是女。

「呀！甚麼？」我手觸一種毛茸茸的東西，不禁驚駭吶喊起來，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土人，抱着一隻乳虎來叫賣。

「這真是一種有趣的土產！」朋友們問明了價格，四十五圓，想要買下來送給我，可是我恐怕途中麻煩，懇切的謝絕了。

火車開了，我辭別了可愛的蘇門答臘，而踏上了暹羅的旅途。

暹羅國內，中國人很多，但是從前同樣受着英美惡勢力的控制，自首先加入東亞共榮圈內，國威立刻大振，恢復了主權，獨立了政權，已經踏入更生之途了。這佛教國的暹羅，白象國的暹羅，最近不久，我們便要和她相見了，我們預備了懇切的心情，滿懷的熱望，要來瞻仰一下那奇異的風光。

暹羅唯一避暑地

昨夜入睡的很晚，早晨却很早的爬起來，站在窗前，遙望茫漠的平原，山連山，峯疊峯，空中染着血紅色的曙光，太陽綴白雲裏，徐徐昇出來，立刻光芒閃爍，大地都被熱氣包圍了。

雜樹綠蔭下一家房舍，有一位黃衣僧人在門前化緣，木魚聲和唸經聲，清脆入耳。

七時許，到抵化新地方，化新是近年開闢的名勝地，也是暹羅唯一的避暑所，街頭上非常熱鬧，可是現在的季节，海上却沒有一隻帆影，松籟聲哀婉入耳，在靜穆裏含有清爽拔俗的風味，

在旅館吃完飯，請了旅館的茶房作嚮導，我們往附近散步了一週，外面風很大，夾雜着

砂塵，使人不愉快的跑回來，打開留聲機，一面听着音樂，一面伏在桌上練習暹羅文字。隣室住了一位二十三四歲的美國婦人，容貌美麗，行動活潑，曾到我們室內談過一回，據說她是火奴魯魯，幼時便認識不少中國人朋友。

去年和一個同鄉美國人結婚，婚後便跑到暹羅來在公使館裏當差，此次大東亞戰爭，她的丈夫是被徵集回國去了，只拋下她，孤苦伶仃的困守在異鄉。談話裏，她不時双目溼潤，面色慘白，幾乎落下淚來。

暹羅是南洋各國中的唯一獨立國，因為它介於英屬印度，與法屬安南之間，兩大夾持，英法二國也同樣覬覦，終於因為不便瓜分，而共約放手，任其獨立，這是一頁很可憐也是可幸的歷史。

暹羅在七年前，第一次革命成功以來，確立了立憲政治。第二年敗去的王朝派，又舉起反革命的火炬，想要復辟，結果，目的未達反遭慘敗了，同時國王也氣憤的亡命於國外去了。

一千二百萬人口中，中國人佔二成以上，所以華僑的勢力，異常膨漲。並且，英法兩國對暹羅仍舊不肯放棄優畧的野心，有時用懷柔政策，有時施用威勢凌虐，安南軍的排器，便是被第三國所嗾使，因此暹羅朝內，戰戰兢兢。勉強圖存。但自從結識了外援日本以

後，情勢驟然一變，充實了軍備，收復了失地，六七年來，一躍爲南洋最強之國，此次大東亞戰爭，暹羅軍隊，曾協助日本皇軍，掃蕩妖氛，勞苦功高，這是我們共榮圈內的國民，不可不知的事情。

暹羅在暑熱中，水道裏的水，幾乎被晒沸了，若不經過一回冷卻便使用，很容易受了燙傷。

傍晚，天氣涼爽，我們出去散步一次，回來洗了澡，敞開窗戶，望着天空的上弦月，不禁想起別了許久的故鄉來。

暹羅的佛寺

霧氣彌漫的早晨，涼風漸漸，頗有些寒意，勤苦修行的黃衣僧人，三三五五，手提着箱籠，布袋，瓦鉢等物，出外遊化去了，美麗的青空，佈置着七十多座寺院的塔，像國民信仰的神話新包爾裏的故事一樣，受着朝日的光輝。

朋友領我們到寺院中去參觀，途中經過梅那姆河，水流混濁，河身狹窄，可是河底很深，多大的船也能進來。河岸上水上生活者很多，這些船排滿了河岸，幾無源地，所以船上

居人，必須乘坐小舟，由船縫中划到岸旁，到寺院附近購買一切食物。

這座寺院內，有五座塔，是拉馬二世和三世時的建築物，塔高二百多尺，其最高處，被朝日的熒光一照，光輝絢爛，極其壯麗。

走進寺院，塔旁僧舍連接，是數百名信心堅定的僧侶們的修道所。塔是用各種陶器建造的，有鳥形的，獸形的，花瓣形的，全塗着金箔。製作既很精巧，彩色也非常鮮明，其高雅幽美，直非筆墨所能形容。

嚮導領着我們，一層一層的登上塔頂，俯視目下的渺小街樹，矮小的房舍，盤谷市有如兒童玩具一樣，其中，寺院林立，不愧為有名的佛國，奇怪的是看不見郊外的道路，聞說從這里到拍庫那姆，只有一條道。

其次，向瓦都泡去，這里是盤谷最大寺院古蘭都拍雷斯的附近，所有建築物，多半是拉馬一世時代的遺物，有名的睡佛殿堂，是拉馬三世建築的。此處是昔時從比爾馬攻來時候的參謀本部，戰跡至今猶存，周圍陳設着很高的煉瓦壕堤，開闢了許多門，任人出入，左右安置着十八尺多高的古武士石像。

最有趣味的是睡佛，是釋迦牟尼佛的臥像，右手曲腕作枕，因目沈睡，佛像身長一百二

十六尺高三十六尺餘，確是個很大的石像。脚上裹外完全用青貝鑲嵌的，非常細緻精巧。睡佛的大殿四週的牆壁上，畫着如來佛一生的故事。

寺內有一處小學校，穿着短袖汗衫的十一二歲的學生們，正在室內讀着書。普通暹羅寺院附屬的學校很多。門前畫寫生的女學生們，正畫着寺院的風景，畫的却很細緻逼真。據說暹羅婦女因爲日常接近器皿的機會很多，所以要畫甚麼，便離不開器皿，總之，他們的繪畫，有一多半是靜物的寫生。

飯後乘車到蛇醫院去，所謂蛇醫院者，乃是當地普通的稱呼，其實則是一處官立蛇研究所而已。三尺厚的土圍裏，排列着許多白色饅頭樣的土堆，那便是蛇的窟宅，灰色的小蛇在日光下閃爍，青色的毒蛇在水池裏游泳，猙獰的大蛇，昂首吐舌，瞪着血紅的眼睛，使人一見，皮膚生慄。附近有標本室，熱帶動物的標本很多，走出這里，便是大理石寺了。

大理石寺是暹羅多數寺院中，最壯麗的新式暹羅建築物，全部都是用必爾馬的大理石造成的，柱子，佛壇，廊下，都是大理石，屋頂的垂端，黃色的瓦佛，日光中耀眼明亮。迴廊處佛像清站像，坐像，種々姿式不同的佛像，最珍貴的是釋迦佛斷食修食中的坐像，骨瘦如柴，頽然跌坐，使人肅然生敬。

大殿裏，有許多來聽道的善男信女，從隣室走出四五名僧人，向如來佛行了三次跪拜禮，一同合掌入座，講起道來。听道的人都平心靜氣，沒一個喧嘩咳嗽的，並且也沒有一個突然闖入，或突然走開的，於此可見佛國的民衆，已經完全被佛力陶化了。

走出大殿，登上一百三十多米高的螺旋形石階，上面一室是安置佛體的地方，一室只開門一回，平日是不許外人參觀的。接連僧房處，是兩座火葬臺，名爲金臺銀臺，昨夜十二時，曾舉行一次火葬，所以今天我們還嗅着一種刺鼻的異臭。

乘車走出佛寺，經過泥污的狹道，馳上草原，孩子們用竹編的玩具，互相拋傳。有時用肩接，有時用膝接，却很巧妙熟練。草地上有一托鉢姿式的佛像，雖終年暴露於風雨中，那佛身的金箔却不變色。據說暹羅國民信佛心最堅定，自己土地的佛像，每年祭祀收入的香火費，都買金箔，替佛像裝金，從不搜入私囊，其誠實可敬如此。

在朋友家中，結識了一位日本人三木氏，他是國王設立的美術院教授，在暹羅住有二十五年的暹羅道，和我們談起印花布的話，吃蚊子的魚，爬樹的魚各國流行的鬪魚，以及暹羅田裏生的各種珍奇的熱帶魚，並且說起暹羅的婚姻制度。

暹羅是個早婚的國家，從前，男子到了十二三歲，便須盛裝出外，現在變爲服兵役，或

當巡查，以盡國民的義務，到十四五歲便要結婚，這早婚的弊害，漸漸為一般知識階級明瞭了，最近趨於男女到二十歲結婚的傾向。因為是佛國的關係結婚時和印度風俗差不多，都是使用佛禮的。

暹羅人有一種優點，就是能把自己動勞所得的金錢，援助一般獨立或失業的朋友，他們本着共存共榮的信念，毫不吝惜的救濟窮人，確是東方民族的美德。

水上住宅

七點十五分，和朋友們到阿由齊亞旅行，阿由齊亞是暹羅的舊都，十七世紀和必爾馬戰爭時，始遷都到現在的整谷，車站上乘客很多，喊賣聲和談話聲，喧鬧成一片。

火車馳到曠野，便可見出暹羅是產米之國了，一邊水田旁，正是梅那姆河流域，灌溉便利。土地都變成沃野，每年產米甚多，而居民密度又稀，所以常把盈餘的米穀，輸向海外。

隣座上有位暹羅婦人，淺黑的臉上，塗着一層光亮的白粉，張動着紅唇，黑齒，不知在說甚麼。據說她臉上塗的並不是粉，而是在暑天常用的一種木汁，所以顏色光亮，更因為暹羅人嗜食檳榔，自然嘴唇鮮紅了。

在軍中談起從前革命的故事來。

暹羅人從前的古式戰爭，多半騎在象背，手持長矛，或弓箭，互相殘殺，在第一次革命時，已經多年未見戰爭了，和平慣了的民衆一聽戰爭，便當做新鮮事兒，紛紛聚集在王宮左右，來臨熱鬧，革命軍攻到盤谷時，敵軍的戰車馳來，歡衆都被踐踏在輪下，就是聰明的人也不知道飛機是來投炸彈的，數日的激戰，才攻進了盤谷，這時候，民衆才知道害怕，紛紛逃到郊外去，所以暹羅的革命戰爭，確死傷了不少國民。這樣便留下一個深刻的紀念。

九點三十分到着阿山齊亞，車站外的街上密排着綠樹，兩旁土產店，茶店等商店，一家接連一家。走到梅那姆河畔，望着遊覽船，划到河心，兩側並列着街道似的三間四間的水上住宅，房舍都是堅實的木材造成，因為當地除了米以外，木材是出產的第二位，所以營造住宅，也毫無吝惜的選用堅實的木材。水上住宅都沒有前倉，倉後有便門，從遊覽船上窺視水上住宅內，搖籃裏睡着乳兒，坐在桌旁看書的老人，最有趣的是來客時候，划着小船，在水路上分別到賣紙煙的船上，再到賣青菜的船上，賣魚肉的船上，買齊了東西，然後緩緩的划回來。船主多半是女人，戴着大形的竹笠，以遮蔽陽光。

把船繫在岸上，我們走到荒草蔓延的住宅區，這裏除了一些碎磚破瓦以外，僅有三五家

漁舍，據說這裏是從前的日本大街，現在已經遷移到市內去了，剩下的空地，遂爲一般窮苦的漁民所佔有了。

走到中國人非常崇拜的瓦都寺，佛寺門前有一位老嫗在化緣着香火資，殿裏供奉着六十二尺高的阿彌陀佛像，四週圍着許多十五六寸的小佛像，香煙繚繞，聲聲震耳。走出佛寺不遠，便是阿山齊亞王宮的廢墟。

當時王朝。歷經數百年的王宮，一律都是使用古時的煉瓦修葺的，堂皇壯麗，無以復加。自從必爾馬一役，過去的繁華，已變成一場春夢，現在只殘存柱塔一小部份；一些寶貴的佛經。佛典，同時同歸於灰燼，王宮附近的大伽藍，也因風吹雨淋，而毀壞不堪，佛像都殘缺不全的在外暴露着。

歸途附近，有一座博物館，是阿山齊亞王朝全盛時代，法蘭西和意大利兩國奉獻的，可惜因時間關係未能前去一看。

船回到梅那姆河中，熱鬧的暹羅少女，在澄清的風光裏，奏起鄉土音樂，我們便被這美妙的樂聲，一直送回了旅館。

在旅館裏洗完了澡，睡了一會兒，便被朋友們喊醒，一同到劇場裏去看戲，我們坐在最

前拂，左右有許多暹羅男女，男的穿著白麻布衫子，外套一件長衣，這長衣便是穿鞋子的衣服。女的則非常修飾，身穿絢爛的上衣，腳披着拖鞋，手戴高貴的寶石飾物，耳戴金銀珠玉的耳環，尤其是戴着金絲眼鏡的摩登婦人很多，頭上和男子一樣的留着短髮，這是從前男女一致效禦外人的遺風。

這樣的暹羅服裝，都是中上階級的人物，上層人物才能穿鞋子，下層社會則都赤着腳，暹羅人都嗜食檳榔，坐在劇場一面咀嚼着，一面望着臺上，有的用芭蕉葉色的花束，預備贈給女優的。

幕啓了，首先演出暹羅古代劇，其次是地方美人跳舞，和一幕輕喜劇，說的臺詞，都很滑稽有趣。女優的眼睛非常美妙，睛光閃動。燈耀動人，嚮導招來五位女優，到我們面前，合掌跪拜，態度恭順，每人的手腳上都擦着白粉，黑地金花的衣裳，閃爍着光亮，美麗的眼睛，花辯似的嘴唇，非常可愛。

十一時許，戲散歸來，途中的暹羅夜市，遊人絡繹，聲音噪雜，飯店門外的招牌，寫着許多奇怪的菜名，用貓和蛇做的龍虎鬥菜，是中國人最喜歡吃的。

盤谷王宮拜觀

承朋友們的盛意，領我們到工藝學校參觀，學科分木刻，木玉，土玉，金工等，此時正在授課中，二十人一班，教師是日本人，其餘暹羅人教師，也是由日本留學歸來的青年。

暹羅獨特的銀針的金屬細工，種々器具，都雕刻的細緻工整，暹羅婦人二人，正在描繡着花瓶，這裏也同樣收集婦人修業的。別室內擺列着許多學生的製作品，銀嵌的象牙細工，製作的非常精巧。

走出學校，來到王宮前，寬廣的大路上，密排着美麗的綠樹，正面是宮門，把許可書交給守門的憲兵查視後，便隨着門旁甬道走進來，城內有內務府，和其他各部各府，各院，穿着白色衫子，披着外套，足登鞋子的官吏們，往來不絕。

正面是齊亞庫利宮，右側是知西都馬哈巴沙宮，左側是撒拉達宮，門窗都裝置着從必爾馬運來的五色玻璃，壁上都塗着金箔，光華閃爍，不愧被稱做黃金城，

外賓廳是一座大殿，大理石坐位上，鋪着天鵝絨的毯子，金絲銀絲縫製的窗簾，中央是王座，九重金碧，上面覆着高貴的傘。

正面王府的一部，禁止男人出入，據說裏面住着妙齡的女官多人，都是國王的寵幸。

宴會場的撒拉達宮殿裏，棚上安置着珍貴的扇風機，從前宴會一般外賓時，德意志大使會一時中暑而仆倒，於是才安置了這扇風機。

走過拉馬亞那故事畫的迴廊，便是城內廣場，皇室一切式典，都在這裏舉行。

叫做加樓羅王的唐獅子，全身貼滿了金箔，一扇門，據說便有二百年齡的古物，有名的耶梅拉爾都坐像，約七十五繩高，每年四季由國王親身來替這佛像換衣服，這種衣服，大體都是用鍍金製成的。壁上和棚上，畫着如來一世的八相，周圍供係着許多十繩到十七繩的佛像。

經堂，納骨堂，都是用黃金製造的，寶庫的四週，罩着銀製的絲綢，黃白燦爛，極其奢華。

都西透羅宮，是意大利技師設計而建築的，所有的壁畫，都是暹羅的國事，這裏是宴會和開議的場所。

午間在朋友家吃暹羅飯，魚，烏和椰子油是主要的食品，和中國飯菜差不多有同樣的油膩味，食後又送來一盤點心，是用芭蕉葉包裹的類似棕子的東西，非常清香可口。

再由日本朋友三木氏，領我們到國王美術院去，院內一切建築都是華美的大理石，內分製園、石膏、圖案等科，拉馬一世二世之間，正是建築寺院的時候，經箱裏用芭蕉葉寫的經文，外面包着印花布，不下數百件。暹羅的印花布，由此處製出圖案，再到印度染色。

最有趣的是暹羅古代的貨幣，多半時用象骨做成，充分表現出象之國的特徵，還有暹羅人形，古代樂器，有名的陶器，安南的佛像，廊下古石佛很多，這裏收集了不少古代美術的精華。

每年十月上旬，暹羅獨特祭祀用的船，也放置在這里，長約九十尺，中央最寬處，是國王的御座，前後兩列是數十人划槳手的坐位。船頭飾着龍首的雕刻物，昂約二米，後尾突起，便於在水中游行，船身裝飾美麗，金光燦爛，國玉裝載許多供品，向各寺參拜。

祭祀日，王船在前，多隻層從船在後，棹那姆河中，金色的船影，和金色寺院的塔影，兩相輝映，宛如龍宮出現一樣，極其繁華熱鬧。這是暹羅年中行事最大者，此外因為暹羅是產米之國，每年的耕種祭祀，也相當嚴肅熱鬧可觀。

少歇後，買了一點土產，走進中國人街，這得普通呼做山下，我們走進一家叫海天樓的中國大飯店，喝幾杯中國酒，叫幾樣中國菜，非常味美適口，飯後，稍覺口渴，偏巧堂

僧送上椰子來，剖開一吮，香甜多汁，立刻使人精神一爽。

暹羅的象群

暹羅國民信仰佛教，家庭主婦也喜歡親自施捨遊化的僧人，當布施時，双方都是敬謹合掌，在光明的太陽下，僧人的黃衣放着光輝，真如釋迦再世一樣情景。

暹羅上自國王，下至陋屋草民，每年必要有三個月工夫，皈依佛門，敬謹修行，這是國民義務之一。所以對僧侶非常敬重，走在道上相遇，也必合掌致敬，這是在暹羅到處可見的事實。

國民們都懷有一個願望，願意一生中能够建築一座佛寺，死時把自己的屍體送進寺裏，這樣誠實的信念，在他們的民間故事裏便可證明了，從來全國國民都懷有深切的慈悲心，看見可憐的人，都喜歡和他懇切的談話。

過了一座小橋，河裏有人在洗着象，這時候，船隻往來很多，岸上上學的學生，和到市場上去的女人，交相往來，橋上一間茅屋裏，一位大腹便便的暹羅婦人，躺在窗台上睡着，兩個小孩，在窗外地下蹲着玩耍，一旁往來的行人，都放輕了脚步，唯恐驚醒了睡着的婦

人。

暹羅的乞食者，只要在人群裏一合掌，除了不明白緣故的外國人以外，暹羅人是每人全要施捨的。這種容易的乞食生活，要按其他各國的不良乞食者來說，恐怕要養成他們的依賴性，乞食者也要增多了吧？其實並不然，暹羅人除了貧苦困窮不得已的時候，絕不行乞。他們從小就皈依佛教，每人手都有教科書一本，歌一本的佛教教育，國民誠心信奉僧侶。僧侶自然嚴慎的做爲國民的模範，結果，便發揮出偉大的佛教精神來了。

遙望一方金色的王宮，象奴，手持長鞭，騎在駝着鞍子的白象背上，悠然的走向河邊來，薰光染紅了街頭，黃衣僧托鉢向寺院歸去，這奇異的暹羅的風趣，深深捉住了旅人的心。

白象走到河邊，象奴便用双足夾着象耳，用鐵刀似的鐵器，敲打象頭，象的巨體，便沉在水裏去，被水浸得細小的眼睛，越法細小了。象奴便在象身上洗着。洗完，走上岸來，象奴扔下一隻玉蜀黍，白象便很巧妙的用鼻子一捲，送到嘴裏吃了，這隻象走向王宮，不久又有象從王宮走向河裏來，在暹羅，山間僻地，象便是交通上重要工具，和沙漠裏的駱駝一樣。

歸途，買了暹羅木器和唱盤幾件，便到中國街的羅華樓吃飯，隣座正在宴會，搗拳行令的呼喊聲，使人煩厭。不久，又走來一個拳脚殘廢的暹羅人，用膝蓋和肘腕走路，鼻梁塌

折，耳朵也破裂了，形狀悽慘怕人，想不到一個慈悲的佛國，還有這樣殘忍的惡劇，我們看了這種悲慘的事情，不禁合掌念佛，祝這佛國，以後別再發生這樣殘忍的事了。

夜裏，旅館的中庭，正開着跳舞會，穿着桃色金絲衣裳的舞女，颯颯的舞着，客人賞賜了金錢，她們便用自己的首飾和花簪送給客人作答禮。

喝了幾杯洋酒，便躺在床上睡去，朦朧中外面傳來急驟的雨聲，室內也覺的十分清涼，如果明天雨住了的話，我們便要離開這和平的佛國了。

去東浦塞的途中

別了，佛國象國的暹羅！

七點十五分上了火車，從車窓上向外望，兩旁的稻田，池沼，河流裏的帆影，路旁說教的黃衣僧，眼前便展開了一刹那間暹羅殘影。十一時吃了飯盒，又喝了汽水，還覺了口渴，便一同走向食堂去。

經過三等車時，一位白種婦人，拉住了我們，嘮叨的談起來，她的德意志話，和法蘭西話，都很流利，她說：她是德意志的伯爵夫人，是到撒歐去打獵的。可是總一位伯爵夫人，

竟坐在三等車裏，真是笑話。並且，一個婦人，單身去狩獵虎豹，也是不合理的事。究竟她是做甚麼的呢？是私逃？是開謬？不得而知，但在歐美，婦人單獨旅行，倒是常有的事。

飯後，睡了一會兒，醒來時，外面的景色突然一變。珍貴的白樺一樣的樹木，廢雜的牛在原野裏。凹陷的眼光滿嘴黃牙的柬埔寨的土人男子，和男子一樣剃髮，戴着笠冠，穿着黑赤相間的衣裳的安南婦人，這些景物，已可證明火車是駛入安南國境了。

由亞蘭加下車，改乘汽車駛出郊外，經過一座鄉村，微風吹來，荒野上的枯草，滾起茶褐色的波浪。前方許多珍色的鳥獸，被車聲驚散，飛舞空中，鶯聲鳴叫，非常有趣，旁邊林中，看見了一隻駝鳥，健碩的身子，長高的脚，等車到近前，一閃便飛入樹林裏。

汽車經過二十多座房子的中國人街，駛向低矮的叢林中，猿猴，鼯鼠，和百多種的小鳥，跳躍的，飛的，叫的，充滿了叢林中的奇趣，尤其是荒草上，燃起一把野火，紅蓮燭天，火光直衝霄漢，確是壯觀極了。

五小時的汽車奔跑，才到了東浦塞旅館，這時候已經是燈影搖曳的黃昏時份了。

我們到洗臉所洗臉，水滾着赤褐色，因為這里都是砂地的關係，通過走廊，便所見每個房間裏，發出不同的談話聲，有法蘭西語，德意志話，英吉利話，和中國話，日本話，原

來是各國旅客，在暢談着參觀世界第二的佛蹟的感想。

晚上吃的法蘭西大餐，非常清涼適口，再喝幾杯水咖啡，就如置身在巴黎的交際場中。同時我們看見火車中，那位自稱伯爵夫人的奇怪婦人，也坐在一旁吃飯呢。

東浦塞地方，素以南瓜出名的。從前和日本往來頻繁，當日本戰國時代，從東浦塞會向日本遞呈國書。

當時的東浦塞，曾保有印度係一大王國的體面與尊嚴，文化也相當發展，後為暹羅侵畧而滅亡，法蘭西出來干涉，遂據為保護領土。現在，昔日的面影。已經消失無餘，但技術佛跡，仍舊馳名世界，世事興衰，使人感慨無量。

真臘的大伽藍

甜密的睡夢中，被野鳩的啼聲驚醒，披衣起床一望，灰色的夜幕，已經收斂了，天空中透出魚白色，高聳的灌木，佛寺的塔頂，在晨風裏出現了。

簡單的吃了一些早飯，便向有名勝地真臘出發，平原上，遊人絡繹不絕，道上不遠一個說明的木標，沿途排列着。

南洋的風光

汽車停在圍着藻草的石橋前。橋的兩旁，設有不少飲食店，許多孩子，在招待旅行人的飲食。一旁壘裏，有三頭野象，在嚼食藻草。真臘外壘，周圍約有五百四十多尺，長約五里，壘的左右甬路，寬有三十三尺，長一千六百五十尺。都是最好的六尺四方形的石塊鋪成的。走盡角路，便到了廊下，十多層石階，兩旁是國人舉放的那卡欄杆，伽樓羅的石刻，已經破損了。

由此再向內部走去，登了數百層石階，看見了許多先到的參拜者，當中粗大的立柱，一律仰觀，使人驚嘆這偉大的建築。

這是庫梅爾王朝的遺跡。自紀元一千一百二十年至六十二年在位的爪哇羅們二世建築開始，直到爪哇羅們七世，尙未完全竣工的大工程。

全部是用石材砂岩壘築的，週圍二千七百尺，三層樓閣，各有迴廊，中央的大寶塔，高有五百七十尺以上，以此爲中心，四週配置了許多寶塔，各塔的下部，是安置佛像的地方，內院寶塔的香籠裏，供着九米高的黃金佛一尊。

迴廊的石柱上，畫着佛的生活圖，涅槃神的舞蹈圖，神話圖，和其他的雕刻。上面塗着乾漆，更施用金箔和銀嵌等細工，堂皇莊麗，使人陶醉。可惜，幾經風霜雨露的侵蝕，當年

的嶄新的姿影，已不可再觀，從前幾千黃衣僧，讀經聲已不得再聽，而今看守無人，薄晴的尖棚上，變成了蝙蝠和燕子的住宅，壁虎也很多，滿牆亂爬，再加土蛇的腥味，都是使參拜者煩厭的事。

第二迴廊的一端，都是黑色佛像，有的掉了一隻手，有的缺了一隻腳，有的破胸，有的破頭，這樣殘廢的佛像很多。

別室前廊的大石柱上，有日本美術家三木氏寫的「森本右近太夫」六字，大約經寸，雕刻深陷，這是日本加藤清正的家臣，日鮮戰爭時，以鶴勇馳名的森本儀丈夫的長子，右近大夫，在寬永九年，乘朱印船向暹羅交路往來，會到過這裏，參拜過佛像，留下許多軼話，所以才刻石紀念他。

廣大的佛跡，到處有各種游人的古迹，使人目不勝收，我們滿足的辭別了這大伽藍，回到了旅館，這裏砂地很熱，樹木稀少，土人房舍，全都關閉了門窗，以防烈日的侵入，寒暑表已經升到三十多度了，熱的幾乎使人喘不過氣來。

雖然這樣熱天，我們遊覽的興味並未減少，又乘車往北馳出一里多地，是四週圍着土壕的荒地，據說這是庫梅爾王朝黃金時代的第九世紀時候斯利亞智爾曼王，所築的一大都城。

開闢了密林，掘成土壕，繞城一週，約四英里方圓，這壯大的王城，比大伽藍院還大，可是荒廢的不堪了，六七十年前，這荒涼的熱帶樹林中，無一人住顧，其後，法蘭西博物學家發現了當年的遺跡，這才出世被人注意了，現在已成爲東埔寨唯一的名勝地，殘存着庫梅爾王朝的榮華影子，所以來遊覽的人也很多。

被萬藤纏繞的勝利門，高約十八尺以上，這是當年武士們乘象出入之處，甬路右左，排列着阿修羅群像，但無一個是完好的了。勝利門兩側，有蜿蜒的石屏，直通王城，中央有五層高的大樓門，其四方則開闢二米高的婆羅門，門旁滿是古代的雕刻。其他部份的石壁上，也滿雕刻着當時的國家故事，和民間風俗的壁畫。這裏的建築，完全使用石塊，通行廊下，便可想像一千二百年前的文化史蹟。

國王的沐浴場，四週的壁上，雕繪着許多魚族形象，非常精巧奢華，塔根上，也露出僧侶和數百美姬的雕刻面影。但被荒涼的雜草遮住了。

今夜，在大伽藍前，當地官憲安慰觀光遊客，主辦原始的東埔寨跳舞會，我們幸運的叉河一飽眼福了。

白天看見的鄉村兒童約一百多人，手持着用芭蕉葉捲成的亮子，侍立在周圍，湯的當中

也擺着不少火把，當中的圓座，就是簡單的舞臺，四週的藤椅子，就是觀席。

不久，笛聲，鐘聲一齊交響起來，好像誦經似的音律，使觀察都安靜了，然後，頭戴三角兜似的小帽，穿着金銀刺繡的衣裳，一群東浦巫少女，出來跳舞了。

仰望高空的星光，幕後的寶塔影，再看這美好的原始舞，聽這簡單的音樂，晃動的火把裏，每個人的心情，都陶醉於數百年前的古人藝術趣味裏了。

從真臘到南旺

辭別了真臘，我們又踏上遊覽的途上。

走出旅館不遠，便是一個名叫夏姆雷亞的村子，水車轆轤的河畔，有許多洗衣婦女們，一面敲打着砧石，一面悠閒的哼着山歌，

順河走了三十分鐘，穿過密林，橫斷了田野，汽車便停在致雷沙浦河畔，澄清的河水，是由湖內流來的，在泥地中，有三四間漁人家宅。婦女們都無事可做，悠閒的撿取頭上的虱蝦，我們到漁船上，和東浦寨的漁人，作短促的談話後，便又匆匆的登車出發了。

在車上遙望遠處的洋灰房舍，從裏面走出三五僧人，到山坡上玩賞紅葉，這景象很像故

國的秋原風景。路上常遇見步行的黃衣僧，他們被汽車馳道的灰塵包圍着，一點也沒有憎恨的神色，仍舊安然慢步，因為他們都是道行高潔，參禪真蹟伽藍歸來的。

天氣真熱，太陽高高的懸在頭上，坐在汽車裏，雖然風不小，但也出了滿頭大汗，在草地的水牛，都奔向泥沼裏去，洗完了泥水，再跑出來晒乾，所以滿身很污穢。

我們很渴，帶來的水瓶也空了，便暫時停了車，想向土人討點水喝，一旁的小屋裏，突然跑出一群孩子，都拿着魔法瓶似的水瓶，紛紛給我們，仰着黑色的小臉，非常可愛。

十二點，到了昆布透姆旅館，這裏的食堂，完全是法蘭西式的大餐，在暑熱的天氣裏，倒是很合於旅行者的口味的，吃完飯，我們走到附近一個小形的動物園裏，門外高生着紅色的野花，六角形的房子裏，擺着許多法蘭西人形，看守的安南婦人，正在編製着她得意的織物。

從這街上出發，兩旁多是中國人開設的商店，街上的大道，直通到鄉下，原野裏的椰子樹蔭下，有許多安南土人的家宅，赤裸的孩子們，和猴子在一起玩着，遼遠的草原上，燃着野火，一陣風吹來，重疊也透進來燻氣，草地上，一群野象在啃着嫩草，兇惡的水牛，見了汽車，竟認爲是獄人，狂暴的衝來，汽車失急捺喇叭，也把牠們嚇退了。

附近的池塘裏，盛開着火紅的睡蓮。白鷺在上面飛翔着，風味十分美麗，步行的黃衣僧三三人，走到近前，坐着道幽美的風景，好像有所悟解的贊嘆着。

汽車開足了馬力，三小時工夫，便到抵了河岸。於是，我們便捨車登舟，面前的景色，也因之一變。

通共走了九小時三十分，在午后四點半，才來到南旺城裏，住宅的形式，商店的招牌，和街上行走的婦人裝束，差不多都是法蘭西式，使人一見，便知是法領安南了。

棕櫚樹下的王宮，舞樂殿，其他官署，構比的排列着，據說王宮內部，從天棚到床上，都是金銀寶玉鑲嵌的，非常絢爛豪華，舞樂殿上，有許多舞女的古裝衣裳，柬埔寨的古典跳舞，就是一般市民，也可以看見。王宮別室，和巴叩庫的王宮差不多的形式，造成的佛堂，裏面也供着黃金佛一尊，尤其是最驚人的，是披露都姆王的全身大像，完全是黃金鑄成的。其次再到博物館去，屋頂是數種多角的尖形，建築的非常優美，裏面有許多庫梅爾王朝時代的榮華故事，至於從真臘遺跡裏掘出來的佛像，寶石，和其他難得的工藝品，也蒐集了很多。

裏面是美術學校，出賣着學生的作品，車從公園裏駛出，這裏有記載救釋都姆王摩刻像

的碑文，車馳出郊外，茫茫的大草原野裏，安南土人，戴着餛飩形的草笠，荷鋤歸來，這時候，寺院裏的晚鐘，也啾啾的响起來。

從南旺到西貢

寺院的鐘聲响了，是在報告南旺的早晨，我們本想參觀玉宮博物館，但安南正月，正是閉館的時期，我們又迫不及待，這真是遺憾的事，我們只向距離三百八十里的西貢出發了。

途中，換乘小船，船上有許多安南孩子，剃着光光的頭，穿着紅色上衣黑褲子，天真的面色，望着我們這些異國旅行者，小心靈裏也許在懷疑和好奇吧？

船逆流前進，岸上椰子林裏的安南人房屋，多帶着中國風味，泥砌的牆壁，瓦舖的房頂，門框上貼着紅紙，紙上也寫着黑色的漢字，每家每戶，都是這樣，可以表示出是正月的景象。道上往來的行人，男的穿着黑褲子，女的則繫着黑裙子，上衣則紅，白，紫，不同的顏色。差不多都戴着餛飩形的草笠。

一陣陣的炸炮聲，每家穿堂裏，都供着佛像，香煙繚繞，菓物盈盤，魚肉的香味，被微風吹來，使人垂涎不止。靠生在佛堂旁邊的老人，白髮下垂，口啣長煙管，更是充滿了中國

的風味。

十二時許，在途中的旅館裏吃了午飯，這裏的牆上畫滿了日本式的錦繪，和安南舞姬的面影，同時，前在南旺同行的法蘭西婦人，也坐在一角，抱着一隻可愛的小猴，在喂着飯。這次，我們吃的很多，因為米太好吃了，西貢的米，是世界最有名的，這裏的田地，都是稻田，除了水田收穫的米以外，還有一種叫做浮稻的，也出產不少。那是梅那姆河流域所產出的米，一入雨期，梅那姆河氾濫，水中的稻禾，便漸漸長成，直離出水面，才抽穗結實，土人坐着杉板，去割取稻穗，這個和豐裕的爪哇產米情形，又自不同。

飯後，又走了四小時，才到達了西貢市。

西貢市是素有東洋小巴黎的稱呼，一進市內，便真的感到牠的小了。道路掃除的潔淨，汽車馳來，好似到了巴黎一樣的輕快，使人忘了汽車旅行的困苦，到了旅館，倚床少憩，從窗中遙望對過的劇場，門窗緊閉，十分蕭條，雖說當年這劇場，曾繁榮一時，觀客時常擁擠不開，自從世界不景色以來，遂逐漸冷落了，直到現在，戰爭勃發，這劇場便不得不關閉了。

朋友們要到宵夜夜市去，距離西貢約六里半路，是安南第一個米市。全市都是中國街，

在中國的明朝末年，從廣東移來的流民，便先佔據了這裏。直到現在，他們還常常談論他們祖先的故事。暹河裏，有許多運米的小船，還有一隻小火輪，繫在碼頭上，街上有許多中國人設立的精米所。

街上燈光輝煌，暹和西貢爭榮鬪勝，飯館門前，掛着中國式的提燈，喝多了酒的中國醉漢，從室內透出來的妓女歌聲，宵偷真是夜的歡樂地。

回到西貢，旅館門前，有許多納涼的人們，在喝着冷茶，憑椅遙望市內，涼風徐徐，吹動着巴黎服裝，腕上的寶石飾物，紅色的嘴唇，桃色的臉蛋，高高鞋根，這些納涼的貴婦人，是我們出國以來第一次看見的情景。

湄公河口的海岸

來到西貢後，因東浦塞正月中，街上的商店都閉門休假，一點土產物也買不着，沒法子，只得橫斷東浦塞的大山脈，到湄公河口去。

走出市街，渡過梅那姆河，在河裏掛上船帆，浴着陽光，靜靜的逆流而上，到郊外再換乘汽車，經過二小時許，便到了湄公河口。

海岸旅館裏，旅客擁擠，只得住在三樓上的不乾淨的屋子裏，飯後，走到海岸，四週環繞山包圍的入海口，無波無浪，水流平穩，水面上輕盪十四五隻漁船，散步道上，密鋪着木材，海岸的棕樹陰下，放置着納涼的藤椅，因為現在日光酷熱，遊人很少。

不多時，飄起狂風，怒濤沖擊着岩石，岩石便崩碎在浪衣裏。狂風吹動了內海的波濤，晃如千軍萬馬，金鐵爭鳴，情景駭人。岸上的塵砂，也滿天飛散，有時擊在臉上，非常痛楚。

走過山角，便看見了聳立的燈塔，遠處的一隻巨船，盪着白浪，拖着黑煙，向遠方駛去。

轉向海岸右方走來，海藻在淺水裏很多，一旁，是漁人的水上住宅，房舍很高，宛如建築在海上的別墅。旁邊繫着獨木舟，是水陸交通的唯一工具。

再走不遠，便是一排市街，道里有國王的行宮，有兵營，還有數百間住宅，門上掛着燈籠，國旗，表示着正月的氣息，更有遊動演藝的優伶們，負鼓提鑼的向街裏走去。

太陽墜入西山，靜靜的海岸樹陰下，有老人在看着書，黑衣尼姑二人，在和平的大自然裏閉目冥想，孩子們有的掘地為穴，有的拋石打蠟蟻，有的蹲在砂地上，描畫着人臉，孩子

的世界，無論那里都是愉快的。

被霞映紅的海面上，乘着小杉板的兩個青年人，輕輕的划來。漁夫也划着獨木舟，向海岸去收拾網具。旅館前的納涼廳上，紅色，黃色，藍色的豆形電燈，紛紛在樹枝上，發出不同的光亮，下面並掛着藤椅，納涼的人們，早已坐滿了。茶房忙着端出來，地下的蒲酒，給客人送來，打開櫃口，便有一股強烈的酒香，隨風飄蕩在海岸上。

海岸的別墅裏，從窗上透出來明亮的燈光，同時，美妙的音樂聲，也向外面播傳着。

過了十二點，走得疲乏的人們，都回到屋子裏去睡了，在枕畔，遠遠聽見澎湃的海潮聲。

安南最後的一天

太陽初昇，海面上湧起黃金色的波紋，步道上馬蹄聲得得，一群青年早晨馳馬勝遊，海濱的少女們，也紛紛的走向岩石下面。

「起來吧！海濱的早晨，正好遊賞啊！」朋友們這樣喊着，紛紛跳下馬來，一齊向海濱走去。從石頭降到淺灘，遠遠走了二里多路，已經感到疲乏了，便坐在棕櫚樹蔭下暫且一會

兒。

船中，梅那姆爾裏，有釣魚的土人男子，今天晴朗，穿着新衣的安育婦人，弦亦着地，那美麗的寧姿，近街附近，是木座木材製作公司。

這里製作的木箱，是預備裝置南洋土產而向國外輸出，在故園我們看到的南洋貨物箱子，便是這裏的出品。

十二時回到西貢市，我們在街頭漫步，天主堂屋上的圓頂高塔，靜靜的立着。達貝爾街的廣場上，立着阿透蘭的僧正披透貝斯銅像，據說此人會輔佐安南賢王，獻過種種秘策，作成佛國的條約，奠定了後來的基礎，其功勞非常偉大。

西貢名勝之一的總督官邸，被許多美麗的樹木包圍着，廣大的門旁，矗立着女神像，是一處低矮流行的優美建築物。

又向山上避暑地遊覽。

繼續走了兩小時，才登到山頂，兩側有數百年斧斤不久的老森林，枝葉繁茂，地下只透出一點光亮。震耳的蟬鳴聲，遇有珍貴的紅松。歐陽在叢林之間，遙聞水聲蕩蕩，在叢林中飛着十條匹練似的瀑布，落在澗間碎石上，浪花四濺，確是奇觀。

南洋的風光

此山中是安南系的毛伊族居住地，信仰木精水怪的野蠻民族。

汽車的前方，出現了五六個毛伊族土人，除了腰間的短褲外，全身赤裸者，面貌猙獰，怕人，看我們前來，一齊舉手敬禮，臉上浮着微笑，耳上戴着翠玉的飾物。當中一位穿着華麗衣裳的酋長，背上負着東西，手握着弓刀，後隨三四人侍從。

我們給他拍了一張照片，他很歡喜的舉手作禮。

車馳到技出海面四百五十米的達拉都高厚。

幽邃的湖水對面，有一座壯麗的學校。山風凜冽，是很好療養地。我們走進山下的旅館裏，吃了很好的簡餐。

預定明天就要離開安南了，在這最後的一夜中，我們都祝福這難生的國家的隆盛。

到 印 度 去

我們遊完了南洋群島，便藉着這次不可多得的機會，順便到印度去，因為印度也是亞洲南部，富有奇風異俗的地方。

我們先到印度東部巴得那地方，這裏的居民的家庭，真是簡單極了，除了些撻脫（草編

的簾子)切脫(水瓶)和蒲律脫(牀鋪)就沒有別的東西了，這種節儉的家庭，確能表出印度人那種淳樸安靜和忍苦耐勞的精神了。

這大平原地方，夏天常被熱烈的日光所曝，一到冬天，就雨水連綿，好像大海中的水平面，又像月亮照着海面上，一片青色，這樣平坦的草場上，除了那些好像蟻堆的鄉府凸起以外，其餘都是一片平陽。

環繞鄉府四週，地面上掘了無數水池，下雨後，蓄着許多水，這些水池，乃是建築小村的產生物，因為這小村的房子，都是用泥造成的。牆壁是泥的，地面也是泥的，甚至連瓦面，除了少數用茅草之外，仍是泥的，房子裏沒有窗門，又沒有烟筒。因為燒飯在屋外，是不常用的。但當下雨的時候，主婦們不得不移到屋內，用幾塊泥磚架成的火爐來燒飯，或烘麥餅。

我們走進一間淺狹的泥屋裏，看見裏面沒有甚麼東西，和他們粗陋的生活，實在很詭異。甚至有些茅草屋裏，連牀鋪都沒有，每人拳縮在一張毯子裏，在地上就睡了。屋子裏沒有椅子，和桌子，因為他們都生在地上，洗刷地面的時候，主婦使用牛糞來洗刷。

在這裏想找出一百樣應用的東西，就很困難，他們的生活，並不需要甚麼，也不覺得這

些東西的需要，只要有一個避雨的地方，有一塊他種東西供給自己和家人的吃用，有一張毯子裹着禦寒，有一定布做衣裳，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據說他們把床鋪拿起來就走，農夫們拿起他的床和所有的家具，背負着走動，並不覺得沉重，於此，便可見出他們家具的多少了。

這樣說，或以爲他們是怎樣窮苦吧？但仔細觀察，又不能斷定他們是窮困的。有時，在茅屋裏，一個婦人和她的女兒，手腕上戴着一排一排的銀手鐲，很忙的在那裏料理家事，那些就是表示家中富裕了。他們餘下來的錢，就置買這些婦女雜飾品，再要多了，就藏在一個秘密的地窖裏，他們知道會有賊來偷錢的，很小心的不讓別人知道他們放錢的地方，如果遭受意外的死去，沒有告訴藏金的所在，那時候，他的家人便都憂愁的痛哭了。

農夫生活，一星期內，七天都是工作，假期很少，耕田的用具，也和家具同樣的簡單，犁只是一塊曲木，架在水牛背上，還有一個粗頸的轆，一個死沉的犁，一個叉，就用這些東西，來種植他們的食糧。

從日出起始，一直工作到日落，天亮，他把半日的糧食帶到田裏去，直到正午，他的妻子就會送飯來。

印度女人們除了在家裏料理家事外，也到田裏工作，其餘則是汲水，和採取燃料，有時候要到很遠的井或小河裏去汲水，有時候要到很遠的林裏去砍柴，如果樹木稀少的地方，她就把牛糞製成餅塊，晒乾代替柴燒。

農人的妻子，普通都是很勤儉的，收穫時遺下的一些穀類，她也用手歸收拾起來。每當麥熟的時候，她是留心，防有先熟的麥，破裂出來，她們做飯食的數目，也很準確，一些也沒有耗費。

印度全土，除了在產米很多的地方以外的人，都不是常吃米的，因為米價很高，他們多數是吃粗的粟和豆，用鹽或酸，辣的材料和花椒來調味。

印度人的種性制度

很多的印度大鄉村裏，他們的生活，仍舊和五百年前一樣。他們知道統治者是白人，他們也給英國政府納稅。但是他們却很少看見過一個白人，因為他們仍舊直接受酋長的管轄，所以他們的生活好像未受白人統治以前一樣。

土人的茅舍，多數是團聚一處，成一村落，大約由一百至二千間之多。這個習慣是遺傳

下來的，因為從前屢次被外來的強盜洗劫一空。他們從此，便想出一個防禦的方法，將茅舍圍聚在一起，用泥或石砌的牆圍住。到現在，雖然在英人嚴苛的法律統治下，盜賊減少了，但這樣圍堵，仍然存在着。

村中的道路，非常狹窄，每一行茅舍，只有一條小巷通到。遇着失火的時候，這種狹小的房子，損失很大。那火焰很容易地由一間屋燒到二間，再由第二條街蔓延不止。一到夏天，更是厲害，甚至全村都變成灰燼。那些無家可歸的可憐人，就流離失所，飢苦交逼，只有行乞求助，或借貸恢復他們已毀的房子。

一個富饒的農人，他的田園，雖離三四里之遙，而他的家仍住在村裏。房子用一條稍高的泥牆圍着，無論人畜，都得經過一個小門出入，入門後，就是一間露天的客室，接待男客，和家中男人聚談的。其次，又是一片空地，對過才是泥和茅草做的房子，裡面有一大間，是家中人吃飯睡覺的地方。此外還有一間貯物室，和一間廚房。

村裏的人，起來的很早，晨星出現，就是各人起來的記號。到田裏的人們大喊：

『快些，快些，晨星快上升了！』

同時，山村裏泥廟中的僧人吹起螺角聲，喚醒村中的土神，旅行的人，聽了這聲音，便

繼續行程，學生也跑到學校去。一日的工作，就此開始，那時，有許多男女，到水邊去洗浴，女人也把牛糞函在空地上，因為印度人的習俗，以為牛是聖潔的動物，這樣做，就可以趕走了惡運的魔星。其次，就打掃地方，搾取牛乳羊乳，洗淨煮飯的用具，預備早餐。

男子大約到八點鐘才回來，坐在地上吃飯，或吃大餅，這餅乃是一塊扁而圓無酵的麥餅。無論貧富，都以這餅為日常的食品，合以各種醬，醋，油，鹽，或咖哩粉同吃，或喝的就是酪漿。

村中最熱鬧的地方，就是井的附近。那裏不停的有婦女來往汲水，汲滿，就把那小瓶放在頭上，然後用一輛馬車運去。這些婦女中，有穿着漂亮的衣服的，也有穿着破舊衣裳的，但每人都把衣裳的一角拉起來，橫遮了她們的臉。像面幕一樣。一直回到家裏才扯下來。

那非的對面不遠，坐着一個奇怪的老人，襤褸的衣服，露出了漆黑的皮膚，身子瘦小，手像雞爪似的，全身都抹滿了污泥和穢物，纏布包着頭髮，越法顯出那雙眼睛的兇惡。

往來的人都不理他，他也不理別人，那些正在嘻笑的婦女們，一眼看見了他，就立刻肅靜了。究竟他是嗎麼人呢？只不得過一個等於乞食者的托鉢僧人。

不久又來了一位穿着很漂亮的體面人，戴着淺紅色的洋花布紗巾，穿着亮光袍子，在本

陽光下，越法顯出雍容華貴。他向前走着。並沒有見那托鉢僧。走近切近。那家僧人忽然憤怒的咆哮起來，很惡的詬罵，罵出各種不可想像的名詞，喊他是狗和豬（不潔的動物）的兒子。因為那體面人的影子，印在那窮僧人的身上了。

在印度，托鉢僧是屬於上級種姓的，有錢的人反屬於下級種姓，下級種姓人的影子，若印在上級種姓人的身上，那是大不潔的。印度人的種姓階級很嚴，他們在那一種姓裏出生，就是屬於那一種姓的人，裏面計分四大種姓，第一僧侶，（即要羅門教徒）第二武士，第三商賈第四農工，四大種姓中，又分為若干種姓，所以印度人有千百等級之多。每一種姓的人，和同一種姓的人，俱以兄弟相看，對於不同種姓的人，就當做異域人了。

印度人除了被剝奪種姓之外，一生出來，直到死日，都是屬於那種姓。他只能被削除種姓，不能超越種姓。犯了種姓律，就喪失了種姓，究竟種姓律是甚麼？是不能說出的，因為他們的種姓律很多，一個男子，只可和同一種姓的女子結婚，和同一種姓的人吃飯，撫摩同一種姓或下級種姓的人，預備好的食物。沒有人允許下級種姓的人，去摸上級種姓人所弄好的食物，和進入他們收拾好了的房間內。倘若上級種姓的人，被一個下級種姓的人碰着，或給他掠逼，或被他的影兒遮蓋，就覺得很污辱了。

印度人若不是喪失了種姓，就可以不討一個寡婦做妻子，或離開國土，若是奉了回教和耶蘇教，就得喪失了種姓。

對於喪失種姓人的懲罰，要算世界上最殘酷的抵制了。他的朋友，親戚，和合一種姓的人，立刻改變態度，予以冷眼，不和他談話，甚至飲食吸煙，都不和他在一起。他的子女，沒有人和他結親，因此就不得婚嫁，這一條真是最慘酷的懲罰了。僧人不給他祈禱，理髮匠不給他理髮，洗衣匠不給他洗衣裳，甚至甚麼事也沒有人相助。

在印度的社會中，這種種姓的制度很深，所以權勢很大，足以將沒有種姓的人，逐出同儕之中。其結果，定使印度人寧可做甚麼事，都不敢犯種姓律。他情願受飢餓，都不敢去污辱一個上級種姓的人。

種姓的效力，能使所有的印度人，一定要說實話，過見客人，不知他的種姓，就不能和他交談。必須那客人實說了他屬於那一種姓的，然後認為有談話的可能，才談起話來，印度人對於種姓是絕對服從的，以為人生早已定數，他們對於別的，都可以說謊，但對於種姓，就不敢亂說了。

村塾和陶工

正午的烈日過去了，一群學生們也上學去。他們走進樹蔭下一間泥草的屋子裏，這便是他們的學校。

這裏面沒有檯椅，沒有圖書，石版和紙，只有筆，但沒有墨水，地面上鋪滿沙子，學生們就坐在沙上。屋裏的一邊，有一堆沙子，上面蓋着一塊蘆草的席子，那就是塾師的坐位。

每一個學生跑進來，就到書架上拿他自己的書，坐在沙上念讀，那書架是用繩子把兩塊木搭成的，架裏放了很多棕櫚葉，這就是學生的書籍。每一個學生，有一個書包。所以壁上掛滿了四五十個書包。寫字的時候，那些學生就用削尖的木棒或蘆草在沙子上劃着。有些高級學生，用一支蘆筆，寫在棕櫚葉上面。

學生們天亮就要上學去，念了兩三小時的書，才去吃早飯，每個學生，都要用盞灰做個記號，在他們的前額敬奉濕婆神。不然就要受塾師的責罰。

塾師們多是聘用村中的詩人，或印度的宿儒，但也有沒知識的人，藉此爲生。只要塾師曉得教授國文或懂些算學，學生的家長就很滿足了。他們不但不知道世界情勢，連本省以外

的事也不知道。塾師上課的時候，把海洋分做牛乳洋，和火洋，把河流分做牛油河，和蜜糖河，他聽得喜馬拉雅山的名子，又對學生說，世界是在喜馬拉雅山上面，但也有很多的山，精於算術，他們教授學生，最重要的是念書寫字，算術最高，習至命分數為止。又教寫信和作論，把成語名言，貫注於學生頭腦裏，如果那塾師是位宿儒，學生就能讀文法和印度經典了，

做教師的，希望學生家長，給他的薪俸，一小部份是現金，其餘是糧食，錢的多少，以學生家庭貧富而定。糧食則須到收穫的時候才送來。如果教師的收入不足，就吩咐他的學生，在村中的街道上唱歌，求人捐助，每年學校裏，有一季節，是敬奉一位智神名叫薩刺斯瓦提的，那天，學生們穿着美麗的新衣，和教師們一齊到一家一家的門口去演唱，捐錢來慶祝這個祀典。

鄉村學塾的教授法，非常古怪，每個學生，輪着次序，背念他的功課，有些在沙面上寫字，有些寫在棕櫚葉上，有些在那裏念書，有些因為功課不好，正受責罰。責罰是很厲害，有一個學生被罰，站在教室的一隅。一隻腳立在地上，另一隻腳屈曲，用手拿着。又有一個被罰，把身體彎曲的很久。又一個被罰的，要不停的坐又站，一百或二百次，還有被罰雙手

吊起，腳下面放着一口尖利的刀口向上，使他的腳不敢着地。有時候，學生被罰，彎曲身體，伏在地上，以別一個學生，騎在他的背上。有時候，罰他餓一天，塾師們常常毫不憐惜的鞭撻他的學生。

走過不遠，便看見陶工的芳舍，他們的生意最好最有利，陶工們坐在輪轉板的旁邊，四週圍着零零碎碎的陶器，那些陶器，都很精巧，成爲村中所需用東西。

一個最窮的農人家裏，至少都有十數件陶器，有錢的人，則有三四百件之多，如果平日偶然打破，或遇家中有生產和死亡的事情，那麼，家中所有的陶器，通通算是不潔，都要拿出打碎，再到陶工裏買新的。

看那陶工工作，是很有趣的一回事，製陶器的輪轉板，千年以來，並未改變形狀，從他們祖先到現在，差不多一百多代，都用那輪轉板和大拇指來做陶器。把一塊溼泥，放在輪轉板上，旋轉起來，再用拇指，撫摩那泥團，隨他的心意，就製成陶器了。

陶器模型製成之後，就放在日光下面，給太陽晒，或放在密裏燒，密裏的火，是鄉人最不喜歡。可是陶器，仍算聖潔的東西，連婆羅門教徒，也用牠喝水，正像他們古詩上所說：

陶士雖陋，陶工雖卑，水壺的水，使靈魂潔。」

最高種姓的印度人，亦用壺喝水，但是他們種姓律規定，用完之後，就要打破，唯有下級種姓的人，才可繼續使用。

當我們由大街轉來的時候，看見一個滿面愁容的人，站在井旁，頭戴一頂破舊的頭巾，滿身泥污，好像剛做完一件污穢的工作似的。他每歇一會兒，就發出一種悲哀的喊叫，但是沒有人理他。

據說他是村中的托提（掃煙筒的）做村中最污穢的事，又是村人的奴僕。現在，他是很渴，想要喝水，但是他不敢到井裏取一點水，因為他是個沒有種姓的下賤人，如果他要一接觸井水，那井水就不潔了，最低的種姓的人，也不喝這井裏的水了。當然，更沒有人允許他走進屋子裏去。

他渴的喊叫了一會兒，恰巧有一個慈心的婦人，由附近屋裏帶出一個水瓶，小心翼翼的走近那掃煙筒的人面前，不接觸他，也不許他接近她，那托提遠遠的把雙手屈成一隻杯子樣，婦人把水倒進他的手裏，他便捧着手喝着，覺得十分暢快。

農村裏的野獸

我們走在鄉村的道上，有許多小孩子們遊戲，但是太陽剛落，他們都呼喊的跑回家去了。據說這裏常有野狼出現，傷過許多孩子。

風傳有一隻狼，吃了七十多個兒童，村裏的人大多恐慌，後來，被一個英國軍官鎗斃了，那時牠的嘴裏，還啣着一個嬰兒。這隻狼是隻患癱瘓疲足的小母狼，因為牠的足疲，不能快跑，找不着食物，就傷害起兒童來。

印度土人都相信兒童被狼啣去，未必一定被狼吃了，有時還被母狼和自己的小狼一同哺乳呢。這件事可以將那母狼養大的兒童為證，因為有人發現他和狼一同住在洞裏，用四肢走動，用牙齒來撕食物，他的動作，完全和狗一樣，若給他穿上衣裳，他就拚命的撕破。並且只能學狼狂吠，不懂人類的語言。

現在我們要回去了。

正在轉身的時候，前面來了一群水牛，牠們是從一里路遠的沼澤來的，那龐大的鬃毛，兇惡的眼睛，尖利的牛角，多們可怕呀。但放牛的人，却是一個小小黑皮，裸體的七歲孩

子，他騎在最先那隻水牛的背上，好像國王坐在他的寶座上一樣，發號施令，拿樹枝鞭打牠們，發出尖銳的聲音唱牠們，牠們都俯首順從。一會兒，到了村中，那群水牛便各自分散。每隻水牛，自己會向主人的茅舍裏走去。

在沼澤裏，忽然跑來一隻猛虎，向那群水牛兜圈子，乘機想把一隻離群的牛吃去。但放牛的孩子，坐在牛群裏，像在家裏一樣。一點也不害怕，因為遇見危急的時候，那些水牛，頗有智力，能抵禦那兇惡的東西。當牠們嗅着猛虎的氣味，就很快團結起來，把那小牧人圍在當中。猛虎看見這樣情形，就不敢走進來，也怕牠們的長尖的角，和笨重的蹄，論力量，一隻水牛足以對付一隻老虎。若是一群水牛，更容易殺死老虎，但老虎只有等機會，乘着水牛中有懈怠的，作最後一擊，奮身一躍，騎在水牛背上，使水牛的角不能轉向後面觸着牠。

那些水牛去了，又來一群黃牛和山羊，牠們是由附近的草場來的，有些婦人就忙着擠乳，和把牠們縛在茅棚裏過夜，那時候，在田裏工作的人們，都陸續回來了，飯後，都喜歡坐在一起談天，吸煙，和吃檳榔，附近井邊那棵大枸櫞樹陰下，就是他們集合的地方。

他們的談天，也和各地農民所談的一樣，其中也聚集了村中的學究，和四海遊蕩唱歌的詩人，常把印度的文學瑪哈喇脫念給大家聽。

那詩人的記憶力很強，他能記得種種歌詞，故事，詩龍，奇談，和諺語，當天晚上，我們便聽他講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據說，從前有一隻豺，住在大山腳下面的洞裏。那裏有許多兇惡的野獸，其中，豺是最窮苦和狡猾的。因為牠很難覓食，受了餓餓所迫，骨頭都露出來了。

有一天，牠看見一隻大象，正在山谷裏吃那些矮樹，牠心裏想，倘若能吃這麼大的野獸一塊肉，該多高興啊。於是，牠就跑到大象面前，鞠了一個躬。

「你有甚麼話說？」大象問牠了。

「我的主人啊！」豺開始便阿諛起來，「你多麼漂亮和有力氣，我相信。世上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了，可是山谷下面的森林裏，也有一隻象，牠竟敢污辱你，說你許多壞話。」

大象果然中了牠的奸計，狂怒的奔向森林裏去了，兩象相見，不分黑白，混鬧一場，結果，一隻象傷重死了，一隻象輕傷走了，於是，那豺狂弄的吃着象肉，牠貪心的吃着，一直吃到大象的胃裏，一時正是最熱的季氣，大象的身體為熱氣所逼，胃口便縮小了，那豺吃飽之後，却出不來了，牠不禁大呼求救起來。

這時，恰巧一個獵人和他的妻子走來，聽見象屍裏的聲音，以為是妖怪，便要捉牠，

但對她求的說：「我出不來了，請你叫雨師因陀羅來吧！」

這女神爲好奇心所動，就喊來雨師因陀羅，帶了風雨一同來到，還有其他很多的神，也來觀熱鬧。結果，風雨交加，雨水把象屍浸濕漲大，那隻豺蹣跚的從裏面爬出來。衆神大笑不止，笑得連天空都搖應了，才快活的把這件笑話，一同帶到神仙界去了。

我們聽了這個可笑的故事，也不禁失聲歡笑，這時候，夜色朦朧，霧氣很重，不得不回到佳所去睡覺。

夜裏，外面的風聲裏夾雜着豺狼的吼叫，和野狗的吠鳴，使人心曠神怡。

土人的娛樂

印度土人的娛樂方法很多，年老的人喜歡下象棋，青年和孩子們，則喜歡鬪球。至於放風箏，更是人人都喜歡玩的。

有些地方的人，體格強健。性情活潑，就喜歡比武和角力，比武時分只用長棒，或用棒和盾兩種，那棒是攻擊敵人的，盾是抵禦敵人的。大比武的時候，好像戰爭一樣，比賽的很長久，很厲害，當然不免發生流血的慘劇。

至於鬪雞，鬪牛，更是他們所好。鬪雞的時候，各處的人都跑來賭鬪，如果那村獲得第一名的鬪雞，可以有無限的光榮。鬪的時候，有錢的人，還下一筆大賭注。

據說這村裏的理髮匠，最會養鬪雞的，他養了五六隻之多，喜鬪雞的人們，一天到晚，連午飯都不吃，不怕走很遠的路，都把他的雞，帶了去鬪。如果雞受傷了，他們非常憂愁，雞若是昏暈了，他們就咬碎一片乾羌，吹進雞嘴裏，又把一塊溼布，放在受傷的雞頭上，使牠振作起精神來。如果雞鬪勝了，他們喜歡的像自己戰勝了一樣。凱旋的時候，本村裏奏着鼓樂來歡迎。第二天，就拿一塊銀子，到銀匠舖裏，製成一隻銀環，帶在鬪勝雞的腳上。

多數的高尚印度人，回教人，大地主，和富商，都好鬪羊。不惜錢財。收買那些會得羊環和有名的羊。訓練鬪羊的人，要將一種符號和言語，教給羊，使牠們可以受導而相鬪。那些羊的勇敢和毅力，可以兇鬪數小時之久。羊的主人，賭養很多的錢，在他自己的羊身上，常有因羊的鬪敗，而破家傷產，好像我國賽馬一樣。

當賽牛的消息宣告之後，附近各村的人，擁塞在賽牛的平原上。這種賽牛法，並不像歐洲的鬪牛。那隻牛，並不會受傷，只是與賽的人，要加些小心吧了。開始的時候，牛頭上繫着一塊新布，包着一筆獎金，把牛放脫在空場上，那賽者能够把那隻牛駕御，和奪了牠頸上

那塊布，就算勝利了。

觀看的人，齊集坐定的時候，鼓聲便喧天價响起來，牛的主人，把牛帶到場中釋放，同時便有二十個人，圍着牛，去奪那獎金。他們手中，沒有器械，全仗勇力和敏捷，這才真是遊戲呢。一隻久經訓練的牛，很懂得遊戲的規則，站得很直，眼睛尖利的注視着敵人，一見有人向前一躍想騎住牠，忙把頭一閃，踢一脚，然後像火光一樣的旋轉起來，以防備多數敵人的進攻，一直到被人捉住，或突出重圍的跑去，那便決定了勝負。

我們沒機會看見賽牛，可是很巧的看了一回村人的演劇。

那是在巴得那鎮的附近，叫做沙拉爾的小村子裏，太陽落去不久，皎潔的月光，從東方昇上來，在棕櫚樹陰下的臨時劇場上，便開始了一幕土人的戲劇。

所演的遺囑戲，叫做馬根他，是一般土所喜歡看的名劇，內裏的故事是這樣：

從前夫婦二人，沒有兒子，就向濕婆神祈求，濕婆神受了他們的祈求，就現身出來，告訴他們說，允許給他們個兒子，可是有一個條件，任他們選擇。一個是漂亮，純良，虔敬和勤讀的兒子，但只能活到十六歲。一個是醜怪，惡劣，和殘忍的兒子，可以長到一百歲，這兩個，任憑他們選擇其中之一。

他們毫不核計的便選擇了那個短命的好兒子。出生的時候，真像白晝一樣的美麗，黃金一樣的可愛。他的名字叫做馬根他。他長得很強健，勇敢和漂亮。直到十五歲的時候，他看見父母的憂愁，就問他們因為甚麼，起初他們不肯告訴他，恐怕他知道了也憂慮自己的生命，可是在一再追問之後，他們不得不實說了。

馬根他聽了這可怕的消息，果然十分憂愁，但他却仍然不停的新禱，希望虔敬，可以救贖他的性命。當他臨到死期之前，獨自一人跑入森林中，在一條聖河裏洗浴後，選擇僻靜處不停的新禱濕婆神，免他三死。

時辰到了，死神騎着一隻水牛出現，彎弓搭箭向馬根他射來，那箭最有毒，一給射在人身上，便得死去。但是因為馬根他懇切的新禱，死神的箭，却射不着他，最後死神就用一枝最猛烈的毒箭來射他，但他仍舊禱告，那箭便落右一邊了，一直用完了死神袋中所有的箭，一點也沒能傷着他。

死神激怒的拔出劍來，想要殺他，正在危急的時候，濕婆神出現了，逐走了死神，賜他生存。可是神的話不能更改，他雖然永遠活着，却永遠是十六歲。

這樣的故事，很為一般土人所歡迎，不過伶人會的或則甚少，只有兩三齣，但村人並不

厭棄，雖然總是重複的演唱，看的人仍然覺着很新鮮有趣。

政治和的訴訟

印度的村人，都是受他們自己的官吏管轄，其中職官最大的是酋長。官吏是世襲的。而酋長就是地方永久的長官。他又是五老院的首席長老。五老院就是地方的公堂，他們叫做拏枝耶。村中的長老，由人民自己選出，其中除了最低種姓之外，各級人都有，大約都是那些有名譽，信仰和責任的人。

那個拏枝耶，管理微小的犯罪和爭執。接受人們的訟訴，調解爭執，和判決各種事情，都在一百個值比以下的事情。若是犯了重罪，和巨額的爭執，就得到高一些的法院去。

他們所辦的案件，大約是小偷，行爲不端，打架，相罵，侵犯畜牲，爭執土地等。普通經過五老的判決，沒有不服從的。裁判的刑罰，雖然很簡單，但很嚴厲，因爲犯罪的人，要送到絕交所，不准別人和他講話，或對他有甚麼往還。

倘若有人想在村中的公堂起訴，必須預先關照巡丁，那巡丁就會召集當事人，到長老的面前候審了。巡丁是村中重要人物，防守盜賊，報告火警。日裏睡覺，黃昏時候就起來巡

行。他能把地方管理得非常安靜。

開庭的地點，或在公堂，或在樹下空地，多數是在晚上工作完後才舉行的。若是有月亮的夜裏，就聚集在廣場上，如果黑夜，就在公堂裏燃着一盞燈，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們辦的事情很多，每一件又是用口頭判決，若是用文字的，就要明天才辦。

但是有些案情，涉及隣村的人，就在白天開庭。這種法庭，很像一幅古畫，不論老幼各級的人，都圍繞在大樹左右，大樹下面，就是法庭，五位長老，穿了華貴的袍子，坐在樹下。頭巾和袍子五光十色，非常好看。

案件完結了一件又一件，法官留心細聽訴訟人的證據，和證人的供詞。他們常用狡猾的問題來質問那些訴訟人，一會兒，便得着了其中的實情了。旁聽的人，很注意聽着他們的一問一答；遇有精警的盤詰，或驚奇的反辯，沒法逼着做偽的證人吐出真意，他們就大聲歡呼。此時，法官要盡力維持秩序。有時遇着夫婦或親族不和，法官先着他們試行和解。倘若聽訴訟的瑣似的小事，就勸戒他們一番。若是應該處罰的，就罰款了事。這真是又明析又簡單的訟事了。

但是現在的印度人，多願意聘請律師辦理，這些律師，被劬那無知的村人，將案件遞次

向上提訟，直到失敗爲止。印度人是喜歡訴訟的，常因值得幾先令的爭執，而致耗去幾百磅的訟費。漸冬的，他們就喪失田地，陷入貧困了。

印 度 的 幻 術

一天，我們在朋友家裏，看見了奇怪的印度的幻術。

演幻術者是三個人和一個孩子，其中一個年紀老的，兩個中年，孩子大約有十歲上下，他們是祖父和父子兄弟，一家都是幻術人。

他求客人給指定一個地方，那老人便赤裸了身子，蹲在地下，把花盆裏一些乾泥倒出來，又把芒果種子藏在泥裏。此後，把花盆放在觀眾的面前。又把一塊輕薄的布，蓋在盆上，就後退幾尺。幾分鐘後，伸手揭開布，盆裏就有一棵小小的樹生出來，再蓋上花盆，又退後數步，一會兒再把那塊布揭開，那小樹已經生葉了。等第三揭開布的時候，那小樹已長了二尺多高，有枝有葉，還有果，像在花園裏生的一樣。真是奇怪極了。

那老人演完，舉手行禮，就退出去。他的大兒子和那小孩子，繼續來表演。大兒子拿一把長劍，孩子拿一隻筐，演那有名的筐子戲。那筐子經我們檢查一過，是普通柳枝編成的，

並無虛假。放在地上後，那小孩子便跳進去，再把篋蓋蓋上，那孩子比篋還大，所以蓋得並不嚴密。於是那大兒子，跳上篋蓋上，把蓋壓下去，隨着篋蓋下壓，那孩便漸漸不見了，最後把那篋蓋壓得很緊。

這時，大兒子還和孩子談話，話確是由篋裏發出來的。大兒子漸談漸怒，霍的拔出劍來，直向篋中插進去，只聽一聲號叫，由篋子裏發出來，那口劍也染上了血跡，他仍不停的把劍向篋子裏刺着，那個人的怒容，篋子的哀號聲，和劍上的血痕，十足像真的一樣，使我們都捏了一把汗，幾乎跳起來拉開。

忽然，幻術人退後，在篋後蹲着，用脚一踢，那個很輕的篋子，就落到我們面前，我們好奇的打開一看，孩子沒有了，也沒有血跡，不禁鼓掌喊好，正紛亂間，那個孩子，突然由單台遠遠的那一邊，一面鞠躬，一面微笑的，向前走來。真是使人迷惑不解的妙當。

現在輪到第二個兒子上前表演了。他向主人要一個瓦壺，請客看完無異後，便表演了水。請客者在一處，幼術人離開瓦壺約十二尺的地方坐着，向那瓦壺招手歌誦「來！來！」那瓦壺真的向他那裏跳去，每跳一次，水就出旁邊流出來。跳到五尺遠近，他便吩咐暫停，他又揮手做圓圈形，那瓦壺也服從的圍他轉了一週，最後，那瓦壺歸了原位，幼術人就

立身行禮退去。

最後的幻術，仍是那老人演的；他走近前來，送過一張蛇皮，讓我細看，那蛇皮已經很乾枯了，用手一摸，就沙沙做响，他拿着蛇皮，放在赤露的右臂上，用手不停的摩擦，那蛇便逐漸膨脹，和活的一樣，死灰的枯皮，也恢復了原有的色彩了。大約十分鐘之久，就變成一條活毒蛇，纏在幻術人的手臂上。他很巧妙的把蛇一拋，落在地上，那條蛇堅起頭來，張開嘴，吐着紅舌，發出尖銳的叫聲。

那個大兒子，蹲近那條毒蛇旁邊，吹笛來引牠喜悅，不多時，便是那兇惡的動物馴服了，然後放進一個柳編的筐子裏去，任客人隨便參觀。

這時候，從外面走來一個托鉢僧，也要表演一下魔法。他耍了一條很長很粗的繩子，他把繩子繞過頭頸幾次，就向天空上拋去。雖然天空上沒有掛處，但那繩子却伸直了一些不落下來。那個孩子上前，用手很迅速的像繩爬上去。那托鉢僧忽然把繩子的末端也拋上去，見前便沒有繩子了，但那托鉢僧却也空手向上爬了，漸爬漸小，一直到看不見影子。我們正驚奇的呆望天空，忽聽有人喊：

「看哪，他們回來了！」

南洋的風光

二三九

遠遠的，五十碼外的森林附近，那托鉢僧和孩子，慢慢的走來了。

印度的幼術，真是神出鬼沒。

寡婦的悲慘生活

印度城市裏，人煙稠密，街道狹小，所以有錢的人的住宅，都建築在距離繁盛地很遠處。屋的大門上，雕刻精美，附近牆壁，塗着走獸和菩薩的像，入門就是大堂，大堂的四週，都是房子，男人的房子，在地下一層。大堂四週，牆壁的上面，開着百葉窗。那些窗戶，是給女室透光和通氣的，屋裏的婦女，就向百葉窗中，窺視大堂往來的男客。

印度高種性的婦女，除在女室窺視之外，永不能過分正式見男客，終是都鎖在閨中，除了她的丈夫之外，沒有別的男人能看到她的臉。她很少離開寢室，不過有的時候，到別家的女室走一回，她就要坐轎子去。那轎子的四週，都有簾子遮密，不讓別人看見，當她由自己的家裏出來，或進入她朋友家裏的時候，就有些婦人，把洋紗造成好像帳幕一樣的東西來包圍她，所以沒有人能看見她的走動。

房子地下一層，大多是鋪石的，上面的一層，一定是鋪地板的。但是，我們看不見地

板，因為印度人在地板上吃飯，而他們又以爲木是不潔的東西，所以他們用泥來蓋着地板，然後用牛糞塗着，這些地板，要很小心掃除，倘若舊了，又要塗上新的。

荷是西方的人，走進一間印度人的屋子，看見屋裏塞滿了人，就會覺得很奇怪，屋子裏有許多男人，女室裏，又有很多女人，和一群兒童，在那裏翻跟頭。真是大家庭景象。

可是，在屋子裏却找不着一個十二歲以上的女子，她們都出嫁了，印度的習慣，是早婚的，照例十二歲的女子，已經結婚，或已經寡婦了。做父母的看得料理子女的婚嫁，是一件神聖的事情，有時，子女在搖籃中，就替他們訂了婚，很多三四歲的女孩子，正在遊戲的時候，就有人牽了她去舉行結婚典禮。婚禮完畢，她仍舊跑回去遊戲。過了幾年，才把她送到夫家去。

十一二歲去嫁到夫家去了以後，她一生的幸福，便完全繫在她所去的是甚麼人而定。她絕不希望她父母的幫助和安慰，她完全脫離了她兒時的家庭，而到丈夫的家庭去了。她一進閨房，便要服從她婆母的管理，以外還有一般妯娌。

有時，婆母性格暴戾，常常虐待她，可是她不能脫逃，和希望別人幫助她，也不敢跑回娘家去。因為她父母不容許她進門，況且她離了夫家，就會牽累她父母受凌辱，和喪失了種

性。

有時候，很年幼的女子，就成了寡婦。因為她尚未到結婚的年齡，她丈夫便死去了。印度的風俗，對於寡婦的待遇，最為慘苦。凡高種性的寡婦，不可再嫁，又要受到刻薄的待遇。一個女人，當她丈夫死了，立刻把頭髮剃光，從那天起，就穿最粗劣的衣裳，每天只可吃一頓飯，一個月內，有兩天還不許吃飯，所有的裝飾品和珍寶脫除，又不能參加任何宴會，或別的娛樂。倘若她接近快樂的集會，就會被人趕走。因為看見寡婦就會大不吉利了。沒有人敢飲食她影子到過的東西，因為她的影子也是不潔的。

那些少年無知的女子，最堪悲憫的，是在寡婦的時期。因為在嬰孩的時候，她的父母就替她成婚，略長，她的丈夫就死了。那時她不懂甚麼，不過大略知道一些，仍舊快樂的嬉戲，不知道自己是一個寡婦，一生幸福，已經剩盡。直到她年歲到了，才送到夫家去。把她的頭髮剃光，穿一件粗陋的寡婦袍子，亡夫的親戚朋友，都鄙視她，詬罵她，說她前生犯了大罪，才妨死了丈夫。

古代的寡婦，俱是殉葬的，把活寡婦和她丈夫的死屍，一同燒化。現在，在英吉利政府禁止下，這種陋習已經根絕了，並且，又承認寡婦再嫁，是合理的行動，可是，土人的遺傳

性很強，雖然有千萬寡婦，其中再嫁的不過數人而已。

從生產到結婚

在印度人的家裏，若是生產一個男孩，做父母的就無限歡喜，以爲是得神的保庇，賜給他一個兒子了。有錢的人家，就大開筵席，宴請僧侶和親友，來表示他的愉快。村裏所有的叫化子，也跑到他家裏去，因爲他知道那有錢人會將食物和錢，分給他們，使大家都爲了他生兒子而歡喜。

若是生的女孩，就大不相同了。母親既然很憂愁，親友們也都替愁眉不展，好像大難臨頭似的，做父親的，以爲被神厭惡，才給他一個女兒。這樣事情，在我們眼光看來，很覺無理，但我們細細考察印度人的景況，和他們生存的方法，就明白他們所以然了。第一個緣故：就是印度人相信，一個人死後，若不是有兒子替他舉行宗教的儀禮，來世就不會快樂，所以渴望兒子的心很切。其次，兒子總是家族中主要一員，是一個扶助和供養家庭的人，絕不會離開家庭和父母。但是一個女兒，只是數年的相聚，到她嫁到夫家去，就和母家永不相關了。

至於高種姓的印度人家，彼此之分更嚴，做父親的，不能到她已嫁的女兒家裏，更要強硬的，連女兒那村裏的井水也不喝。

第三就是雜畜問題。做丈夫的希望他妻子帶了許多家財來。那末生了許多女兒，就很難於籌辦女兒們的雜畜了。但是女兒又是不能不嫁人的，若到了十歲還沒有結婚，父母就焦急萬分。因為這是違背印度習慣，而習慣就是印度的專制魔王。

因為以上種種原因，所以印度人不喜歡女兒。古代時候，甚至把女兒處死。做父母的，聽見他妻子生了女兒，一言不發，一握嬰孩的手指，這就是把她弄死的記號了。這種犯法行為，英國政府已實行禁止。現在雖然不敢公然再幹，但是有些鄉僻地方，依然秘密行着。因為印度人女室的規例，除了男主人外，別的男人不能進去，那末就不容易被他人發見他們的犯法行為了。

嬰兒一出生，就請來一個卜卦先生來看小孩子的頭部肉紋，可以斷定嬰兒的命運，他們相傳着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創造萬物的婆羅門神，她的妻子，生下一個女兒，要求她的丈夫，把女兒的命運說出來給她聽。婆羅門就背着他的妻子和嬰兒坐着，他手裏拿着一支金筆，伸向後面，

在嬰兒的頭上寫着。他是看不見自己寫的甚麼，可是他的妻子就大聲驚叫，原來他寫的女兒命運惡劣字樣。所以初生的兒童，都有婆羅門所寫的字，必請卜卦先王看看，就知他的命運如何了。

兒童最幼的幾年，可以任意遊戲，亂說話，沒人責怪。說他還沒有靈魂。等到了八九歲，加入種姓，就要和成年人一樣行動了。

一個高種姓的童子，入種姓的時候，要經過許多嚴重的典禮，還要佩帶聖線左右肩上，這是入種姓的記號。從佩聖線那天起，就要服從種姓律。僧人還在他耳旁細聲念馬脫那，（聖典和家訓）

印度人的結婚，要花費很多錢的，他們常因結婚而被產。

結婚那天，就是做新人的日子，新娘站在臺上，任人觀看。她穿一件大紅的衣裳，袍子上鑲滿了金劍和寶石，光彩閃閃，以示矜誇。

印度各處，有各處不同的婚禮。但是主要儀式，大致相同，首先是把米或麥，撒在新夫婦的頭上。這是表示幸運和給新夫婦祝福的。其次，就把新娘接到夫家裏，舉行合卺禮儀，他倆共吃一盆食物，吃完新娘的額上，就塗了個大紅色的記號，是表示她已嫁人的意思。從

前這個記號，是把新夫婦的血取出來，現在就用顏色代替了。第三種就是聖火禮，先由僧人把爐火燃着，新夫婦就繞着爐火行走七匝，就是拜火教的遺風。並且，那爐火是代表家庭，他們繞着爐火走，表示他們合力為家庭服務的意思。

印度王的生活

印度全土，分爲很多大小不同的國家，所以國王也有一千多位。我們的嚮導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國王，和他的僕人是很知己的。他的土地所收入的稅金，不到二百磅，他的王宮，雖然是在一座古堡裏，但却被一些蚊，蠍，和蜈蚣盤據了。他終日在鄰近的英國法庭上討債，一天在加地和的城門口，遇見一個好像蕩徒模樣的漢子，蹲在那里，狂飲一瓶酒，問他是甚麼人？他却很誇示的一翻眼睛說：

『我就是這里的國王！』

世界上最宏大的王宮，莫過於印度王所住的地方了。那些王宮，有的建築在山背上，有的建築在向陽的平原上，有的建築在大河的旁邊。都選擇好材料，建築很美觀。

參觀王宮，先由正門，一直走進，就是中庭，不遠就到了大殿，這是國王接見來賓的地方，又是一所很大的朝殿，一兩間互相通連，塔壁和地面，都是用白色寶石鋪成，又嵌綴很美麗的顏色。塔的中心和四邊，俱用碧玉，瑪瑙石，天藍玉，和各種寶石鑲配。庭前用寶石欄杆圍着，欄杆上纏着精緻的圖案，好像花邊一樣。

正殿裏面，就是內室，非常寬大，暑熱的夏天，也覺得風涼。那裏又有水精，引水進去，使室內清涼，婦女的宮室，就是整座王宮的一隅，和男子的處所，絕不相連，王宮的四週，都有很好的花園，附近女宮那里，就用圍牆圍着，給王的眷屬遊玩。但是有些嚴厲的王宮中，婦女不許出門一步。

宮裏的佈置，俱是土人的格式，外人看來，很是簡單，地板上鋪着華美的毯子，又有二疊腰枕，給國王和他的朋友，盤脚坐着的。又有很小雕刻精緻的漆金桌子，桌上放着煙筒和茶杯，如果一個沒到過各地旅行的國王，他會把他的王宮佈置得非常奇怪。

這座小城裏，都歸屬於國王管轄，城外自從英吉利設立總督以來，就不歸屬國王管了。並且連自己國內政事，和國王的私生活，都經派遣一個英國人監視，更不許他們參與國外的政事。

印度的國王，雖然在英國勢力壓迫下，而失勢了，但對於人民的感化力，仍舊很強。一個精明有爲的君主，確能指發人民思想和進步，一個窮苦的農人，都有憐惜他的國王的心，他視國王的榮耀，如同自己的榮耀。當國王坐在象背金鞍的上面，那象的四週，都飾以金色的花緞，閃動着寶石的光芒，實在又尊貴又華麗的。

王宮裏有許多官員，如丞相，大臣，將軍等，但是也有奇怪的占星官，他是職司卜卦吉凶禍福的江湖術士。此外還有養鷹的官員，國王打獵，是最古的一種遊藝。

許多國王，一個人却有兩面生活，他在王宮中，完全是國王態度，穿着名貴的絲綢袍子，戴着洋紗頭巾，跨着一柄彎劍，一雙平底鞋。出去時候，騎馬或乘象，人民看見國王臨幸，都俯伏致敬，這真像古代生活，和天方夜譚裏的故事一樣，另一方面，他們也常到歐洲去旅行，改穿洋服革履，活像社會上一個紳士，仍然能够分辦出來的，就是他們的櫻色的臉。

倘若屬於高種姓的人，離開本國，出過外洋，印度人名之爲黑水，便被剝奪了種姓，回國以後，須到僧侶那裏，經過一種清潔手續，才可以恢復他的種姓，這種清潔手續，是把牛乳和牛糞混合在一起，沐浴後，還得喝一些，因爲牛是被他們認爲最聖潔的動物。

野人的家庭

印度的森林和深山裏，仍然有幾種類似野人的種族。

南部地方，有一種叫做朱安族的，住着最小的茅屋，只有六尺寬八尺長，高度也不能容人站立，出入都是爬着走。

尼格理山裏，有一種吐道斯族。族人圍住在一條鄉村裏，名叫門特，意思是數間茅屋建築在白塔裏。這些茅屋，也是很小的，只有十二尺長，十尺高。塔壁是用竹片編成，屋頂用藤結成，再用泥和茅草塗蓋着。遠看好像一輛大貨車篷，放在地面似的。

吐道斯族人，和其他的古族人相比較，究竟生得好看一些，而且婦女們多數長的很美麗，他們掛一張毯子做的衣服，因為總也不洗，毯子很髒。婦人們喜歡穿戴又大又重的銅或鉛的手鐲，腳鐲，頭上掛着貝殼串成的項鍊。吐道斯族人，除了看守水牛之外就不幹別的事。

有一種叫做庫拉凡的族人，他們住在像籃子一樣的圓茅屋裏。這屋子是編成的，很輕很小，一個人就能舉起來，所以搬家是很便利的。只要大夫把屋子放到頭上。妻子拿一些日用

東西，就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又有一種極迫西人，是無定居的民族，他們雖然在一處地方有若干時候停留，但他們的住所，仍是做得很簡單的。他們選定了一所居住的地方，把竹竿子插進泥土裏，用小竹竿，架成屋頂，再把棕櫚葉蓋屋頂和做牆壁，一會兒便可結成一個鄉村。

還有幾種最野蠻的民族，住在喜馬拉雅山麓的森林裏。那喇維族，就是永遠住在森林裏的人。他們的住所，也是很簡單，不過用樹枝和樹葉做成的巢形屋而已。

喜馬拉雅山麓，河流聚集而成的一個沼澤，叫做脫拉，那裏有一種塔魯斯人，他們是一等的獵者，沼澤地方，是容易發生瘧疾的，但他們仍然不會染着，因為他們明白瘧病的病源，是由於地面潮濕所致。他們都把房子建築在很高的地方。

此外還有幾種居住在森林裏的土人，因為他們怕見生人，隱居林內，一般人沒法和他們接近。但是只能看見他們的茅屋，像雀巢或獸穴一樣簡單。他們穿着樹葉，吃林中的果木和野蜜，大多數都穿戴一種很重的耳環，所以耳上的垂孔也很大，能伸進去一個手指。

還有幾種住在孟加拉灣的安達曼，和尼古巴群島裏的野人，他們都是很野蠻的。一八五七年的時候，有一大批犯人解到安達曼南部去，英國政府和土人爭執了好幾年，才算平靜。

到了現在，除了英國勢力範圍內的地方，一進內地，也是很危險的。因為他們都是野蠻好殺，尤其是痛恨白人，他們似乎知道，自己的樂土，被惡魔的英國，給強制的改爲殖民地了，他們是愛國土的野蠻人，反抗和復仇的心志非常堅定，因_此，英國人旅行者，偶然迷路走進密林中，是常被土人教害的。

可愛的印度人，你們奮起吧，以大東亞戰爭爲契機，在先覺者甘地指導下，你們振起精神，揮動膀臂，向殘忍的侵畧者的英國反抗吧，那末，你們的前途，不久便有光明和自由了。

別了印度，我們敬祝你富裕，安樂，和平，自由！

王文光編

口才訓練

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十之八九是由於他們有偉大的人格、和能言善辯的口才、才得聞名的。書中乃以故事的穿插、輕鬆雋永的文筆、指示怎樣將自己訓練成一位演說家及健談家、以爲事業之助、一般說話吶吶不能出口的人、一旦讀了本書、從此在大庭廣衆之前、定可滔滔不絕、一瀉千里了。

現代青年修養全書	成功之路	因式分解法	愛情書信	藍天	章護	聯鏢記	粉齣體	鷹爪王	快樂家庭	情花朵朵	武林俠蹤
威健飛編	林語堂譯	于化坤著	王文光編	陳恩風著	丁玲著	白羽著	白羽著	鄭證因著	王文光編	王文光編	白羽著

康德九年九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九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南洋的風光

△定價壹圓五角

3.00

著 作 人 臧 健 飛
新 京 市 西 四 馬 路 七 三 番

發 行 人 顏 心 裁
新 京 市 西 長 春 大 街 八 一 番

印 刷 人 王 作 棟
新 京 市 東 五 馬 路 二 八 一 二 番

印 刷 所 共 進 印 刷 所
新 京 市 東 五 馬 路 二 八 一 二 番

發 行 所 圖 書 出 版
新 京 特 別 市 西 長 春 大 街 八 一 番
新 京 書 店 出 版 部

郵政轉賬新東京三八三三番

新 京 市 五 馬 路 第 一 〇 七 號

總 配 給 處
滿 洲 書 籍 配 給 株 式 會 社

郵政轉賬新東京三二六〇番

7
232521

23251